

聞國新著

落花時節

藝文叢書

藝文社

書 叢 文 藝

節 時 花 落

新 國 聞

社 文 藝

白色

目次

序

煤窰之外

2400
二天的工作

鐵的葬禮

500
曖昧

窰黑子

殘秋

橫山

四郎

葬

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465217

灰雲	七五
老楊	六七
愛的創造者	一〇二
鄉間喜劇	一二一
平凡的死	一四五
落花時節	一五九
工人	一七三
舊曆	一八一

自序

「落花時節」是我底第二本短篇集，最近方才編成。屈指算來，距離我底「生之細流」的刊行，已有整整十六個年頭了。在這裏所收集的十幾篇小說之中，「煤窰之外」寫於民國二十二年秋天；而「平凡的死」一篇，則是今年八月裏所寫，總數量尚不及九萬字。十年間僅有這點微薄的收穫，真是覺得慚愧得很。

回憶十年以前，自己在堅忍着「維納思」底痛苦的咬嚼之餘，（我該終此生不忘這偉大的試驗！）悄悄地打發去自己底青春。我結了婚。我底妻是一個滿身塗着所謂大家閨範的顏料的舊式女人。這是當時出乎許多朋友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曾經寫了一篇「寄語」，略抒我彼時的心緒，記得一開頭是引用了黃仲則底詩句「結束鉛華歸少作，收拾絲竹入中年。」的。結婚後不到半個月，我就携了我底妻，悄悄地離開了這座古城。

我們卜居在一處有山有水的鄉村裏，讓安靜與寂寞打發日子。我們底生活渲染着原野的質樸，宗教的威力。彷彿農人們的歡笑和疾苦都是我們的一樣。「舊居」的故事使我第一次在結婚後提起了筆，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雖然寫成文章，似乎力量還不够，却是吃了手低的毛病。若當成「速寫」的意味來看它，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罷。世界上儘有許多不合因果關係的「真」的事情，倘如處處膠柱鼓瑟般地故意扭曲了把「閔嬪子」底生身之母改爲她底姑婆，叫它套入咱們世傳婆媳不睦的老圈子裏頭，究竟有甚麼意味呢。

春天是給農人帶來快樂的節序；不僅是新年之後接着有燈棚，滿足了他們底簡素的耳朵和眼睛而已。四月裏的妙峯山和杏林簡直是支持了附近十幾個村莊經濟的雙柱。在半個月的廟會期間，滿村裡找不到一個閒人！殘廢者和老年人在家招待遠來香客的住宿，壯男可以攙「爬山虎」或者香背子，年輕小媳婦大姑娘在山道左右出賣用麥桿塗製的玩具，十歲以上的兒童可以出去兜攬住客。等到廟會閉幕之後，也許來一陣洗山雨，把一帶山坡上的杏子澆熟了。在杏林裡支起窩棚，一家人輪流在裏面無間晝夜地做着看守的職務。火候一到，更要起早打五更的去採摘，把最優良的挑向四十里外的城市供給有錢人去享受。但他們對於這些辛

苦的工作並沒有絲毫的埋怨，反而覺得是很應該的事情。

這個村莊的南面不遠，進了山口便是產煤區。有幾個用土法開採的小窖和一個附屬於門頭溝中英煤礦公司的大窖。我們後來搭的一個隣居便是以運煤和售賣窯柱爲業的人。他不是地主，也不是佃戶，生活是極其窘迫的；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兒，完全靠他一個人贍養着。他又偏々具有一種能負苦而保守沉默的性格，漸々使我對他抱着同情之感。我因爲職業的關係，白天在家的時候很少，除去星期和假日以外。但常常藉了妻的一張嘴，給我知道關於我們這位院隣的許多可喜可泣的故事。「煤窖之外」「曖昧」兩篇東西，便是有意拿他做背景而寫出來的了。

「曖昧」一篇，原題「饒恕」，曾經在國聞周報上發表。以俠兄看見我這篇小說，忽然大老遠地找了我來，並且攜了他作畫的器具，要我陪他去看所謂「窯黑子」的實際生活。我們都同意捨棄了大窯不看，專選了二處只有十來個工人每天祇有千數來斤煤的生產的小窯。我們這次費了一個上午的驢背之旅；所得來的成績是我寫出一篇三千多字的速寫，以俠兄繪成兩幅炭畫。這文與畫，曾經一起寄給在上海生活書店的文章雜誌，不料沒有一個月蘆溝橋事

變勃發了，結果是也沒有發表，也沒有退回來。

我和妻帶着兩個孩子離別了鄉村，重新回到北京的時候，正是西山證果寺的棗子紅了園兒的季節。口袋裏還揣了不少，在人力車上一面吃，一面回頭望望一步遠似一步的那些已然稔熟了的村間景物，真彷彿有點李清照和趙明誠兩個離開山東逃往江南的一種「且戀々，且悵々」的心情。

環境改變之後，生活底枷鎖却更加沉重地套在我底頭上，使我呼吸不到一點自由的空氣，收納不到一線明朗的陽光，有時給我看膩了妻兒的黃臘似的臉孔，發出狠心，獨自走出了家的門口，可是四顧茫茫，腰裡又不名一錢，究竟往哪裏去呢？在街頭徘徊徘徊，看着那些黑來攘往的人衆，再仰面對着一片灰色的天空，心裡仍舊連一點主意也沒有。等到黃昏的街燈已亮起光暉，自己肚裏不免於咕咕直叫的時候，才覺得妻兒的黃臘似的臉孔還是可念的了。而又常常有一種下流的思想在我底腦膜上散布着：我知道我自己如果能夠發見了一個過路人遺失的錢包，裡面即使祇有一角錢，也一定要敏捷地伸出手來拾起，不肯給還人家的罷。我底「灰雲」，便是在這種窮愁潦倒無可奈何時節，孕育出來的不成形的胎兒。一直到二十七

年的秋尾，紀生兄因為編「朔風」，向我索稿，經此一遍，逼出來的「殘秋」「愛的創造者」幾篇，也還都是在物質的壓扁之餘，榨取出來的作品。

「殘秋」的末一句上我說，「春天就是在嚴冬的背後」，真好像很靈驗的預言一樣，我終於領受到二十八年的春風底溫煦了。

一位曾經同在鄉村裏教書的朋友，看到我和生活掙扎奮鬥中的苦況，他找到了一個機會給我多說了一句話，結果不但能救濟了自家的苦窮，最令人感謝的還是給了我兩年極寶貴的經驗。

把用不着的書籍賣了三四十塊錢做路費，在一個初春的清早，我居然也參加了車站上海潮一樣的旅客群，看着一道走來給我送行的妻，因為禁不住砭骨的朝寒而滿身在瑟縮着的狀態，自己咽着淚離開眼光，不敢再注視她底削瘦的臉。那個時候，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因為染患白喉，送到傳染病醫院，當時沒有柁來。在我行期的前一日，我和妻買了一包橘子去看他們。醫院里的章程，不准許病人的家屬進入病室。把橘子交給穿着白衣的看護士之後，我們就在窗外用手障着射到玻璃上的陽光往裡窺視。兩個孩子各自佔據一架小小鐵床，但並不相

隣，中間還隔著兩個空閒的床位。每架床的四週，又有白繩攔阻起來，好像是連護士也不許她們逾越到線內去罷。聽見那個拿喜櫃子包的護士和當地招呼著我們的大孩子說：「聞大鹿，你底爸爸和媽媽給你買櫃子來了。一個人分給你們半個吃，剩下的存在我這里，等慢々地再分給你們啊。」大鹿原是躺臥在床上的，聽見了這句話立刻用兩隻小手扶着床坐起來，我們瞧見了他底一雙滿含着希望的眼睛，却已順了護士所指到的方向，看見我們了，微弱的聲帶叫出「爸爸：媽媽：」幾個字來。我們那個小孩子彷彿睡得很熟，護士說不便她叫了。在那很短促的時間，我忽然覺得這樣的情景彷彿似曾經歷的樣子。妻底眼眶中滿裝著深水說：「鹿，好々地養着罷；等下回我們還給你買玩藝兒來哩。」我們彼此惘然相視了一會，終於沒有把自己第二天就要遠行的話說給他們。

在蚌埠一住半年，物質上的生活雖然穩定了下來，精神上的痛苦却一點也不見減少。脫離了十年的教讀生涯，滾進了官場的圈子，每天做着較教書尤其刻板的工作。而且由必須的酬應裏漸漸給我學會了種々放蕩的生活方法，吃酒，打牌，有時是自動或者被動地加入了同事的行列，也去蚌埠所謂「神秘之街」里找一點刺激，「萬年青」一篇小說，便是當時很誠實

的自己底寫照。到現在還覺得奇怪，我爲甚麼竟變成了郁達夫筆底下的于質夫一般的人物哩。

一紙報告着母親病重的電報是把我從這金迷紙醉的環境裏拯救出來的良藥。等到頹喪地趕回舊京，母親底病業已不治。對着她老人家辛苦過了一世，死後的眼角上還掛得有不肯瞑目的淚珠的遺容，我底心里像滿腔結了蜘蛛的絲網一樣。

從一位親戚手裡揀負了很重的利息借來一百五十塊錢，就這樣草草地把母親的遺骨埋在我們家鄉的義地中了。下葬的那日，天氣非常陰晦，當棺材入穴時，落了幾點細雨。我把香燭在墓前燃點起來，看着妾兒穿了孝服跪在墓而且溼的地上，一雙臉啣痛哭的情景；自己緊緊閉起雙睛，細想過去近三十年間，母親所鐫刻在我腦中的一切音容笑貌，我忽然生出一種思想上的決定。於是默默禱告給母親的在天之靈說，願她在冥中護佑我，和我底一支筆；如果能够使我健壯的發展下去，將來定要給她老人家寫一卷十萬字左右的傳記，略抒她自我十歲喪父以後，爲了她底愛兒，與迍邐的命運奮鬥的經過。然而一瞬間母親死去已歷四周年的現在這件心願還僅是一頁空白。想想，我是多麼沒有出息的啊。

把母親的喪事料理清結，就已到了民國廿八年的寒冬歲暮。我覺得北京這一座古城，再沒有可以留戀的地方；而且過去在蚌埠的半年陷阱的生活，也委實有跳出的必要。經過一番考慮之後，索性把家中所有的傢俱什物存的存，賣的賣，在一個飄着輕雪的日子，我們一家四口，像流亡者一般踏上了南行的火車。車過永定門時並沒有停，我打開窗帘遙望母親底墳墓：幾堆小邱，一坵荒草，那種彷彿一起顫抖在寒風里的樣兒，不覺悲從中來，熱淚又潤溼了我底眼角。

來到蚌埠以後，我一直過着有紀律的生活：我在自己服務着的機關附近找了兩間雖然極簡陋却是能蔽風雨的小房，每天朝往暮歸，遇到星期或者假日的時候，總是領着她們或者去南山頂上看看長淮的落日，或者到戲院聽聽上海派的演劇。有時因爲上街購買物品的方便，也不得不從那「神秘之街」兜它一轉。不過那塊「萬年青」理髮店的匾額一給我看見了，總覺得有一種死如隔世之感。「熱淚而今已是冰」，蠶如鹿豕的我底妻，何嘗知道在那昏燈一角的樓頭，會是自己浪費過感情的地方！

轉過了舊曆的新年，我底官運忽然享通起來，我底上司竟肯保舉我做檢察官了。一般同事

立刻對我用另一種面目看待，連門崗在我出入衙所的時候所致的敬禮，好像也更加嚴肅了幾分。我開始放下一枝筆，使用一張口繼續混飯吃。每天固定地要穿起黑色紫邊的法衣，真是像煞有介事地那麼一來，候法警把各式各樣的犯人帶上堂來之後，就要一面觀察一面問，有時還不得不發出火氣的用手在長檯上一拍，看看犯人垂着頭顛棘的樣兒。

此外還常常出去檢驗屍體或者做做案情上必須要實地勘查的工作。來去均以人力車代步，而又照例總是給我坐那較爲講究的車子，並且排在第一線。車夫也不曉得受了什麼力量的催動，跑得分外快，有時引起路人的佇立觀望，我却總是目無他顧的走着車夫の後腦。到了目的地，又有當地的警士和保甲長殷勤伺候，擺下桌椅。如果死者是個無家屬的「老海鬼子」，僅祇問問姓名年籍便埋葬了事；否則却要費一番理智的推敲工夫了。

一年的成績給我印象極深的是三個孩子的屍體，兩個是在淮河岸上使船的兒女，一家只有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和九歲的兒十三歲的女守着一隻殘破的小船過日子。那天老婦人正在船裡燒晚飯，兩個孩子在船頭玩耍。不曉得怎麼一回事，九歲的男孩子先是失足落水；那個十三歲的女孩子驚呼了一聲，也跟着跳下去了。當檢驗吏工作完畢之後，那個老婦人還哭天昏地

的長跪在我們的面前不肯起來，法警的呵叱也沒有用。我呆呆地注視着她藉燈影內映照越發顯得慘黯的臉孔好半晌，才狠一狠心踏上了車廂；聽聽背後河水與她底足帶雜揉而成的偉大的嗚咽聲音，就連回頭的勇氣也沒有了。我自從在自己底腦膜上烙上這塊印記，過了好幾天還覺得不快。後來在客淮散記里寫了一篇「長淮之夜」，所提捕的就是這一個印象。

另一個後來會做爲我重寫「鐵的葬禮」時的新刺激，是從遼遠的湖南逃難歸來，一點「和平」的樂趣也沒有享受，就給她底母親的糊塗送了性命的一個三歲女孩子。母親在大家庭裏做着兒媳婦，因爲受了婆婆的氣，一時心窄，便和自己的女兒一同臥軌死了。這個女人如果能被救活，我一定還要給她加上一個殺人的罪名。行檢驗的這一天下着細雨，空氣已然像過了灘一樣；但我走到距離停屍的處所還有幾十步路時，就已然聞到有難耐的臭氣。到了跟前一看，好些痛哭的人也是一面哭一面用手絹堵住鼻孔。甲長剛把掩蓋屍體的蘆蓆揭開，我的眼前突然一黑，就覺得自己底一顆心早已躍到喉嚨底下。那大人還像個人形，那個被說是三歲的孩子模樣，哎呀，我真是搜尋盡我腦中所有的字彙，也找不出適當的文字來形容它了。

職務上各種文書的製作，藉詞在我底熱情；除去病中和酒中，在我底腦子里幾乎完全消失了文學上的思索和憧憬，需要一點想像和結構的文章是絕對寫不出來的。但不免時常有在北京的朋友們辦了刊物，寫信來擠。我每次接到這些殷勤而懇摯的信件時，都要引起一番無可奈何的惆悵。惆悵之餘，多少也要像過了生乳期的老牛似的，搾出一些色味俱劣的乳汁來。總計在南中兩年，約得三萬字左右，北返以後畧畧整理了一下，寫了四個字在上面，曰「客淮散記」。

我這樣不嫌詞費地嘵嘵敘述了十年以來自己底生活，用意無非在說明我原是個笨拙的文學工作者。早先曾經寫過許多詩，現在及以後則決定專一地 toward 小說這條路上發展下去。我最該當打嘴吧的是從來沒有讀過「小說作法」一類的書籍，所以寫出的文章是否能稱爲小說，也從來不曾涉想過。但根據上面自己生活的實錄來說，可以坦坦然的畫一句供了，就是：這里面所包含的故事都是我親自經歷過的，當然這所謂「經歷」，並非就是這些故事裏的主人公，而是包括了「所見，所聞」在內。換句話講，我僅僅會敘述和描畫我所熟知的人和物。若完全爲了迎合人家的心裏，造作着想像的文章，而又「想」得並不「像」，在我個人的見

解，是覺得很可恥的事情。

我讀了兩年多的「官場現形記」，認識了不少魑魅魍魎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潛伏在我底心之深處，一到相當時機，是必定要請它們出來跳在紙上的。

我現在孤寂地坐在一間小屋裏，讓冥想盡量泛濫起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不再追戀；未來的還沒有來，也無庸過慮。我祇有清楚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一個需要忍耐艱苦與困乏而邁進的時代。我既然能够把一支擱下的筆重新提在手裏，終將努力積蓄和發展這支筆所賜給我的力量。而歸根結蒂一句話，此種力量的發源地却是自己底一具填不滿的肚皮和妻兒的一張菜色的臉。我羨慕那些蓬首垢面挺立在寒風裏的一列擠買混合麵的人們，因為他們求生的意志表現得是那麼堅定。如果我有朝一日也去參加了他們的行列里，我底小說必定可以寫好得多了。

民國癸未冬至前一日，大雪之夜，聞國新寫于北大文學院宿舍元字樓。

煤 窑 之 外

小毛底母親死了，斷氣已經一整天，屍身還筆直地躺在鋪着有薄薄的一層蘆草的土炕上。棺材固然談不到，連窮人照例也有的「最後之家」一具火匣子，也沒有能夠募化出來。也聽不見生存者底哭聲，除去小毛的微弱的哽咽以外。

這是一幕太平凡了的人生的慘劇；這樣的戲劇，在現代窘困的中國農村社會里總是時時刻刻在扮演着，一點也不希奇；便是這樣的事能以僥倖地發表在都市中的新聞紙上，也擠不出來有錢人的半滴眼淚！

小毛呢，他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罷了。象一棵小草，剛剛吐露出碧色的青春，他底心里乃如一匹白練似的潔淨。母親底愛織成了他底生活的網脈；然而不幸，這一陣蒙古風剝斷了他底青春，從此將墜入瓷缸似的污濁社會里，任情被人家宰割去了。



他們原不是此地人氏，他們是在一年前由東北邊疆地方遷徙過來的——據小毛底母親對人談論，還算得皇室之裔的一家名門，本家人口很多，有幾頃不愁旱潦的好田地，誰想應了那句古話：「天有不測風雲」去年三月里的一天，土匪來搔擾的告警終於由謠言促成了實現，然而不久就開來了一隊整齊的士兵把村子包圍了，血戰一場之後，土匪雖然四散逃掉，而小毛底家却因爲正在火綫上的緣故，在交戰的頭一天他們全家便拚命地逃了出來。誰想這一班可憐的生命底追求者，走不遠就給一陣懷疑的槍聲衝得他們只有自顧活命。小毛底母親領着她唯一的愛子沒命的逃奔，後來是看見在自己底家附近起了一片火焰。

經過輾轉顛沛的苦難，更歷盡萬水千山，居然讓他們母子兩個踏上了古城的道路。然而，徘徊在如此輕薄而吝嗇的人海里，舉目無親，叫她們怎樣的生活呢！也是「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傍晚，她正受了一個陌路人的指示，想去投奔「傭工介紹所」的時候，在喧闐的馬路旁邊，突然現出一個和善的臉，那人用了注意的眼睛跟在她們身後走了一些時候，才脚底下一加勁，趕在小毛母子的前面，把眼睛閃了一閃，說：

「你不是×大爺？怎麼也進京來了呢？可是家鄉……」

他忽然很機智地把下邊想要說出的話咽回社里去了。

「呵！」小毛底母親呆呆地看着來客，臉色忽然充滿了渴望的安慰，她幾乎變成了一個白痴，好半晌工夫，驚和喜交雜地纏繞着她整個的神經，只有吃吃地說着：

「蘭姪……啊啊，這真是天爺爺菩薩顯靈啊！……救……救了我們。」

……

於是她們母子便隨着這個「蘭姪」來到城西山裡的煤區叫做「楊家坨」的這個去處，那些礦工們十九是單身漢，她經過蘭姪一番介紹，便充當了他們底公共洗補匠，工作勞苦而簡單，不過是洗濯「窩帽」（註一；礦工們下窩挖煤時所戴的一種帽子，形狀略如都市中公子哥兒們的打球帽，只沒有那種鮮艷的彩色，大抵一色深灰。）和已成了黑色的粗藍布大褂。小毛也幸運地被送入工人子弟學校里讀書，她們底生活漸漸安定下來了。

蘭姪呢，也是礦工之一，不過地位稍高些，有點像工頭的身分。然而工作却與一般礦工沒有兩樣；也要晝夜分班，走下五六十一「討」（註二；礦工們計算長度的單位，一討約當營造尺五尺。）的窩坑里去挖煤，另外還經管收買「窩柱」（註三；是立在礦穴里的樹木底粗技條，防

備礦坑坍塌之用。），發放工資，指揮礦工嚴守戒規——如同下窖不許吸烟管不許說謊話之類）等等瑣碎事情，每月工資是二十五元另三角。

當小毛踏到這里粗鄙而煩囂的山野的頭幾天，在他底小小心眼兒裡頭反而感覺着一種可憂慮的寂寞。他雖是個天真無知的孩子，却也曉得苦思他故鄉的一切；永遠是慈祥和霸的爺爺奶及，具有威嚴而可親的爸爸，一群活潑高興的兄弟姐妹們……並且還不僅僅是對於人的追戀，諸如偉大深美的遼河，一望無邊的大豆田——這些在兒童時候所付給他的印象是太深刻了。然而有甚麼法子呢？現在祇剩下他和可憐的母親兩個人了，那班該死的土匪們真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呀！

「這仇，有一日我長大一定要報的！」他憤憤地說了。握緊了自己底小拳頭。

在他現在的生活里，把一切的愛都交付給自己底母親。他想，在這個不知究竟有多麼大的世界裡，現在祇有自己是她唯一的親人了。從那麼艱難的環境老遠把自己帶了來，槍聲在後面追着，明月在天邊照着，祇穿了一件夾衣服的他底母親，因為已經把僅存的一件溫暖的棉衣從自己底身上脫下來圍披在小毛底身上了；自己強忍着寒威的侵襲，並且緊緊抱着她底愛兒，爲了

可以更暖和一點而緊緊地抱着他跑崎嶇的山路。「噯，可愛又可憐的母親喲！」當小毛在夜里睡不着的時候，看見他底母親爲月光所映現的灰白色的險阻，不禁噙着眼淚這樣的自白道：

「母親是爲我才活着的呀！」

的確，小毛底母親自從不期而遇地碰上蘭姪這一個救命星君把她們母子兩個從飢餓綫上救下來，安置在楊家坨底小土房里之後，精神上覺得安靜了許多。她是一個具有男性的婦人，也是一個理智能夠制壓情感的人。爲了不願引起小毛的思鄉之心，她竟毅然割斷了對於自己丈夫的懸念。「他是多半已經死在沒有長着眼睛的槍子底下了罷！他一定是已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她時常下了這樣的決定，於是對於現實生活盡量找尋樂趣。在工作閒暇的時候，有時便領着小毛到山上去摘栗子和山里紅，附近有名的仙人古洞也幾次印着她們底足跡。

小毛在學校里結識了不少和他年齡相仿的學童，他們既都是工人的子弟，多少有點遺傳性在他們底面貌和行動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底面色黧黑，面龐瘦削，但肌肉堅實，兩隻眼睛多是深深地凹了進去。並且都是方近左右村莊里的產物。因爲這里大小各窯所有工人，大半都隨帶家眷，在礦廠的身分也比較高些；一派則多由外鄉招來，且有遠自河南來的，十九是單身漢：

階級低，受壓迫和蹂躪的時候也多。小毛底環境在里面算是特殊的。久而久之，他便有了一個俊雅的外號——但也可以說是人類妬嫉心理的一種表現罷，大家都管他叫「象牙白」了。（註四：一種白色籬下的俗名）

他們底學校建築在一個矮小的山坡上，兩下只隔有半里的路程，正與學校大門遙遙相對着的，便是蘭姪工作的場所。這座煤窖，在楊家地所有的同類之中規模要算最大，完全是用新法開採，它擁有高綫鐵路和許多輛運煤的小鐵車，——是在軌道上以人力推行的一種三角斗形的車，這些都是小毛和他底同學常做玩藝兒似的百觀不厭的東西。然而礦廠里的規矩非常之嚴，除非是礦長和秘書，旁人不得許可是連高塔之外又給包圍住的嚴密鐵絲網那里都不許越雷池一步的。這里面，祇有那二三百礦工却無間晝夜輪流出賣着他們底血汗，替割着他們底生命。當他們坐了吊筐，被送下百多丈深的煤窖之底裡的時候，真不知道是否自己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因為在這有如地獄一般的密坑中，再危險意外的可能性是太多了；也許因為「密柱」底力量抵抗不住掏空的煤壁而被煤塊砸死；也許那些過多的「沼氣」突然爆炸；也許坑中驟然冒出水淹沒了他們底全身……但這些事情小毛還都不能了解，他祇是看着那些小車底隆隆之聲與

糾糾之容覺得好玩而已。

在學校與煤窖的中間，一座沙灘的西面平川地上，種植着高粱穀子等等農作物。這一塊土地底主人很聰明地蓋了三間土房，賣茶賣豆腐腦兒和棒子麵兒的窩窩頭，這地方漸漸變成了工人們的俱樂部。每當工人們換班和學校散課的時候，這裏便是他「黃金時代」的來臨了。擺在棚底下，用亂磚與石灰砌就的長方檯子四周，便坐滿了這裏的兩種身分的人物——學生和工人。當然由工人佔着主角的地位，學生不過偶然參加，顯得空氣更熱鬧些罷了。

小毛因為有他蘭哥的介紹，也認識了幾位比較特殊的工人。里面給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本地產的劉紅眼和遠自磁州來的南霸天了。

這一天是禮拜六，子弟學校下午沒有課。小毛歡歡喜喜地夾着書包回家。剛一走進自己家的柴門，迎面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探頭出來，問：

「是小毛回來啦嗎？」

他很敏捷地答應了一聲「是」字，認識那是鄰居的王大嫂，心里覺得莫名其妙的楞了一楞。

趕快很恭敬地問道：

「大嫂，我媽呢？」

「你回來得真巧，」王大嫂親切的說着：「你媽正要找你去呢。吃完早飯你上學堂之後，我們娘兒倆還一塊兒去渾河邊兒上洗點子衣裳，洗着洗着，你媽可說身上有些不舒服，並且瞧瞧日影說你也快放學，就一個人先回來了。我可直到廠里的汽鼻兒響了才收拾了回來。不知怎麼的看你媽臉上的氣色很黃很黃，彷彿不大好……」

小毛從心底里打了一個冷戰，底下的話已然無心去聽，三步兩步跑進自己潮濕的小屋里，一眼瞧見他底母親半躺半坐的樣子，倚靠在板壁上。臉皮黃黃的，昨天還不是這樣子呢。他覺得奇異而酸楚，不曉得要說什麼。

「小毛，你回來啦。」她底喉音微弱，聲帶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顫動，「今兒早上我同你王大嫂去河里洗了些衣裳，精神忽然覺得不濟，洗了幾件就回來了，還沒有給你蘭哥送去哩。我現在就覺得兩腿發軟，沒有甚麼。好孩子，你替我去一趟，回來再吃飯罷。」

小毛一邊答應，一邊把書包掛在牆釘上。又拿了床頭已然拾掇齊整的幾件衣服，但還不肯立時就去，他略呆了一會兒，反躡步到他媽跟前，急切地問道：

「媽，您怎麼了？」

她臉上做出一點微笑，看看小毛臉道：

「沒有甚麼；你快去罷，快去回來好吃飯。」

小毛提着一件小包袱，一個人顧着山邊窄窄的小路上走去。秋已深了：沿山的野草一體披上了黃色的裳衣，遮不住憔悴可憐的樣兒，業已失去了盛夏季的光輝，彷彿已臨於死之邊境的暮年了。鐵青底天板着長長的臉孔，遠處較高的山頂好像被它咬去了一口，這是狂風即要到來的預兆。小毛邁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這段道路雖然他平時走慣的，今天却感覺意外的長，在他底胸前好像有什麼壓力緊緊地挾持着，他不禁漸漸呼吸迫促起來。如果這時給他一枚鏡子，自己也會發見臉是紅紅的了。

蘭所住的工人宿舍，原來是一排新建的狹隘土房，位置在一行洋槐樹的前面。當小毛走到那裏的時候，大部工人還沒有起來，空氣靜穆得很。他輕輕地推開木板門進去，才發見在那三四丈長的土坑上有一半是露着粗糙的席；只在靠門的角落有一個人狗也似的蜷伏在那裡。小毛底推門的聲音震動了他底疲憊的神經，慵懶地從醜態的被角伸出一顆頭來，問道：

「誰？」那聲音沉悶得像破鐘一樣。

「給你們送洗的衣裳來了。——我底蘭哥呢？」

「啊，小毛嗎？」

那人立刻很迅疾地從被窩中坐了起來。小毛一眼看準了那人的特徵：紅紅的兩隻小眼睛，像是舞台上描畫着的孫猴子一樣。茅草似的亂髮在頭頂叢生着。油黑的大胖臉上，似乎無論在什麼節序老彷彿有汗珠兒的影子在臉底各部分蘊蓄着。——那人就是蘭姪的夥伴，小毛的新交，本地產的劉紅眼。

「紅眼哥哥，什麼時候還睡着不起來？怎麼這兒就剩下你一人了？」小毛把手裡的包袱放在坑頭，和藹地說。

「不是，不是，」劉紅眼很流利地吐出他底口頭語。又使力地咳嗽一下，一口黏痰從氣管被壓迫出來。他鼓起嘴巴，用手一撥炕席，×的一聲那堆黃色的黏液便宛轉俯伏于炕幫上，炕席也跟着恢復原狀。

「你聽我告訴你：」紅眼抹抹嘴接着說，「昨兒晚上散了班，我們幾個人推牌九來着。推到

後半夜，大馬猴輸急了，同劉三打嘴架。誰也不忿誰，打着打着可就揪在一塊兒了。你蘭哥也不好，可打的甚麼地不平，一拳中了大馬猴的太陽穴。那傢伙別看外表粗黑，原來裏面是一團漿糊，不禁揍，一下就縮下地不動，死過去了。……

小毛聽到這里，似乎是霧地有一瓢凉水澆在自己頭上，楞柯柯地呆定在那裡，眼不轉睛地看着劉紅眼底薄岔子嘴。

「其實，」劉紅眼接着說，「玩笑傷人算是誤傷，打官司也不成死罪。可是這消息在今天早上不知怎的傳到廠長那里去了。唉呀，那是個殺人不露血的魔王，楊家坨左近有名的，人家有的是洋錢，誰敢惹！說大馬猴還跟他不錯，簡斷截說，他把你蘭哥弄到廠里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了四十板子，用輛汽車連馬猴的屍首一同載進城去了。」

劉紅眼把話說完，他底眼睛越發顯得紅了起來，似有一股火焰從他底頰邊燃起，這股火想要燒盡世間一切的不平與苛虐。他忿然地把鐵鏈般的拳頭咚咚的往炕背上敲着：

「媽的！除非你們都死絕了，這世界上才能太平哪！不是，不是，都是由你們這一起天殺星惹出來的禍，讓咱們老百姓遭瘟。」

始終在紅眼旁邊楞楞站立的小毛，自聽說他底蘭哥的凶信以後，眼前幻現出兩個人影：第一副彷彿是那曾經見過一面的廠長，撇着小鬍子，向他擰惡的乾笑。廠長旁邊便跪的是他底蘭哥——一副結實實的壯年人，工人打扮，正挺直腰板，像塊墓碑似的，從他身上冒出來鮮紅的血。廠長是吹着鬍子瞪着眼睛，而嘴里却狂吸着煙捲，態度倨傲。話在小毛底舌頭上打滾，他有心要說，「老爺，廠長先生，饒恕了他罷！」然而用盡力量也說不出。忽然廠長和蘭哥一轉瞬之間統統不見了，代替他們倆的是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婆底面孔，和自己底臉的距離越來越近，圓圓的，有很深的皺紋的，無疑是他母親底臉呵！慢慢這張臉快要貼在他底鼻子上，一股溫熱的熱氣吹到他底臉上，還有兩行淚珠兒也從那圓而大的眼睛里掉了下來，他忍不住低低地喚了一聲，「媽」，全身都撲了過去。

忽然又咚咚的幾聲震碎了他底幻境，重新回到黑暗的現實來了。他腳底下飄飄然，駕雲似的走出了這一座工人宿舍。他覺得眼前雖然有晶明的日光，但日光却缺少指示給他以光明之路的力量。他終于茫茫然走回自己底家。把一腔無可奈何的淚珠兒，紛灑在母親底衣襟上。

從此蘭底消息，杳如黃鶴，於是小毛和他病中的母親所共同享有的一塵生活的靠山，澈底地

崩壞了。

在同命運搏鬥中的小毛母子，又勉強支持有一個月的樣子。蘭一走，礦廠的一切人都換上一付揶揄的冷眼對付他們。學校呢，小毛當然沒有資格再進了。那很雅致的外號「象牙白」也一變而爲「小雜種」。在那片工人俱樂部的小飯舖里，消失了昔日的朝氣，看不見像劉紅眼那樣慷慨熱烈的英雄了。（據說他是改了行去城里去拉東洋車）小毛有時去山上拾草回來，路過小飯舖門前，常聽見有人這樣諷刺着：

「看！『小雜種』來了。」接着准有個齷齪式的惡意的笑。

「蘭頭兒在的時候，到底跟他媽怎麼回事？」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真還許是兩口子呢，哈哈！」

「哈哈。」

「小雜種過來，你媽讓我……………」

小毛這時才認識了他媽所說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是怎麼回事。他含着滿心的憤懣與慚恨，悄悄地離開了他們。

他想「這樣的生活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廠長打死工人，平安無事；工人誤殺了工人，就認定了須要抵命；而工人又可以放縱地欺壓他們母子，一層一層地剝削下去，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世界呢？」

又挨過了幾天，他偷空地在「南朝天」那里得到了一句熱情的話，便慫恿着他底母親搬了家，——在另一個小小山頭上，有一家規模極小的舊式煤窰。——他對煤窰掌櫃聲明了「南朝天」底口頭上的介紹，因為小毛認識幾國字，可以記管出入帳目等類的雜務，這總算一個好差，較比用一條皮帶套箍於自己的前後腦部，額前翹起一隻燃着了的菜子油燈，下窰上窰，每次要挖運四五十斤的黑煤，每天要下去上來十多次，像活鬼似的奔波着才能撐得住自己肚子的強得多了。

這樣的一棵孱弱的苦菜，上天也還不允許他放量的成長。——小毛底母親無可救藥的，走畢了她的一生的旅路。

× × ×

工作和精神上的侵蝕加速了小毛的長成。「象牙白」的嫩臉不見了，付之以茄子皮的黝黑。

個子雖然長得很高，然而那種缺乏營養資料的生活方法，却使他成就了一個皮包着骨的人架子。現在唯一的親近的人又如泡沫似的迸落了下去，從此他不再懂得春風的柔撫滋味了。

他底母親是在午夜斷了氣；第二天清早，他揉着紅赤的眼圈跑到櫃房去見掌櫃。

掌櫃正默然地吸着旱烟，小毛走到跟前，像耗子見了狸貓似的，同時兩眼含滿晶瑩的淚光，說道：

「掌櫃……掌櫃，昨兒夜里我媽死了。……」

「喔，」掌櫃無所動於中的吸足了一口烟，鼓鼓腮幫子噴將出來，一壁興高采烈地觀賞空際的烟雲。

「我……我媽連棺材還沒有，求您老幫助幫助。」他底眼淚河似的流了下來，前額加于地上。

「哎！此刻沒有錢。」掌櫃毫不懷疑的，決絕地說。

「掌櫃，求您大發善心，行々好，那不以後我給您做一輩子的奴才哪！」小毛連三帶四磕頭如搗蒜。

掌櫃還不急急回答，只把眼睛斜視着錢櫃。他一邊在心里打算，「拿出這里百分之一就够了。我讓他白幹三年，就撈回來。」想了想才說：

「那麼，你至少得給我好好地幹五年，五年以里一個大也不許使！」

小毛偉大的點了點頭，用眼淚洗着他底破爛的衣袖。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

一天的工作

夜來不息的狂風，使得明留戀暖和被窩的情緒更加濃厚了。

當他第一次從迷離的幻夢中醒來時，窗上還塗抹着半窗二十五六的月色，遠處有幾聲雞鳴；前院糧店裡却已傳出了勻停的磨麵聲，和小夥計「臥猴，臥猴」地呼叱着牲口的短促音調配在一起，做成絕頂單調的催眠歌。他耳裡直覺到這些，下意識地轉動了一下疲倦的身體，一隻手壓一壓被角，把整個頭顱都縮在被筒裡。過了一個很難計算的時間之後，彷彿潛水者突然露出水面樣子，他一下子迅疾地冒出了一堆蓬鬆的長頭髮，眼睛還在眨磨着，這是映在窗紙上的朗徹的太陽底光線所給他的一種刺激。

黃金色的陽光，已經給靠近天花板的那一溜窗格鑲上了一條邊兒，好像地圖上畫「省界」的方法似的。明翻過身來，想從這五尺以上的距離中看清茶几上擺着的馬蹄表的數字，好來決定

他是否還可以再忍一會兒。「今兒是星期三，第二堂有課，得在八點左右起來。」他底心里默默地盤算着。但當他底眼光剛一碰着那所要觀察的物體底輪廓，眉一皺，他明白自己底目力不夠用，便一個古魯又縮下了。

朝這邊看一看，他底大孩子「球」還在熟睡呢，嫩白的兩頰各自貼上了一隻蘋果，呼吸十分安穩。那邊看一看，恰好他底妻也把身軀輕輕轉動了一下，似乎是要醒的模樣。他趕緊呼喚了一聲說：

「喂，醒了沒有？看看甚麼時候了。」

剪了髮的女人，胖胖的臉龐上安排着說不上美也不醜的五官，却爲了整天需要把自己底心窩在兩個孩子身上的緣故，有着一付營養不足的蒼白的氣色。她聽見了明底呼喚，却搖搖頭，給他個脊背看。他曉得是在給他們那個小的孩子哺乳，不覺低低嘆息了一聲。

「八點過十分了。」女人底一口流利的京白補償了明底微微的不滿。然而那緊緊地扒在母親懷裏被哺乳的孩子，噉了幾聲，也像個小蛤蟆似的從被窩中爬出來了。

眼屎縫在睫毛上，做母親的看見就樂。明一壁隱忍着乍從溫暖被窩里出來接觸涼冷空氣的不

安，一曠逗着孩子玩兒：

「啲……啲……」而且拉着可笑的長音。

「噫，」小孩清脆的答腔。

「叫我。」

「爸……阿爸！」

「唱一唱。」

「啊啊啊……啞啞……啊啊」

天天早上是這麼一套。

把關於自己身上的幾件在早晨必須做的事做完之後，明如果看時鐘還許他在家里逗留一些時候的話，趕上高興他也許肯哄哄孩子，掃掃地，分他底女人一點勞苦的。他們爲了收入上的限制，自打結婚以來沒有較長期雇用一個女僕的幸福。除了禮拜天，他底妻必須把全部心機照顧在這小小家庭的各面。刷牙，烹調，針繡，和兩個粘手的孩子漸漸地把他底青春剝蝕淨盡，手赤甲錯，明每次一見心底總多少有點兒慚愧。縱然當他脾氣上來時，不管不顧地鞭策着她。尤

其是對於他們底孩子，父親的愛和母親的愛總相衝突，所以雖然是住在肅穆的鄉村，處處缺少複雜的人世的接觸，但因此使得他們倆也時常有勃谿的事情。

明底妻剛好從煤窰中撮來一簸箕煤，扎煞兩隻黑而紅的手，澎的一聲拉開屋門進來，口裡希希地嚷着，「好冷，好冷。」明不經心曲地說：

「今兒個是大雪節。這場蒙古風一刮，北平不凍死幾口子。」

「啊，真的，你一會兒穿着皮袍上山罷。」他底妻子一壁向火爐邊跑一壁說。

「不，那皮袍都『趕毡』啦，讓人家看見怪寒蠢的！」

「別狂哪！倒退兩年比這還難看得多的衣裳還不怕呢，如今剛置上件軟的，就樂得連東西南北都不認得哪。」

明在講書的時候，雖然因爲有聲有色而討得學生們的歡喜；奇怪的是，當他跟人家在交換着家長里短的閒話時，尤其是和太太爭執着一件小事的時候，三兩句對口之後，便頗頗使他感到詞窮之苦了。這時，唯一的收場的法子只有哈哈一笑而已。

看了看日影，他便在他底妻最近給他製好的一件絲質面子的棉袍上套了件陰丹士林大褂，掖

下夾起昨兒晚上改就十幾本課卷，右手里拾起一根棗木手杖，向孩子們招呼了一聲，走出門去了。

呼呼的北風沿着土馬路像潮水一般迎面襲來，明苦着眉頭一步一步地和風頭壓擠着。在這不滿一里路的距離上，他底心也放在家庭和學校之間，彷彿暫時得到了自由似的。他有許多希望，許多幻想，這時都亂雜雜地撲上他底腦海。「呼——呼——」外界的風魔冷酷地使它退走了，不一會又像不倒翁似的立起來了。

有一個希望——可是「家」苦了他。他回想起去年的一年里，他讀了不少新書，而且平均每個月總可以寫出一萬字，文章好壞是人家的事，但這位老作者並沒有消沈下去，總有成績表現出來的。然而，那時候他却希望能把家眷接了來，朝而往，暮而歸，把一天教課的疲乏回到家裏向妻兒索要報酬該是多麼暢快的事。而且也省得時時刻刻在惦記着她們。一聽差役來叫「電話」，便彷彿心上挨了一刺，一邊匆匆地向電話室走去，一邊腦膜上虛構着種種多慮的杞憂：「家里出了什麼事故？孩子生病了？……許多離奇的幻想：固然十有九回對方的答話却滿不相干，但這種精神上的虐詭總時常給他以不能解脫的苦惱。」

現在可是都在眼前了。而且一幌兒已經同居了半年，讀的書在哪兒？暑假中買的稿紙還原封未動地躺在箱篋裡。而且早先向妻說過，寫稿子一個月總可以多收入十餘元的話。現在她竟認爲還可以繼續，告訴她，「你看我近來可會動過筆的！」答話是「你不會在學堂里做嗎？」一句話便皮球似的整個堵住了他底嗓子眼兒。原先是想着孩子的安慰：現在看，他們那間臥室儉書室簡直被兩個小老虎糟塌得不成樣子了。牆壁上畫得有鐵道線海岸線，這是他大孩子的成績；自己愛喜的幾本書，冊頁上蘸污着星星點點黑的是墨水，黃的是菜湯。而且當他底妻子做飯時小的娃兒發脾氣了，不住聲地哭鬧着，他常常需要背着抱着，做鬼臉，唱大戲。又時常把屎尿撒在他粘得有粉筆末的大褂袖子上。……

他走進屋里，摘下帽子和手套，對着旺盛的火爐把在路上所吸入的冷氣一口噴出，然後把身體擱在已經有一隻腿子活動了的靠背椅上。外面的氣溫雖然達到了冰點下十度，但因為他在路上和狂風搏戰的結果，沿着帽子邊緣還粘有幾粒細微的汗點。

這是學校給他預備的辦公室，在他還沒有把家眷接來以前，也便是他底臥室。靠牆一隻鐵床，然而此刻床上只餘剩一具薄薄的草蓆子。迎窗是一架長桌，桌上零亂地堆着一切文具：書

籍却占有十分之九的地盤——恰相似它們底主人公此刻的心情。學生的作文本子張着大眼等待着

着他。

他定一下心，忽然想起從早晨到現在彷彿有一件事忘記做了似的。想了又想，原來是忘記了抽烟捲。便隨手敲開案頭擺着的鐵筒，拿出一支「小長城」。剛好沉悶的鈴聲也自教室院中響起來了。

預備鈴搖後十分鐘的時間，有課的教員都須要先到教務處去拿粉筆點名冊等等一切教具，明底孤僻的性格這時自然也須暫時收緊，無聊地跟同事們講些天氣好壞等等閒話，以候等上課鐘的到來。

鐘……鐘……鐘……鐘……鐘……

他裝做正經人，邁進四方步，踱到講台上。張手舞腳地做一個刻板的繙譯者。講台下所有的學生低頭看書本；有的注意他嘴角的扯動；有的彼此弄嘴臉，打無聲電話；或者教科書覆蓋着一本是啼笑因緣或者「福爾摩斯」，時間稍久便掀開書桌看看自己秘藏着的鈔。……

鐘……鐘……鐘……

他機械地關上自己底嘴閘，闔起書本，走出教室。後面便闐然地一聲像炸開了山石。他底頭髮上，衣衫的大襟間，粉筆屑像下了一層霜似的。

重新跑回他底小屋，自己灌下兩大盃「白開」，快要沸騰了的喉嚨的火焰澆滅下去了，他一時又記起他底女人常常抱怨的話——

「你不會在學堂里做嗎？」而氣着猜他一定是把所得的稿費送給他底女朋友了，……他立時憤憤地站起，在這不滿四尺見方的屋子裡踱着可憐的散步，想要抓回自己已失的「靈感」；於是攤下了稿紙——

喻……喻……喻

腦子裡敲着戰場上的急鼓，又似乎向着四方無「的」地放着空虛的箭矢，好容易抓住個題目，拿起筆，他覺得像根槓子的。筆在手指間打了一個回旋，忽聽院子裡有人叫道：

「X明，殺一盤！」

完結！一剎那的「靈感」像一根火柴被擲入痰盂里似的，次的一聲，寂滅了。

「就來！」

他苦笑着答應了一聲，就離開了自己底小屋，像是囚犯脫逃了牢獄。

不久棋子丁丁地響起，他終於把疲倦了的腦神經再度被磨消在「黑」與「白」的爭持上，一直到吃午飯的時候。

每天下午，他少有沒課的日子。雖然不是作文便是抄文，但那種毫無代價的消耗時間却是相等的。他每次在這些幼稚的文卷當中用紅筆在塗改時候，總愛想到那兩句，「年年歲歲嚼嚼舌頭，爲他人改屁文章」兩句可晒的話。他有時要在抄得很整齊的文章後面寫上老大的一個「閱」字。

七年的經驗，使他覺得這種生活太無意義，背着個「清高」的幌子，博得個「合理」的褒贊，這些可有什麼用呢。

下午除了兩堂正課之外，還有一小時的課外運動，也是分割他底時間的工作之一。他擔任的是足球。要在廣場中一邊喝西北風，一邊吹那麼半天哨子，這裡面可尋得出什麼靈感來呢！可是他也得裝做興高采烈的伺候着這二十個孩子，紅白分成兩隊，像猴子般地來回地追逐着。有時候他還得扮做大猴子，等球逼到腳下，騰地一鴨子，聽小伙子們的狂笑。

北風小一些了，唯有太陽的沉落更加上一倍的寒冷。西面山頭撲過來一道巨大的黑影，滿地是球聲，人影漸漸模糊起來。廣場一頭學生宿舍里顯透出幾道燈光，跟着就聽見下課的鈴聲響起來了。

這時候，才完畢了他底「一天的工作」。

把似一灘泥般的身子曳回自己底屋里，聽差送進一封信來交給他。

「X明：

讀來書，悉有他棲之想。唯此間封建意味濃厚，教育界尤甚。本省人有因爭取教席而打破頭者，外省人思染指，其難可知。兄林泉偕隱，講學樂道，雖南面王不易，弟愧不能及也。……」

他讀到這里，不禁面上隨透出一絲苦笑的痕跡來。把那張信紙團成一捲，一壁無意義地注視着牆上一張風景畫；一壁片片地把它撕做幾十朵形狀各不相同的小紙花。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鐵底葬禮

雲兒這孩子把眉頭繃成一塊疙瘩，儘管對着城牆上的凹凸雉堞，和擠在磚縫中那些悄悄生長着的狗尾草出神。

看到那孤零零的一棵草，戰抖在秋風裡的樣兒，黃黃的臉，臉上襯着黃黃的卷鬚，雲兒這孩子想到他自個兒的身世。爸爸，是個癱子。他一向雖然是有着勤敏性的老實人，却爲了這種冤孽病不得不整天躺在土炕上。頂多是轉動一下自己那污穢的身子，污穢的短褲褂。瞪着一雙像紙糊的魚燈上裝飾着的玻璃球做的眼睛，一看頂棚上在每次夏天必須要印上幾塊雨水漏下的痕跡。一天天嘴窩窩頭，就菜粥喝；連拉屎撒尿都需要人家幫助的雲兒底爸爸，真難爲他能夠安貼地活下去。

真的！看到這廢料，雲兒似乎一手摸着漿糊似的膩人。「怎麼老不死！」她真是心頭隱隱地

藏有這樣的思想了。

雲兒祇覺得她媽是可愛的。那個好人，真是整天脚跟打着後腦杓子似的忙——忙——忙。她從打磨廠一家客店門口學會掙錢的方法：那便是，這裡的土語叫做「縫窮」的勾當。有時雲兒打車站回家，臂上誇着滿滿一籃子黑褐色蕁渣的荊條筐，特意鑽進了車馬喧闐的打磨廠西口，於是乎，在一具寫着「太平水缸」的標記的水缸旁邊，一眼看見她媽正在舒舒服服地打着地攤，眼前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破爛不堪的洋襪，布條，和男人們穿用的短衣之類。一隻老花鏡架在她媽那高鼻樑上，映着斜斜的太陽光聳出一縷會叫雲兒底眼睛跟着它一閃的光輝。

「媽！」咧着小嘴叫了一聲。做母親的驀然一抬頭，口角上浮現着一種笑容。雲兒覺得她媽底可愛處，就在這裡了。

有時候，雲兒也幫助她底母親縫綴一點客人們所急等着要的物件。譬如說，天氣太晚了，家裡的攤子餓得難受不住。可是雲兒瞧見在她母親旁邊還堆着一層破爛兒呢。她半蹲半跪地倚着水缸，眼睛連眨也不眨地隨着那針和綫穿梭似的來往；眼前的什麼汽車喇叭的聲音，無賴罵街的聲音，洋車夫爲爭座打吵子的聲音，這些好像剛一接觸到她底耳輪，就拐了個彎子回去似

的，別提雲兒有多麼心專啦。一會兒，店裏小夥計荒失馬脚地來了；破口就問：「李二爺的襪底兒補得了嗎？」一會兒又來說：「張掌櫃的褲衩縫好了沒有？」雲兒抬起頭來，露出受了份兒虛驚的神氣，拿半拉眼睛睜了一刹那，重復低下頭去，一聲不響，淨聽她媽用和婉的口吻對付這小伙子。她有時發起性子，不禁撇着小嘴可是總不看人家的臉孔說：「一個人都是長着十個手指頭，哪有那麼快牙！要快，汽車快，飛機快！」「得哪！貧嘴刮拉舌小丫頭片子，別是今兒個多檢了幾塊好煤罷。」在申斥的口氣里滲上慈母愛的成分，小伙子哈哈地樂出聲來了。

「趕不得讓你丫頭幫，你多好，瞧那伶牙俐齒的，手兒上保管不磨蹭呢。」

雲兒嘴還沒有恢復原狀，她底母親更管不住自己底喜悅，皺紋上新添幾道笑紋。等小伙子走去以後，雲兒果然拾起地面上一些活計，略微瞧了瞧應該怎麼樣下手，便和她母親要針綫。

寫着「太平水缸」四個字的缸裡其實並沒有水。第根兒有過水沒有也沒有人知道。單說這時却已經成爲變相的垃圾箱了。箱里的所有三分之二是爐灰，還夾雜有綠色或白色的葱皮蒜皮，小孩底尿，大人們吃剩下的糖盒，抽剩下的煙捲盒，有時還會得發見半隻舊鞋子。這樣，雲兒聽了她媽的囑咐，遇着活計鬆閒的時分，爲等着跟媽搭伴兒回家，她常常利用這時機伸下五爪撓

鈎（北京方言：手指也。）去搜檢着，從黃色泥渣中尋找出路帶黑色的硬塊，便試着用一根短木棒敲上幾下，如果越敲顏色越黑，就不算白敲，拿回家扔在爐子里，一樣可以冒火苗兒，而且絕沒有煤氣。一朝運氣神兒臨到自己腦門子上，弄出個把物事趕個早到曉市上賣個毛兒八分也是有的。至於從煙捲盒裏可以找出乾淨古力新的「姜子牙」「林黛玉」的洋畫兒，拿回家又添了個新鮮玩藝兒，更足以「傲其儕輩」了。

你知道像雲兒這麼大年歲，正是玩玩藝兒的時候呢。

除非是冬天，下了雪或是刮着西北風，不到街燈都明了的時候，雲兒她們娘兒倆是不肯往回家的路上走去的。

雲兒住的那條胡同叫「南崗子」，到這裏你要疑惑那些都市的惡水兒還似乎沒有濺到這裡呢。一堆鴉鴿籠子似的土房，矮到若讓那萬牲園門口司剪票的長人一伸手可以扒住房脊。墻後是人造的一座土崗，上面爲垃圾蓋滿，整天里不斷有更多的人，小孩，狗，豬在那里捉摸他們求生的方法。站在土崗頂上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各小院中人們的動止語默。街上成年看不到一輛汽車，洋車也是空着座位，被疲倦了的車夫拉着回廠子去或是拖到自己底家里。唯一代表都

市風味的東西，便是每天清早在一一定的時間從街底中間兩條鐵軌上拉了去的電車了。「叮……叮……噹噹」，一輛過去了；「叮……叮……噹噹」，又一輛過去了。但它攪不醒人們底殘夢，所以沒有一個人罵過它。原因是在它還沒有醒轉之前，這里的人們早離開家門被遣到遠遠一片市塵的聲音裡面去了。

雲兒姑娘起得並不那麼早，但讓電車把她落在後面的時候是沒有的。她有時剛穿好了衣服走到門口，一輛帶着拖車的電車駛到她跟前來了。耳邊聽有人說着：

「這是到前門去的車罷。」

小小的心里想：「前門，我去檢煤核的那里不是離着前門不遠嗎？我……」

她不能亦且不敢再想下去了。口袋里半個子兒也沒有；連喝一碗豆汁兒的錢都攢了起來。她只得惘惘然地提了那隻日不離手的蒲篋，沿着電車的鐵軌旁邊向前走——走着。雖然她底魂靈好像已經隨着電車的叮噹聲沒在遠處的空氣之中了。

她有時也會離奇地思索電車會走得那麼快的原因。她想，若用根繩子把她繫到半空中那條橫綫上去，一定要比電車還快得多哪。

無論是在什麼節序，四季長青的，這娘兒兩個總是像板上釘釘那般牢穩地，各自鑽入這鬧市的一個角落里找尋她們底幸運。只留雲兒的爸爸看家。那癡子，本事是有，可是施展不出來。他成年累月偏促在那座土炕上，從老虎眼大的窗子透過來一些打了折扣的陽光，照着他底一張臉是油黑色的。顴骨凸出很高，兩隻乾草似的捲眉像拿漿糊貼在眼頭里一樣。他在塊然獨處時自然沒有話，甚至連微喟小嗽的聲響也聽不到。從打窗子外面經過的人會疑惑這是一座空房的。夜間，豆油燈捻着最小部分的帶子，在昏闇的光亮之下，也祇能聽到兩個女的說閒話，家長里短，以及日常生活的經驗之類。癡子搭腔的時候很少，但有時却像猴子似的摹做着她們底表情。總而言之，他簡直是一付頹於死亡的機械，所有僅餘那一點不堪救藥的沙沙之聲了。

雲兒渴慕着她底母親能夠再替她養一個妹妹或弟弟。幾年之後好跟她一塊兒上車站去檢煤核，那總比她現在的同伴，小玲小寶她們更親近更有意思多了。她有一回把這見解這希望說給她媽媽聽，回來的是一串飽含着申斥的字眼：「吓！你別想着煮餗餗比白麵還面咧。你養活是怎麼着！」然而那天雲兒却好像覺得是頭一回看見她那癡子的爸爸嘴角上露出笑紋。

「再養一個罷，一個是養，兩個也是養呢。」癡子把上身靠着被褥垛，輕盈地說。

「呸！你這老不要臉的東西！讓我罵你什麼罷，你說。」一句話從雲兒他媽嘴里一股旋風似的飛了出來。同時，雲兒瞧見她媽底腮幫子上竟掛些兒紅色，好像是生氣過了度。

「媽，您說不養就不養，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可犯不上。」雲兒擱着她媽的手夾及說。

「……………」

攤子一下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他把膠粘着「吃麼糊」的眼睛閉上，兩隻手交插地扶按在胸口，毫無抵抗的沈默着，像是耗子見了郎貓。

「媽，別生氣罷！不養就不養，跟爸爸有什麼關係呀。」雲兒抖露着她久闖江湖所得來的新名詞兒。

這一句更是杯和氣酒兒，最初是做媽的忍不住噗哧地笑了一聲，撫摸着雲兒腦後並不油光的髮辮，說，「你這孩子！」連做爸爸的眼睛也像突然間受了點兒甚麼刺激，微然地閉閣了一下，嘴犄角帶着似樂不樂的樣子。

就在這一天夜里，雲兒在睡夢中彷彿覺得她媽和爸爸打了一回嘴架。聽媽抽咽着嘟囔：「這是什麼年頭兒，一天連兩頓窩窩頭小米粥的日子都混不上，你還起這份兒閒心，是哪一根腸

子！」從此，雲兒日常更不愛搭理她爸爸了。

雲兒那兩個拾煤同伴小玲和小寶，住家也就在附近，都是在都市壓榨之下，一般零餘者的兒女。小玲十五歲，小寶却只有八歲。小孩子的相與是天真的，單簡的。她們見了面總是笑，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絕沒有苦着臉子，像懂事的大人那樣：說什麼「這年頭生活真不易啊！」等等無濟於事的牢騷話。她們永遠是帶着一派無可救藥的樂觀，其中小玲似乎稍微懂得一點世故，然而她底脾氣又是那麼深沈不露，誰也猜不透在她半大腦袋里究竟是藏着些什麼。在這三個人的團體中，她是最沉默的一個。

每天清早她們互相訪問，或是你找她，或是她找你。湊在一起就有說有笑地上了馬路。她們雖然有她們自個兒的世界，除了看看街上經過的嫁娶喪葬等儀式，打群架的，或是衣服圍綽的娘兒們，要略微駐足以外，沒有其他足以被她們繫念的東西。然而她們三個的模樣既然平凡不過，穿着又那麼襤褸不堪，各街角胡同見着像這樣提着滿條筐的女孩子正多得很，從來沒有路人衝她們多看兩眼，或是被她們底活潑天真給感動了的。

上車站，檢煤渣，受煤舖小黑夥計的辱弄，恐嚇，挨耳光的生活，在雲兒底腦子里刻上一塊

平淡的影片，整天這樣，整月這樣，整年這樣……平淡的工作抹走了平淡的光陰，一會兒又到該穿棉襖的冬天了。

想來想去，一下子回到現實。這一番思想的過程給她把眉頭纏成一塊大疙疸，對着城牆上的雉堞，和擠在牆縫中那些悄悄生長着的狗尾草儘管出神。

突然有幾根肉紅柱子在她眼前幌了一幌，沒等自個兒的意識發出命令，眼前一片黑，肉紅柱子貼着自己底眼皮了，接着腦後鑽來一陣脆生生的笑聲。

「誰？小寶，你又淘氣！」

「雲兒姐姐，你想甚麼呢？瞧這楞楞的神兒。」肉紅柱子再一幌就不見了。小寶底前利身形蹲在她底身後。小玲也站在旁邊，肩上跨着一隻有六七成滿煤渣的蒲筍筐，正露着兩行整齊的白牙齒衝着她倆樂。

小寶搖搖腦袋像博浪鼓兒似的唱了起來：

「大清國來太平初，

時興的姑娘想丈夫，

媽媽好糊塗！

呀呀啲，

媽媽好糊塗！……」

跟胡同里打板兒賣唱的乞丐們學的太平歌。

雲兒還沒有準備要說什麼話的時候，看小玲舉起手指在自己底左頰上劃了幾下，又在右頰上劃幾下，末了一抹鼻頭笑笑說：

「嘿，小寶你瞧這個！……沒羞，沒臊！當開兒搗着個皮老道！」

「你們別逗着玩兒了。」雲兒忽然像覺悟似的說，她把小玲跨着的筐子注視了一下，「天都這時候，我那筐還空着啦。」

「對哪，我正要提醒給你，適才我瞧見在頂靠近城牆那條道上停着兩輛敞棚車，滿滿的都是碎煤塊，聽說要開走啦。誰有胆子？咱們搭夥偷它些去，比檢爐灰堆可強多了。那兒很僻靜，沒有人。」

聽了這些話，在雲兒眼前像是新燃着一根火炬；但難題也就在她前面阻擋着，「偷整煤，據

說這非老於偷煤的男人幹不來，咱們可沒這個經驗。」然而這怯懦只能霸佔住她底心頭一個短小的時間，當她想到檢一筐子煤渣也不如一塊整煤值錢的時候。

三個小黃鼠狼似的人身子急急地邁過鐵道旁邊的電話線，年紀略大上幾歲的小玲到底是經驗多一點，她特別注意那位置在煤車幾十步開外的一排鉛板房子，——那都是鐵路工人的宿舍。

「這事小玲姐怎麼打聽出來的？」雲兒邊走邊說。

「別說話！」小玲緊皺雙眉，弄着鬼臉兒。「我是聽小王說的。」在說這句話時她底腮幫子彷彿紅了一紅。

提起小王，雲兒心裡就打鼓。一張清晰的影片在眼前不知是第幾次的出現了。那是一天降霜的早晨，通車剛開走不大會兒，這時候是車站左右最悄靜的時間。她，小玲，還有一個陌生的男同伴，在馬櫻花蔭裡緩步行進。似乎因為天氣驟然寒冷，彼此都被逼得沒話可說。忽然一個黑鬼似的小夥子在高可沒人的草叢中鑽出身來，一看是廠裡的工人，倒嚇了她們一跳。那小夥子一咧嘴，露出鮮紅的嘴唇和焦黃的牙齒。

「你們當心，掌櫃的可發上話來啦，再瞧見你們偷煤可不行。」小夥子驚驚地跑了過來。

「我們不是那樣人！」是小玲的辯白。

那人走到她們身邊，向小玲看了一眼，忽然轉變做很和婉的口氣對小玲說道：

「這麼辦罷，你讓她們倆在這兒等着，你跟我到那邊兒去，我檢幾塊好的送你得啦。人多了可不是玩兒的。」

於是小玲跟在那人後面一同走了，當她回來的時候臉紅色郁郁的好像吃了酒。的確也分給了雲兒幾塊「渣子」。從那天起，雲兒底心眼兒里便刻上「小王」這兩個字了。

「玲姐，小王跟你真好。」雲兒無邪地贊歎着說。

「別鬧！咱們幹正事要緊。小寶！」小玲儼然一個中軍司令官的派頭，「你蹲在那塊大石頭上四下裡看着，要有人影兒就咳嗽一聲。雲兒你悄沒聲的從車底下爬過去，那邊離地還矮些。我可從這兒上去了。」

一列車皮式樣異常龐雜的貨車群，骯髒的，臃腫的，像一條懶龍。這三個小黃鼠狼所要侵襲的便是這條龍的尾巴。走近一看，果然小王的話不錯。煤垛高出車約三四尺，映着西下的落日晶晶地閃爍着鈎人魂魄的光亮。

這時遠處已然有輕微的哨子聲音。因為她們正在專心地對付自己底工作，簡直絲毫沒有聽見。

雲兒底靈敏的小身子兒蹲下去了，花洋布小棉襖貼着地面活像一堆盤着身子睡熟的花蛇。她漸漸逼近那怕人的鐵輪；那些輪齒個個都像猛獸的利齒想要嚼碎她底筋骨，同時也發出耀目的白光想要看明澈她底靈魂。她不禁本能地顫抖了一下，這種危險的確是從前未曾冒過。

「還是別做這種『懸』事吧！叫人家看見可不是玩兒的。」這個思想碰了上來。「躡進去罷，檢一筐子剩煤也不如一塊整煤值錢呀。」又是一個思想碰了上來，把頭一個思想砸了下去。「雲兒這孩子，怎麼這時候還回來幫我補襪底兒呢。」耳朵邊兒上彷彿有和霏的媽媽底語聲這樣彈弄着。你瞧，電燈公司大煙囪頂上的電燈都放光了。「太平水缸」裡的姜子牙在衝雲兒笑呢。她想到這裏，不禁又往回退了半步……

但末後，連這天真無邪的小姑娘也居然被「功利思想」征服了。「銅子兒」的響聲，「渣子」的光輝，雙管齊下。像一股滔天的洪水淹沒了雲兒底頭顱。

她最後鑽到兩條鐵軌之間的枕木上，停住了腳，那裡還有許多塊碎煤是從車上邊的孔隙掉下

來的。她最初本想捨棄了這宗取得權，因為上邊還有比這好了十倍的等着她呢。然而，想來想去的結果，她仍舊把荊條筐摺在一旁，一塊一塊地從地上檢到筐裡。她做得很熟練，又覺得有趣，簡直忘記了自己是處在何等危險的地方，這時候又是多麼危險的時候。

遠處又是一聲哨子響，尖而厲。

持着綠旗的鐵路工人鄭重地把旗展開。

車站上充溢着各種人聲，喧嘩着，談笑着。有的面容歡欣，有的神色慘淡。擎着食物筐子的小販對着客車窗口還做着最後一批的買賣，送行的閩人領着花枝招展的太太，嘴里叨着雪茄已竟要預備出站了。……

「雲兒！雲兒！」

列車漸漸蠕動，汽笛狂嘶了一聲，把一個少女衷求援救的音調給隔離開了。

「雲兒！雲兒！」小玲急遽地從列車中腰部的軌道旁向列車的尾部邊跑邊呼，音調像一隻已經被廚師割破了喉管的雄雞。

雲兒早已不能夠聽到這同情者的呼聲了。真的是不能夠了。她在興高彩烈的工作之中，忽然

間覺得身子底前後左右轟轟然一個大振動起來了，她底神經中樞一下便趨入迷惘，靈魂像塵灰一樣地，迸散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暖 味

大紅冠子公鷄從窠裡迎着不挺涼的曉風拐了出來。抖了抖翎毛，一鼓勁兒騰地一聲飛落在一座小山似的糞堆上。

「咯……咯……咯——」牠昂揚着頸兒，這樣地叫了幾聲，未一個「咯——」字的首特別拉長，彷彿要給人們一種覺醒；又像舞台上司幕者的聲音似的。於是啓開了大地晨間的灰幕。特別是，被壓搾在社會角落里的可憐的人們，又到他們向生之長途上掙扎的開始了。

阿保底娘被這忠誠的鷄鳴給喚醒了。她從土炕的一角，黑洞似的被筒子里探出一顆銀髮飄蕭的頭顱，先有氣無力地乾咳了兩聲。繼而才努力睜開一對夜來已經被眼屎粘連在一起的昏花的老眼，看看在她旁邊睡着的阿保和他底妻子。看了之後又把頭垂下，像是祈禱模樣的默默了一會，才伸出一隻乾薑似的手掌推了推那蜷曲着如大鴨蛋一般的被窩道：

「醒醒呀！連兒他媽，醒醒呀！」

看到被窩開始在蠕動了，她又接上一句說：

「你起來先燒點水，讓他多睡一會也好。」

同樣地，被窩張開了嘴，有個似乎夢裏的呻吟了一聲，立刻有一股醜惡的臊氣味好像過了勁兒的醃麵似的。忽地坐起來一個披散着頭髮的年青女人。還帶着沒有充分退卸的疲乏，接連打了兩三個阿欠。等她把全身都褪出被窩以外，重新將被角露風處塞了一塞，那股氣味才稍稍被遏阻住了。這女人雖是在鄉村里長大，皮膚却例外的白嫩，五官也安排得並不難看。當她剛把自己底身邊簾專如梳頭裏脚等等辦完了之後，各個被窩都微微蠕動了起來。最先醒的是那十歲的男孩子就是喚做連兒的，接着一陣低沉的啼哭也發作了。

女人袒露出胸膛，從挨近自己睡處的被窩里掏出一個全身用破布裹就的不滿週歲的小孩，偎在她奶頭那里讓他吮吸起來。

吮吸了一會子，看小孩已經把眼睛越睜越大，沒有再睡的希望了。做媽的順手從炕沿底下拾出一小塊昨晚吃剩下的糕餅，遞到孩子底污黑的小手里，說：

「去，坐炕上跟奶奶玩去罷。」

她便粗心地把孩子摺在炕上，捲緊敞開了的衣襟，下地開始她一天的工作。

x
x
x
x

季節已近清明：春天的太陽在剛一升起時，就已經有些微的熱力了。它底光綫從小河岸上的柳樹梢伸刺下來。樹蔭里，正跋涉一小隊空虛的駱駝。有的在駝背上還負載着一個空虛的旅客。惟有最前面的一隻，頸子底下垂懸着一具鐵的鈴鐺。當駱駝不停地邁着牠紳士般的闊步時，鈴鐺也不斷地敲擊出一種簡單而沉悶的音調。

這是一幫往「三家店」駝煤去的煤黑子。

在許多種從事業務的人群中選出這種人是最容易不過的。他們身上穿着的衣服，顏色雖不一律，但式樣總是古板得如在舊劇舞臺上所見，而且都是短裝。到每年三九最寒冷天氣里，爲了時常要在更冷的夜間，與寒氣相搏戰的緣故，一件肥而且厚的老羊皮襖是不可缺少的寶貝，再如果人類真如聖經上所說是由上帝用泥土捏成的話，這種煤黑子必然是在普通人需要的材料中再加上些黑色的物質。不信你站在旁邊看，僅僅覺得唯有他們那一對眼珠周圍處白得可愛。

太陽默默地俯瞰那深山巨谷的幽靜，驢駝邁着沉重而紆緩的步子，「叮……叮……噹……噹……」夾着鈴兒單調的聲響，大地沉寂，像一座闕無人煙的古戰場。

阿保從上到駱駝的脊背時候就朦朧地睡着了。一路儘管有土與石的崎嶇不平處，然而阿保竟毫不受到影響，像睡在自己家里的炕上一樣，反到引出來他底極耐適的鼾聲。看他底身體真像一股膠糖粘在這高岡畜牲的背部似的。不，不僅是阿保，凡是煤黑子都有這樣的本領。他們爲了生活的牽累，卽如像阿保那樣，家里有白髮的娘，孱弱的妻兒，都仗着自己一根「苦」(讀上聲，方言，喻孤獨無靠也。)支持着她們底續命絲，不得不積年累月過着這種駝背上的生涯。他們常常是，白天要忙一整天，夜里的睡眠不足，所以利用從家里去煤窖的路上——祇有一去是如此，回來時則被較己身加重十倍的煤塊把這權利給剝奪去了。——一直睡到他們底目的地。駱駝都是來回跑慣了的，從來不會迷失路途。

慢慢地，阿保叫過於溫暖的陽光灸醒了。睜開眼睛，左右望了望，用不着猶疑，經驗告訴他距離門頭溝還有八里路，這地方是叫做「灰峪」的。他下意識地揉了揉眼皮，前前後後看了看自己底伙伴們還依然耐適地把頭伏在畜牲軟軟的黃毛間，不好驚動。不由自己地便幽幽地想起

昨天晚上的事情。

X
X
X
X

下午傍黑時候，阿保渾身粘着一層油汗，肩膀上扛着鐵鋤，同時也扛了一天工作的疲勞，從村東一步一步走回自己底家。村東那里，有他憑了十幾年黑氣力掙來的自己唯一的財產——三畝半薄沙地。趁着地氣泛得正旺，而且天也響晴得像一匹剛洗過的青紗的時候，他使盡了一天的氣力把壓了一冬天的硬土鋤鬆了。正臉紅脖子粗的坐在炕沿，用塊絨而且黑的濟布擦拭自己臉上和頸間的黃泥汗水。他底妻在竈下開始燒晚飯。

忽然一陣他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嘹亮宛轉的歌聲發作起來，他底兩隻耳朵驀地一振。又聽隔着窗紙是他底老娘扯着嗓子叫：

「連兒！別進人家屋里去吓，連兒！」

跟着有一個嬌媚的女人聲氣回答：「不得事，進來聽聽罷！怕什麼呢。」

於是他立刻明瞭就是那位新搬來不久，說是在學堂里教書的先生在唱話匣子了。但是，過度的疲勞給他精神上的毀傷太重了，他的確缺少閒情去領略這美妙的歌聲。反而是，當他一壁用

竹筷往嘴里扒進粗糙的小米飯，一壁把腦筋伸入到另一種不平的思想里去。

他想到那位在西屋里住着的閻先生，——一個留着亮光光的長頭髮，鼻頂架着一具金絲眼鏡的先生。臉白白的，看樣子比自己還年青得多。還有他的大腳太太，跟前那兩個玉雪可念的男孩。在人家各式各樣的生活方法上，他都賦與了一種羨妒的態度。他常常在太陽已經起來老高的了，自己已從天亮時跑了六七十里路回來，才看見那位閻先生，剛夾着一捲書本，一手拄着手杖，和顏悅色地到山坡上的洋學堂里去。他底太太在後面抱着他們底孩子，目送着他底背影。小孩子扎煞着小膀臂，「爸爸，爸爸」親暱地呼喚着，女人是眉歡眼笑。他覺得自己一樣有五官，四肢，胳膊腿的力量只有更大得多；爲甚麼整天累得像塌了架，長年流着汗水。饒是這樣，自己底老娘，女人，孩子還餓得面黃飢瘦，身上的衣服五顏六色的，勉勉強強不至于斷了這口氣呢。

「這是命，注定的。」他自己有時也這樣安慰自己。然而同時又想：若是自己從小就長在城里的話，也許不會受這麼大的罪罷。因此他咒恨着這貧瘠的村莊，總想找個門子到城里走走。

然而這才是一個整個的妄想，比做夢還要渺茫的妄想，這妄想此刻又一抬頭，可是很快的就

跟着眼前的小米飯一齊咽到肚中去了。

「阿保！西屋閻先生叫你駝三百斤炸子，吃完了就去罷。」是她老娘的聲音。

「……」小米飯中裏著的砂粒咯得食管有點兒疼，阿保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時候他底可憐的女人忽然衝他拋過來一個哀求的眼色，他立刻明白了它的用意。那眼色彷彿是說，「給閻先生駝煤是較比給村里任何一家可以多賺三毛錢，這是說一百斤的話。三百斤就是小一塊子了。」於是他便隔着窗戶回答他底老娘說，——聲音故意弄響些，意思是讓那位閻先生聽見，買一個好兒似的。

「是罷！吃完飯給閻先生駝去。」他終須做了九毛錢的俘虜，犧牲了自己小半夜的安睡。

x
x
x
x

同伴中有一個來了陣熱烈的呵欠。而且從逐漸加速的駱駝的腳步上看來，已然距離門頭溝不遠，雖然在駝背上僅僅是兩個鐘頭的睡眠不能給阿保那全部的疲勞恢復，但他此刻却盡量想把那些瑣碎的回憶忘掉，於是他悠々地唱起鄉間的俚曲：

「正月里探妹正月正……」

「阿保，有邊哪！」另一個同伴邊說邊就騰地跳下地來了。

窰井就在眼前這座饅頭形的小山坡上。但他們每次都是慣習地把自己底畜牲拉到一片小飯舖前面空地讓牠們臥下歇息。自己也在這個時候飽餐一頓。如果有能多賺一兩角錢的預想，則飯前總要多喝一點白乾或者高粱，待風捲殘雲之後再來一大碗紫紅色的釀茶葉末，嘴里叨着老關東葉子。

「阿保，」飯舖前面的棚棚里有人叫：「我說，你這小子不要命了是怎麼着。兩天跑三趟，真有你的。」

「咳，馬掌櫃，您瞧，孩（還也）拿我們窮人渣子開心哪。」阿保裂開嘴角做出一付苦笑的神氣。「去年年成又不繼，不窮拚着點，多扛把幾趟，一家老老少少指着甚麼吃吓！」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這樣和顏悅色的，從沒有同人紅過臉。被叫做馬掌櫃的那人也還給一個笑臉。

「呵，火車頭，老洋人，自來紅……又是你們這幾塊料呀。」馬掌櫃挺着一團大肚皮，走路神氣溫文爾雅像一口豬，當他遠遠望見這一小隊黑點似的駱駝時，正坐在篝火旁邊吸旱烟。認清了阿保底輪廓之後，總不由已的先喊出他底名字來。

阿保和他底同伴都圍着一方土砌的長桌坐下。

「火車頭，你還是照例的一頓老白乾嗎？」小夥計底敏捷的手已經隨馬掌櫃的問句遞到酒缸里去了。

「對！這本賬反正存在你底心里是不是！可是今兒個天時孩早，說不定多喝個八兩半斤。」火車頭扯開大喇叭嗓子喊，震顫着晨間的嬌嫩的空氣。聽到這聲音，你會得領略這綽號再也合適不過的了。

「老洋人呢？給你來盤兒醋烹晚香玉罷。」馬掌櫃一張嘴又趨向一個有頂高身量和尖尖鼻梁的煤販子。以他和阿保比，彷彿像一座吳天塔配着棵小松樹。

「又開玩笑，醋烹晚香玉，你們這里有嗎？」

「你瞧，洋人不吃洋菜嗎？」

跟着來的是一片放縱的開笑。

大家儘管要酒要菜的鬧着，幾乎吵翻了小飯舖的半座天，只有阿保還規規矩矩吃着他底烙餅捲大葱。——這是馬家飯舖里又省錢又解飢的飯食。他一口嚼下少半段外焦里嫩的餅捲，立刻

兩腮幫子鼓得像氣蝦蟆似的。別人雖然說得很熱鬧，但他很少有插進嘴的機會。只是把黑白分明的眼睛呆呆地望。

不一會有一小群窩里的工人也下了班到馬家飯舖來打中火。在許多種形式與顏色不同的臉孔上也有同這一班人相熟的，因而起了一陣粗俗的招呼歡笑聲音。天棚底下一列土砌的長桌都占滿了，甚至還有溢到天棚外面草地上，鋪着木板或蓆子坐下的客人。馬掌櫃和他底小夥計，都是張手舞腳，拿碟端碗的不停。在人底衝衝中穿梭來往，像兩隻黑蝴蝶一樣。

喝得醉醺醺的火車頭，舌頭都短了，哩哩囉囉地衝着阿保說：

「小保兒，——告訴你一件新聞：——你——你老婆——偷漢子可叫我看見了。——昨天……嘻嘻嘻嘻……」

話沒說完，聽見的都汪地一聲樂了出來。平素和阿保廝熟的更展開可長的眼鋒攻勢向他身上擲擊過來。他不由得紅了半邊臉急急地說道：

「火車頭哥哥，別這麼鬧着玩兒呀！這讓人聽見多寒蠢。」在沒有經過多大陣仗的阿保真有些手足無所措的樣子，他吞吞吐吐地攔阻着火車頭的放肆。

「鬧着玩兒？——誰那麼說的！——哼（鼻音）——別瞞人。——你老婆的情人——哼——還不是外人哪！——哈哈……就是她底乾爹！」

如一窠蜜蜂搬家似的聲音，落在「乾爹」兩個字的尾音上。

火車頭越發無忌憚地海說下去了：

「去年——有一回——在他家里——吃餃子——就勾——勾——勾搭上了。——哈哈——要不想——那——那老劈柴——幹嗎——一天——哼——三番五次地到你家里去——又是菜——又是肉——三天兩頭——還——還時常給你孩子——孩子底零錢花呢。——哼——打量我不知道喂——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

火車頭底臉越曬越紅，紅得像剝從竈心裏夾出來的煤球兒。

這些話，多多少少給阿保心里像戮了一針似的，有點疼，發麻，剩下的半捲烙餅他再也吃不下去了。他搭里搭趣地離開了老洋人，和火車頭，自來紅他們，離開了馬家飯舖。在迷惘的心情下彷彿有人在後面拉扯着他，不讓他走，耳邊還有刮大風似的說話聲音。但他這回却施展出從來所沒有的——一種哀與忿的合煎的力量，找到自己的那一匹駱駝，騰地跳在了牠底背上。

黃昏時候，一切自然景象和前天昨天都絲毫沒有改變的一個恬靜的黃昏時候，阿保領着他底空虛的駱駝回來了。

來到自家場院的糞堆旁邊，他底大兒子連兒正同着幾個鄰家的孩子「打老」呢。糞堆上幾隻鷄咕咕地叫着覓食，又似乎看到天已經快黑而低聲地喚着同伴們也該回厝里休息去了。一陣陣從糞堆中漫延出來的霉臭氣味氤氳在無邊的大氣裡。

「爸爸，爸爸。」阿保走到自己底家門口頓住了脚步，似乎忽然腦子里顯上了一些異樣的糾紛。聽見兒子親暱地叫着的聲音，慢慢轉過身來，努力壓靜自己底神經，問了下面的話：

「連兒，你娘呢？」

「娘啊，」孩子一邊比畫著小手一邊說，紅撲撲的臉上，天真的笑。「不知道，您問我奶奶去罷。」說完了就揚起小臉來看看西斜的日頭，彷彿從這幼稚的心靈間迸起了驚異的波紋，想要這樣問他爸爸一句，「您今兒個怎麼這麼早就回來啦。」可只看見他那小小薄嘴唇略微顫動了一下，話卻沒有說出來。

把駱駝臥躺下，阿保使用着平常不大看得見的倔強的聲調囑咐了他底孩子說，「看着點兒！」自己一腳踏進破柴門去了。

「誰呀！」一個驚頭，然而碰到他底耳膜上是極稔熟的聲音，阿保聽了，像打了個冷戰似的，因為這兩個字就如一紙供狀，已然使他心眼里對於在兩個鐘頭以前火車頭喝醉了挖苦他的話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了。

「我！」心上的火焰燃燒起來，氣洶洶地。

「……」那個變樣的「我」字如同爆竹上的藥信，一下子從南屋里湧出來一聲過了性的炸彈底撕裂：

「阿保……阿保……快……快……你先來這屋……歇一歇兒罷！」聲調乾澀中都有點忿了。

阿保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底老娘會有這樣輕捷的步法的。那麼一下子把那吃奶的孩子摺在台階上，那麼飛也似的擋住在北屋的門口，然而到底是力氣不濟，她終於取了半跪半坐的姿勢倒在阿保的足下。

這種突變的局面雖然給了阿保一箇深而重的刺激，但在他心里不怎麼感到可怕，當他已然更

加明晰地印上了火車頭醉後的瑣語之後。他果然接觸了這一幕悲喜劇的台面。他也曾冷靜地思量過，他悟到這一種生活上難以忍受的壓迫和年青人某種自然欲望的熬煎會使得這事有發生的可能性。

跌倒於他腳底下的銀髮飄蕭的阿保底老娘，緩過一口氣，一行鼻涕兩行淚地向她唯一的兒子幽幽地訴說道：

「都是我這老不死的對不起你！——啊——啊——不干你媳婦的事，你須要饒恕她——不……饒恕我們……啊！」

阿保底黃牙齒緊緊嚙住了他底紫紅的下嘴唇。在意料到的證實了這一回尷尬的事情以後，他把眉頭繃得緊緊，一時到反封住自己底嘴。

老婦人兩手顫抖個不停，她繼續說了下去：

「我是，我是可憐你在外頭掙錢不容易。養活我們娘兒四個，才……才沒有法子答應你媳婦做出這種說不出口的事情來的。像兩個孩子的零花，我們娘兒倆身上的一根布絲兒，都衝你張嘴真于心里過意不去。——啊——你瞧你已經瘦到這個樣子了。咳咳！歸里包堆是我一個人

該死，沒有我你們怎樣也可以對付着過是不是？」

阿保表面似乎在逐字逐句地傾聽着老婦人的陳訴，其實他是甚麼也沒聽見。擋在他眼前的是這麼一個念頭，那麼一窩打算。豎的也有，橫的也有，千頭萬緒，想理都難。像夏天黃昏時庭前的群蟲舞空，包圍着他，纏裹着他，聯不成堆，聚不成塊。末了什麼也沒有了，耳朵里嗡嗡地一聲，一切幻象皆越裹越緊，只餘兩個大字像車輪似的翻轉不定的是：

「生活」

像晴天霹靂似的震翻了一切，阿保只覺得金光萬道，迷惘了自己底視覺。但同時他底腦神經相反地却清醒過來了如同中伏天氣跑累了之後領受深山清泉的洗禮一樣，他自己反躬自問道：

「生活可以支使已經到極度疲倦的男人再騎上牲口跑百十里路，爲什麼不會支使一個皮包着骨的女人出賣自己底肉體。」

阿保底兩隻手慢慢地由緊張而弛緩下來了，而此刻耳輪旁邊彷彿又聽見西屋住着的關先生屋里清越的話匣子聲音。他渾身像通了電流，漸漸地軟化，拳頭鬆開，一對眼胞滿含着痛淚，一伸手扶起宛轉于自己腳底下的老娘，彼此四目對視了一會。繼而看了看那像小螞蟻似的懸伏在

台階下面的自己底幼兒，正在一種莫明其妙的境地裏號咷痛哭着。他不禁用力從喉頭喊出剛才他底好朋友火車頭所揶揄他話：

「哼，老劈柴！——老厭物，滾你的罷！」

他巨風似的拉開自己底屋門，立刻有一個面容清癯的小老頭，嘴上留着兩撇小鬚子的，圓球似的抱着腦袋出來。並且是一聲也不響，跑出阿保底窄小的柴門，便隱入一片黃昏的暮色中去了。

阿保在黑魃魃的屋角尋着滿臉滿淚，正想抬起女兒在門底橫梁上把自己吊死的他底老婆，一手就把這可憐的女人底全身圍繞在自己底兩臂之間，眼淚天河似的直淌直淌，直淌。

一九三五年作

窯黑子

「小狼，有個好事兒你幹不幹？」趕調的胡村蹲在「窯柱」（有一定長度的樹底被幹，約摸由四尺到六尺，用以支持窯穴中的石壁，使它不至坍塌。）堆上，二壁悠閒地吸着旱烟袋。壁向一個十分瘦弱的孩子打秋風。眼光同時又向我底同伴魯君的身上一掃。

被叫做小狼的孩子，有十二三歲年紀，這時正從和地平面成爲五六十度斜角的煤道上舒緩地踩着腳底下用較平些的窯柱鋪好的階級走上來。從光明的洞外試向這黑暗地獄似地煤道，這看一眼，祇見到閃耀在他底前額上的一粒微茫的燈火。漸上漸近，纔發見在他狹窄的煤道上，一袋跟他全身體積相彷彿大小的黑煤。胡村底響亮的嗓音使他吃了一驚，像是個心裏的人似的，抬起頭來的眼光看着洞外。當我和魯君兩個陌生的面影映到他底眼前時，他底臉一紅，便有一股白氣同時從他底嘴裡噴出來。

臉整個是塊黑煤，眉毛在哪裡呢，遠望着似乎很難辦得清。嘴唇若細看時原是臘似的焦黃，可是有了臉色做背景，反而顯得是鮮紅，牙是雪白。當他走出窯穴的最上一級時，便發出在背後扶着煤袋的一隻手，去前額上解下那盞繫着電石燈的帶子，撲的一口吹熄，摺在洞口旁邊，——那裡案經擺着三五盞式樣相同的傢伙，都是他底同伴們出窯時攜下的。

小狼底身軀離我們很近了，前額上的髮際滲出的汗液彷彿夏秋之間早晨的樹葉上所團聚着的露珠。他緩了一口氣，便用手把貼在耳輪上的一隻薄薄的竹片取下，沿着眉毛耳際刮兩三次，然後把竹片用力一甩，又送回耳輪上去了。——這樣的擦汗法據說在他們中間也是由經驗取得的。因為若用手去抹拭，那便等於在臉上搔煤球了。

「什麼好事兒？你說！」小狼努力把牠背上的煤袋駝上洞口，接觸了太陽的光明。可是他並不會停住步子，老老實實地擺動他底兩隻鐵條似的瘦腿，走出屋子的門口。細細的頸子向前探，青筋宛然，現於焦黑色的皮膚之外，彷彿一隻仙鶴。

我不但目送着他底背影，並且同時也退出這間給人下地獄的預備室，看他一直把背上的重載放在幾丈外天井一角的煤堆旁邊，那裡已經陳列起十幾塊煤塊，大些的，小些的都有，像一座

墳墓。而像小狼這一班人便一日一月一年地在努力堆積他們底這座生活的墳墓。

一個衣飾雖不大講究却很潔淨的中年人，正立在這叢塚之間，低下頭，用鉛筆在一枚小小紙本上不知道寫些什麼。聽見小狼底脚步聲和被卸下的煤塊響，忽然抬起頭來，看看煤塊看看小狼，似乎驚訝地說，「小鬼崽子，不要命啦！這一回總有六十斤罷。」跑過來在小狼底瘦瘦的屁股上踹了一腳，好像很同情的說道：「行啦，掙稀的吃稀的，掙乾的吃乾的，今兒個晚上你們爺兒三個又混得上一頓飽飽的破米兒粥哪！」這中年人一邊還笑着，一幅團團轉的臉孔上，營養充分，像個鬼兒爺的樣子。小狼哈哈地笑着，伶俐地衝我們這裡跑過來。

胡村一袋烟老吸不完；陸陸續續地在這煤氣味薰人的洞口又擠出擠進，已經有十幾個黑黑子底身影出現了；一個身量挺高，具有畸形的發展，雖有麻子却被煤屑塞滿的一張長方形臉孔的他們叫他塔尖子；一個年紀比較最長，人中有兩撇狗蠅鬚的。他們管他叫「瞪眼虎」，其餘的都像小狼那麼大，有一個叫「小九」的孩子更小得可憐，最多不過十一二歲罷。大概是因為工作得不不久的緣故，身上原有的肌肉還沒有完全消蝕掉，這是我們最後看見的一個。

胡村在小狼準備第二次下窯時，拿煙袋鍋子敲了他那麥稈似的黑臂一下，向我們努努嘴說：

「聽見了沒有，小狼！你瞧，人家這位先生要給你畫一張畫兒。」

「畫我？幹什麼？」從那驚懼的口吻，我曉得這可憐的孩子是已經誤會到一件鄉村裡的迷信事情上去了。便截斷了胡村下面要說的話，對小狼道：

「小孩，你不必害怕。」我指一指站在牆角用手絹捂着鼻子的魯君說；「這位先生，是從城裡來的，想在這兒畫張畫兒，瞧你挺是樣子，給你點錢，今兒不用再下井了，一樣也可以賺得飯吃，怎麼樣？」

那孩子的神氣還帶着躊躇，玻璃球似的眼珠兀自這邊轉轉那邊轉轉的，似乎一個陷于危險自覺之中的弱者等待慈善家的援手。這時又從井裡翻上兩個煞黑子，都暫時歇了他們底工作，看西洋景似的瞧着我們。

「這麼好事兒還不幹，又省得上來下去的搬騰半天累個五脖子汗流的，才掙個……」胡村說到這裡，有所避諱似的轉了話頭又道：「要是我準幹，多麼輕鬆啊。」

「那麼就畫你罷，」小狼說。

「欸，人家要我嗎！你不想想。」胡村底輕俏的音調引起多數人的笑聲。

讓生活底鞭子緊緊地在後面跟着的窯黑子們，是沒有多餘的時間享受這種歡樂的情緒底；都一個一個從地上拾起自己底電石燈，把燈嘴向已經燃着的火光處一觸，吹地一聲亮了。再用口氣一吹，隻手提着，連跑帶跳走下頗陡的階級。讓我們這陌生人看到真替他提起一顆恐懼的心來了。

祇有小狼還楞呆呆地依偎在我們底旁邊；這渺小的人高度剛到我底胸部，從臉上細看皮膚是失血的蒼白色。聽說不白晝他心裡似乎有一點活動。

「我只須要兩點鐘，——頂多兩點鐘。」魯君對小狼說，：「你一天能夠掙多少錢呢？」

「這，」胡村接了下文，「他們哪兒有一定。掙稀的吃稀的，掙乾的吃乾的，憑你先生賞好了。」

魯君看了我一眼，似乎以爲我對於他們底生活情況既然住得較久總應當多知道一點。其實我雖然住在煤窯區域附近，却因職業關係，像今天這樣切實的接觸還是頭一回。但我底自尊心又不願意使魯君失望，便大着胆子對小狼說道：

「給你兩毛錢罷。」

小狼底眼光又瞧上了胡村，胡村却靜默了，又吸起一管旱烟來。

「才兩毛錢，」小狼終於吐出實話，「我們一天下十多次窯，哪天不分個十吊二十吊的呢。」

我想告訴他兩毛錢已經等於十吊了，但魯君却早慷慨地說出，「好，就給你二十吊錢。」

於是魯君喜欣地支好了他底三角架，鋪上畫板。小狼把他底電石燈謹慎地藏在一個角落裡，仔細盯着那些生平沒有見過的物件，色板啊，海綿啊，細而長的畫筆啊……胡村仍舊笑謎謎地蹲在窯柱堆上；可是他已經不再吸旱烟了，兩隻臂交纏在胸際，露出羨慕的臉色。

「要洗洗臉不？先生！」認清了顧主的小狼，像個奴隸般的，忠誠地問着魯君。

「不要，不要。」魯君忙說，「現在你可以坐在那洞口的界石上，只管自自然然的坐着，像沒這回事一樣。」

即刻有五六個看熱鬧的來了，都擁擠在這丈見方的屋子裡，欣羨地注視着魯君在精練地用鉛筆描出小狼底輪廓來。且時常冒出淺薄的批評的字眼。小狼底同伴們却依舊上上下下的，讓煤渣裏汗水浴着全身，有的衝着呆子似的小狼吐一下舌頭，有的却帶着嫉妬的口氣說，「你好自在啊。」

小狼只顧眼丁丁看着畫板的背面。

我感覺這裡的空氣是太單調了，便抓起魯君底草帽戴上，走出屋外。迎面的陽光照得我眼睛發花。我被一種呼嚕呼嚕的聲音所牽扯，脚下不由得走向和這煤窯小屋緊鄰着的一座小小席棚下面去，呼嚕呼嚕的聲音就從一隻洋灰桶似的圓柱裡發出。我想柱裡一定是像電扇似的鐵片，鐵片和圓柱旁邊的一隻鐵蹬相連；有一個四十幾歲年紀的黃臉男人就用腳踏着那鐵蹬子轉。我看了一會，黃臉底人却先開口對我解釋道：

「這是扇風的機器：底下煤氣味兒太大，要不扇進些風去，人就給斃悶壞了。」

我點點頭，接着問：

「你也下窯不？」

他歎了口氣道，「不行啦，像我這個歲數兒是不行啦。您瞧，哪些窯黑子沒有過三十的，吃不飽，喝不足，整天累個死，混到了歲數只好搭下爹娘老婆的不管啦。……」

窯裡的老闆恐怕妨礙了黃臉男人底工作；過來笑嘻嘻地請我到屋裡去喝茶。我很知趣地謝絕了他，趕快看魯君的傑作去了。

殘 秋

寒甚更無修竹倚，

愁多思買白楊栽；

全家盡在風聲裏，

九月衣裳未剪裁。

——黃仲則

半月以來，北京底天氣總是陰霾霾地，有時也落一陣牛毛細雨。像中秋節日那整天的浙瀝，確是奇蹟，彷彿記憶中還不會有過，好容易盼得天宇開霽，西風却已偷偷的趕到，一早一晚，空氣都凝結了似的，滿院黃葉蟬聯飄墮。這一種氣溫的陡變，無怪乎有人說：「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前一個禮拜還看見洋車夫光着脊梁在馬路上奔馳，今天早晨便居然有御着新製的薄棉袍，浴在太陽光裡讀新聞紙的人了。

早先在山裡住著的時候，一向對於節序的催流，漫不關心，秋光老時，伴著妻兒登山看紅葉或者悄悄地爬上人家的石板牆，去偷那鮮艷得像琥珀一般的圓柿。摘下來自己並不吃，祇圖她們天真地一笑。證果寺的班子在那裡是頗有名的，有時策杖獨往，披荊斬棘地累了一身汗。最後攜著滿滿的一兜兜的收穫，迎着新月歸來。現在又到了同樣的時光，可是自己底心情呢，夜靜對如豆燈光，祇有遙視它們底康健。

把我這不值錢的身子，擠進這座人海茫茫的古城，不覺已是整整一年。說來真慘，自己在山上那一座簡陋的家，據說完全給土匪們蹂躪乾淨了。但那些木器，箱篋，衣服真不算甚麼，可惜的是兩架子書籍和文稿，幾乎是二十年來心血結晶的全部，也一概葬送掉，却是極堆痛惜的事情。達觀的人固然可以抱著「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的話聊做安慰。可是我那些東西，別人得到毫無用處，也沒幾個錢可值。今若業已不在人間，我便無話可說，若尚在人間，不知將來還有重圓的一日否。

一家人跑回城圈裡來時，證果寺底班子剛紅了圈兒。可是自己那種隱者的情懷，却已經不得不拋棄了。因為當前來的是更要緊的事情，既然還在活着，總得要吃飯！過去我雖然教了將近

十年的書，正應了一句挂在嘴邊上的話，「十年教書不富，一年不教便窮。」箱子裡雖有一點點錢，若往長裡想，不濟得什麼事。但那時似乎人人都不肯往長裡想，所以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盲從了人家。這裡那裡踏跑一陣，且因從前沒有一次像這樣長的時間在北京停留過，更彷彿劉老老初進大觀園一樣，深深地鑽入了這萬花筒似的社會群。

不久，學校在城裏找到了臨時的校址，居然能夠開學而且上課了，斷線風箏的心好像被什麼樹的梢頭籠繫住，生活漸漸地有了規律起來。然而鐘點祇夠原來的四分之一，薪水却發給原額的一半。大劫之後，有這樣的收穫已覺是喜出望外。所以當時的物價，雖已有逐步騰貴的趨勢，我們還過了半年舒服的歲月。

聽到歲除脆利的爆竹聲音，我們底嘴邊都不禁浮起一層淺的笑紋。哪裡曉得就是這脆利的聲音同時也把惡運給我們帶來了。一天，妻正預備除夕的餃子餡，郵差送來一封學校寄來的信。信中大意是說，「學校因經費關係，自下學期開始，同人一律按鐘點支薪。」真是晴天霹靂，我竟一連把這簡短的信詞看了好幾遍，眼前立刻現出清楚的一篇賬，我一星期僅有六小時的功課，一元打八折，區區二十幾塊錢一個月，在這年頭兒夠四口人生活的嗎？我底呆夜的目光無

意中一轉灣，看見自己底大孩子正默然地把他底頭和兩臂相倚伏，做着學校裡給留下的寒假作業，眼中覺得一酸，屋裡的情景彷彿忽然被熱氣包圍起來，一切都模糊了。

可憐！我慢慢想起有許多知己的朋友都前後失去了他們底踪跡，祇有下君家境還好，我冒然寫了一封求助的信給他，請代努力爲自己謀一個可以兼差的小位置，回信不久來了，說暫時恐怕不行。多方留意，在老友自是義不容辭的話也寫在上面。字裏行間不能自隱的一種深刻的友情，文章雖是寥寥幾句，也清楚地看得出來，我得到了很大安慰。窮途落魄之中，碰壁原是平常，如今第一次便得到滿足，又覺得人間還是值得留戀的了。

然而，鐵一般的事實却擺在我底前面：學校改制後第一個月薪水，在領到後不足二十天便花光了。妻和小兒連續的病，更使我增加了很大的負擔；暮年的母親，寄居在叔叔家裡。從前因爲我每個月還能貼補他們一點錢，精神上還相處得來。而今自顧既不暇，這一項協款便說明暫時斷絕。偶而回去一趟，看見母親臉上彷彿又多添了一道皺紋，嬋嬋們底眼睛裡露出輕藐的顏色。我沒有說什麼，也不敢多看母親一眼，趕緊地退出來。

桃花杏花都沒有看見，菜花黃了，胡同裡喊出賣櫻桃桑椹的聲音，我像蝸牛般的，背着沉重

的設，度過四個多月的日子。一箱僅存的破書，含着淚賣給狡猾的販子，所得不過幾十元錢；而伶牙利齒的房東之來討租，却不會逾過期限一天的。我們被逼得沒有辦法，最後是忍耐一場難堪的諷刺，拖欠了一個半月的房租，搬到這只有小小兩間腳下這個「家」裡來了。

生平最恨的是質肆商，因為他們表面端出「緩急相通」的慈悲風度，暗地却在重利盤剝，搜尋盡了宰殺窮人的招術，然而半年以來，他却變成了自己患難的朋友。尤其是一次，在夜裡我底大孩子突然得了抽瘋病，扎掙到剛一天明，我便出去借電話請扎針的大夫。那邊說：「時候太早，出診費照深夜計算，要八元八角。」我打了個寒噤，把耳機挂上，垂頭喪氣地回來。一推屋門，却見妻在大聲地喊叫着我底大孩子的乳名，眼淚珠子似的往下掉，聲音完全變了。再看一眼我底孩子，口眼牽動，手足抽搐，那種可怕的形象將終身印在我底腦膜上。我咬了咬牙，眼淚圍着眼圈轉，毫不猶疑地從箱子裡扯出我底唯一的皮袍，走了出去。像一陣風似的跑到附近一井質肆中，換回十塊錢來，就是這十塊錢救活了我底孩子的生命。

智慧幾度鞭撻着我說，「你有些朋友是可以通財的，向他們暫時周轉一些，不也是辦法的麼！」這種決心慢慢地堅固起來，終於特意爲了這件事找到幾位朋友底家中。談話到一個相當的

階段，似乎應該說出口來了；不知怎麼臉覺得一紅，或是感到哪一方面彷彿還有點缺欠，幾乎溢出喉頭的言辭便整個地嚥回肚子裡去，終于惘惘然離開了朋友底家。有時是剛望見人家的門口，或者還在途中，這種決心却早炊烟一般的飄散了。自己寧願每月担負二分五厘的利息，而看一看那座高大的欄柵裡面個個其肥如豕的圓圓的禿腦袋瓜兒。——如果連這圓圓的禿腦袋瓜兒也無福得見，天便真把我逼到山窮水盡的絕路上了。

自己底性情原很暴烈，年來更讓我在各方面享受人世的迥迥，在我們小小的家庭裡，爲了極瑣碎的事情和妻爭吵甚至相鬥的勃谿也發生過幾次。其實的肇事原因，不是她也不是我，而是這像麻繩浸水，緊上火鏢的經濟上的追壓。當我底脾氣發作起來時，彷彿離婚都在所不惜的樣子，却常常在爭完吵完之後，她們早已睡熟，我對着如豆的燈光，看見兩個孩子脫卸在凳子上面的衣服，上面的東補西綻的線痕，心早悔了一半，而自己輾伏在她底身邊，一觸那瘦骨稜稜的她底腰膀，又深深地慚恨着自己底無能；連妻子都贍養不住了。我歇斯底里地喚着她底名字希望她能在夢中原宥她拙劣的丈夫。

暑假開始第一個月，學校裡的薪水祇發了四成。然而確已觸接了這樣事實的我，不過報之以

啞然的苦笑。妻底感情也彷彿麻木了似的，反常地拿起那張新版的十元鈔票看了又看，且盛贊它印工的精美。大家都抱有同樣的心情，既是已然陷入於淤泥中的命運，則淤泥底深是一尺或一丈似乎不關痛癢了。最後，學校還不及我們底魄力來得大，在人家都一切安排妥當，準備上課時，它毅然響起絕命的鐘聲，拋離了我們。

初秋的一天晚上，從母親寄居着的一家親戚那裡歸來。我不敢把完全失業的消息告訴她，然而日子長了可是絕對瞞不住的。在回家的路上，一邊踽踽獨行，一邊腦子裡不住盤算着這當前的艱窘。西風漸漸吹來了，還只穿着單衣的我不覺打了一個寒戰。偶爾一低頭，瞧見自己瘦長的身影。忽然有一種僥倖的念頭襲來。我竟想到如果此刻能在馬路上拾着一些富人們底錢包一類的東西，自己決要捨棄了道德而拿來自己用的。請饒恕我，那時我真的是兩隻眼睛不瞬地注視着灰色的土地一直到我底家門。

把疲倦的軀體投向一隻小小圓椅上默然多時，另一種勇氣從我的心底像爆竹炸裂似的勃發起來了。我匆匆地攤開紙筆，給下君寫了一封較長的信。這封信寫完沒有看第二遍就封好口，雖然到第二天早晨臨把它投入信筒的一刹那，稍稍猶疑了一下，但居然一鼓勇氣擲了進去，當時

我底腦子裡只刻上這麼一句話，「來年春暖，弟果能稍得東風回護，必當權子母以報也」大概
是信中一句最扼要的話罷。

我戰戰兢兢地等候着，第三天下君却派了他衙門裡一個信差送回信來，裡面附了十塊錢，我
顫着手指，拆開信封，先把大意看明白：然後，一個偉大而真摯的力量逼着我，把信詞低低在
心裏讀了一遍。或許我那時候的神情真有點異樣，還沒有讀完，已然發見在妻底黑眼圈裡也添
上一層水似的東西。有這深厚友情的溫煦：我們必須要忍耐着萬難而活下去的喇！

秋光已然老了，一個星期以前的蕭蕭冷雨，又加速了溫度的垂落。固然隱藏在這後面底還有
更深十倍蕭索的嚴冬，但我決心要從它重重的包圍裡殺出一條血路，我是有希冀的，因為春天
也就在嚴冬的背後！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

灰 雲

兩杯黃酒灌在志詔底肚子里之後，從他高高的顴骨尖兒上立刻烘起一層紅雲，並且漸漸鋪展到他底耳根，襯着滿屋水晶似的燈光，彷彿兩塊新鮮的熟豬肝一樣。他底頭一直在幌動，稀薄而長的頭髮，有一根垂到高聳的鼻梁上。他一壁敏捷地拾起雙箸，向和他同席的兩個朋友把箸尖一點。

「請吃菜罷。」志詔底嘴唇一開即闔，做出一番不大自然的笑意。「文升兄不要客氣才好。」被喚做文升的這位，坐在席面上首，是個看面容較志詔約大十歲年近不惑的男子。身量面孔五官配合的都是那麼嬌小而適當。這時正狂吸着夾在他大食二指間的烟捲，一邊與另外那客人海闊天空地快談。他底口齒極鋒利，態度却穩健如君子，聽見志詔的話於是靈巧地轉過來半邊臉，和霜地說：

「決不客氣，惟青兄是曉得我的，歷根兒就是這樣的不拘形跡。」說着和那叫做惟青的人一對眼光，「早先我們還一同吃那碗書記飯的時候，整天到晚，哈哈大笑，打打鬧鬧，究竟是地球繞着月亮走，還是地球圍着太陽轉，誰愛管它那檔子事。然而，您可不要見怪的話，像我們這樣欠缺嚴肅的生活，或者爲京朝派文豪們所不齒的吧！」說到這里，他稍稍停頓了一會，以便使嘴得到空暇嘔進一塊熏魚去。「今天真是幸會得很，戰爭却想不到有這樣好處，把咱哥倆攏到一塊兒，心里真痛快極了。——哈哈，淨顧着說，可把您賞賜的這麼豐富的菜就悞涼了。哈哈，哈哈。」於是又揀起一塊軟炸鷄往盛着花椒鹽兒的碟子里蘸一蘸。

「再乾一盅，請。」志詔把擺在文升面前那隻還存有三分之一餘酒的杯子斟滿，誠摯地說。「你們都是海量，不要顧及我罷。」惟青也笑吟吟地。屬他神情泰然，且有一張和志詔頗相近似的沉毅的臉孔，談鋒雖有，但萬萬趕不上那位主客，辭句里偶爾擡上一點半點可以惹人笑可以惹人不笑的幽默作風是還有的。「文人都善于喝酒，不是嗎？像李白不是有過『飲如長鯨吸百川』的詩句，願你們二位也有如此的海量。」志詔和文升聽了，不得不像微微會意似的點了點頭。

女侍者一陣風似的揭開白布門簾吹了進來。在她滿塗口紅的嘴唇上掛着宛如菓攤陳列着的新下火車深州大蜜桃。她笑着取媚她底客人：

「再給您來四兩罷。」

從六隻眼睛里射出的箭底光集中一處，空氣則這剎那間反而顯得寂靜了。文升首先說道：

「酒夠了。」

志詔底喉底好像還沒有準備好要說甚麼；這時惟青也發了命令說：

「給我們上飯菜呀。」

女侍者應了一聲，扭回身剛走出兩步，文升忽然大聲吆喝：

「請——回來。」

蛇似的身軀那麼一轉

「回頭……」百忙里他還做個鬼臉給人看，「回頭給我們每人來條活魚吃，別忘了。」

聽見隔壁那面的飯座都引起了笑諠的回響，女侍者底胭脂臉越發紅暈，簡直和酒後的志詔可以媲美，她藉格格的笑聲漏網去了。

然而這一折放蕩的喜劇在志詔心里却稍稍覺得一苦，像做了一個輕飄的夢，有一條灰雲在眼前一展，越展越寬，直蒙蔽了視線的全部。他雖也附着惟青他們咯咯地笑着，可是笑得太勉強了。他在這種突擊式的激情漸冷卻之後，就理智地在他底腦膜上再度印出他所以召宴文升的主題。於是嚇嚇地向文升說道：

「您剛才說的話一點不錯；我們既感謝事變給我們今日以殊途同歸的機會，前途應該携手同行，再不要強賦驪歌了。……至於——至於××那方面得需要您多美言幾句，一切仰仗您玉成才好。」

「那個請您放心，我昨天已寫好一封懇切的信寄去了。回頭再給××打個電話，請他從旁加以助力。以您過去的成绩，我想是決沒有問題。」話又轉到他處，「我和您雖然今天還僅是第二次見面，彼此之間神交已久。剛才那句似乎太放蕩了點兒，惹得街坊都笑起來，好在逢場做戲，惟青兄總知道我底脾氣。惟青兄，是不是？」

×

在志詔，另有他自己一種思想上的矛盾。四年以前，他原是個幸福的人，帶着她底嬌妻和兩

個孩子，靠教書與寫文章過着單調而舒服的日子，不幸蘆溝橋邊一聲砲響，振碎了和談的空氣，圍繞於他底工作場所附近，敗兵土匪像秋天的蝗蟲似的，吃光了這裏的莊稼，又吃光了那裏的莊稼。終於逼得他攜帶了自己底妻兒投奔到這座天堂的古城中來。當他來時，許多朋友都已散去，親戚又沒有幾門，親近的人祇有他底老母還寄居在他叔父家里，城圍裏雖然未遭兵燹，間接却影響到學校不能開學，報館也因為紙張的來源一時斷絕，不得已而減縮篇幅，這樣一來，志詔底兩種技能都無以表現，失業的困苦使他忍耐了好久，好久。在當賣俱空之後，他老母的病與死又累得他在額面上新添了兩座小山，頭髮由轉白而脫落的也不少。有一度他底太太瞞了他去給一家飯館里做侍者，她在試工期間是完全把他蒙在鼓里的。一天深夜，她從做工的處所回來，原已缺乏營養的她底面色分外顯得慘白，却襯着一雙紅桃似的眼圈。他因懷疑而追問原來有一個客人竟想拿金錢買她底肉體。聽過了自家妻子的幽幽訴苦的志詔，在凄冷的燈光下看她和一床破被中裹着他雙雙兒女的睡態，咬牙把一管淚珠完全吞咽在肚子裏。他終於再掀起脊梁骨來和命運搏鬥，才換回他那瀕於火坑邊岸的妻子底清白。

爆竹響過了舊歷新年，有人擠出一個中學校的兩個英文鐘點給他，彷彿是沉黑的暗夜里一盞

晦澀的燈光。然而這淺淺收入却還不許他一家四口過一些吃飽飯的日子。

三天以前，他忽然不期而遇的碰見了惟青，是志詔從先在大學讀書時一個同窗學友，一個古道熱腸式的老實青年。兩個人互相談起畢業後的升沉，便題起了文升，說這人如今位列顯要，炙手可熱，人雖近於滑稽的性習，但他過去原是因為私慕志詔底寫作而會湊惟青相介的一個人，於今爲求職的小事，想來文升不會拒絕。於是兩人就定規好這樣去試一試，並從俗地實驗這種社交應酬的初步方針，便是這次小小宴會的動機了。

爲了籌劃這筆筵席費用，志詔和他底太太還發生了一回可憐的衝突。在她一方面，是甫離開學生的園地，就投入了志詔的懷抱。不遠的過去是腳剛一踏進社會底冷酷的鐵門，便已親炙着人間的鬼蜮伎倆。這種先入爲主的觀念，竟使他生出一種誤解，認爲越是地位高上的人越不可靠。志詔呢，他因極度地相信惟青，生恐錯過這個可以進取的機會，兩人底路子雖然都不甚通然而眼前的事實，是：他們由四五間房搬到三間；由三間又搬到脚下這小小的一間半房。除了生活上必需的品物之外，是再也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變錢的了。

志詔忽然覺得眼前一亮，用哀求的語氣向他底太太說：

「雲，我想……」

「甚麼？這筆筵席費你想出辦法來了嗎？」她底臉上做出一份苦笑。

「我想這是一個不太失望的機會，惟青我和他同了六年的學，知道爲人老實熱心的很，至于文升那人，彷彿帶着點兒官場的習氣。不過在記憶中似乎在那里曾經會過一面，仗着我底名字或者不會有釘子碰的吓。」

「哼！名頭名頭，快窮得連被褥都要當掉了。你那三個字有多少重？要賣幾分錢一斤呀？」

「雲！我想……」他囁囁着

「這且不管，你底好朋友和我不相干！這不是，你瞧，房子里有甚麼，你自管拿去當，去賣也許應了那句古話『天無絕人之路』是不是！」

「這屋里還有甚麼。你……你把咱倆那隻訂婚戒指暫時借給我罷！」志詔底吞吐的弱音低到似乎連她底太太都聽不清楚。

「什麼！你說什麼？那支戒指，哼，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她底臉和嘴唇都倏地變做了青色，意識地把帶着戒指的手往脊後頭一背。

「恕我，雲！你會相信我決沒有別的意思。」

「韶！」她突然大聲叫着他底名字這給了志韶一個很大的激動，他睜大雙眼注視着他太太像怒山似的一張青白臉。

她用手指一指臥在被套里面的孩子說：

「我要不是爲了他們兩個前途的幸福，這戒指給你拋擲在海水里我都不問；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

志韶點點頭，熱淚已不禁滾下，直流到他深凹的頰邊。他委婉地說出：「我明白，我懂你底意思。我敢拿人格來担保我們底愛情是絕對不僥靠金錢來維繫的，更何況已然有了兩個孩子。但我同時也敢負責地說，惟青也決沒有騙我的意思，文升一方面，雖然還不敢下斷語，而想到自己過去對於社會的貢獻，文升不是不曉得的。現在我們雖然是窮途落魄，却並非連一技之長也沒有的人。只要他肯出力幫忙，以他底地位來說，混碗飯吃可以不成問題。總之無論如何，你看在孩子底分上，也要原諒這一次。他們再禁不住三年來的生活苦難的折磨了。」

她半天半天沒有說話。忽然發狠地褪下那隻戒指，擲在牀上，句話不說，一翻身躺下了，從

背部只見她兩肩不停地起伏。

x

x

x

x

從綠酒紅燈的境界走了出來，眼前觸接的是車水馬龍的鬧市，當志詔離開飯館時，過多的酒和過多的排場給他底腦神經刺激太深了。這種侈靡的生活他至少已有四年未曾享受，此刻全身覺得輕飄飄像在雲霧中行走似的。十字路口，電車來來往往地行駛，清脆的車鈴聲不斷地響着，彷彿給這許多做夢的人一個警告，到了站頭，從它底巨口吐出一些旅客，同時又納進一些旅客。

商店門前的各式各樣的霓虹燈，噴洒着幽麗的光，熱烈的光，如渾身纏着花蛇的女人，雖然美却令人不敢逼視，加上汽車的喇叭聲音，無線電擴大機放送出來自各方的曲樂聲音；而在這幾種喧嘩的聲音壓迫之下，更有數不盡各種階級的人類的聲音：狂喜的，發氣的，幽怨的，煩悶的，憤懣的，哀求的。……的……的……

祇有那輪圓月的月兒，平貼在東南方的天一角，周圍襯托着黃色的光暈，似乎正悄悄沒聲息的向上爬。熱鬧是人家的，她甚麼也沒有。

三個人還在組成一列平行式走着，走到馬路的拐角，不約而同的止了步，志詔幽幽地向他底

朋友們說：

「我們還有甚麼餘興嗎？」

「隨您，」文升把頭稍稍一揚，嘴唇圍成個好看的弧形線。

然而志詔因爲適才過度的吃了酒，酒精的力量簡直把他底腦系全部凝結，甚麼主張也沒有。等到自己意識地決算一下今天拿了那隻戒指送到質肆之後，賠了三分笑臉，換來一張藍色的鈔票時，而此刻的口袋里已經失去了那總數的四分之三，於是他底心一冷，只聽見耳邊惟青響亮地說了一句話：

「這個地方可久站不得，三個人聚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人家要起疑心了。」

「我們去打彈子好不好？」文升提議說。「不過要屈尊惟青兄，你祇好欣賞一下女看台的杏臉，預備將來繪仕女圖的張本了。」

惟青笑可沒出聲。

志詔的心可又爲之一震，他知道文升又是多少帶一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義，而這等戲謔不但不能使他得到些須安慰，反而憑空刻畫了他底太太的可憐的影子，彷彿那個要買他的肉體

的人就是文升似的。於是他大膽地反駁了文升底意見：

「既是惟青兄不會打，一人向隅，未免冷淡無味。而且這玩藝我也許久沒有動了，只文升兄一人獨往獨來，怕也寡趣得很。我瞧，倘若肯屈尊的話，咱們踏幾步月，怎麼樣？」

惟青先簡單地答出一個「好」字來。三個人底脚各自紆徐地向前移動着。燈底光與月底光，給他們身後背着的影子更濃重了。

×

當志詔和文升惟青在電車站分手之時，已經是午夜光景。志詔看他們倆也不免於俗地被電車
的巨口吞吃下去，一個人踏月踉蹌地走向歸途。柏油路給月光照着，溫清如水，靜謐得任什麼
也沒有。遠處人行道邊，有幾盞洋車的豆油燈，發出幽暗的光輝，在月光鋪洒的路面映帶着，
像是結了一層冰。涼風吹過，吹醒了志詔的酒意。一直打透他底薄薄的夾衣。而適才那種侈靡
淫蕩的享樂，已然變成爲一杯苦酒澆上自己底心頭。「愛是偉大的。窮人的愛，尤其來得偉
大。」然而他把自己底愛情的證物忍心地拿到當舖里換了錢，供給自己一個人享受，而他底愛
情的對象，他底雲，却被雇搾着一天只能吸兩頓稀飯，就乾鹹菜，孩子的優待不過是每天早晨

多加兩套燒餅和果子。同時高樓上儘有全身爲高價的綢緞所纏裹，一天要吸一聽大砲台香烟，懂得坐在男人的大腿上撒嬌……

他決心不再冥想那些粉紅色的印象了。他捏緊了自己底拳頭，憑空擊了一擊，雖然那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兩隻腿酸酸地趑到自家的門口，他底太太聽得鈴聲出來給他開門：

「好大的酒氣！燄壺里已經預備好茶水，我可要睡去了。」

這鉅樣的安慰，他底早蓄的熱淚不覺奪眶而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老楊

霜風悽緊的一個晚上，我接到弟弟寫來的家書，報告說母親腿疾業已逐漸痊可，可勿惦念的話。信尾却附了一句：「老楊於舊曆九月初七日死了。」就這麼輕描淡寫，寥寥幾個字，彷彿絲毫不動情感。却使我噙然半晌，不由得放下手邊的工作。眼前浮現出一個頹長而瘦的婦人底身影。

老楊是我們家裡唯一的僕人，從弟弟生下七個月，就來我家，而今弟弟却已經二十五歲，且做了三四孩子底父親。她初來時，我也不過七八歲光景，還整天渾渾噩噩地一把鼻涕抹着黑眼圍兒，和鄰居的孩子們過着「打老」「擲鏢」的生活。弟弟是三孀最後遺留給三叔的寶貝，三孀却爲他得了「月子病」。只有福氣看她底愛兒三個月便逝去了。那是槐花落盡的春天，滿街叫賣着櫻桃桑葚的時光。炎熱的夏日黃昏，我剛從河沿上看火車回頭，一進屏門，就在小小的

庭院中長板凳上坐着個陌生的少婦，身體頗長，有兩隻活潑的大眼睛，一對裹得很講究的小脚。因為是紮着褲腿，更像錐子似的點着地。看她正坦露着龐大的乳房，給弟弟喂奶。一壁聽祖母帶着欣快的臉色同她說：

「你姓什麼呀？」

「婆家姓榮，娘家姓楊。」她似乎很用力地按着她底奶胖子，偎在她懷裡的弟弟，睜着小圓眼儘望着她，嘴邊還泛溢着白色的乳底餘瀝，且在喉嚨裡做出一種微微的響聲。

「你底奶真是，慢些喂罷，留神他噎着。」祖母說。

她點了點頭，按着奶胖子的那隻手更加了些力量。

「按說應該隨你底婆家叫：可是，榮媽榮媽的叫着太不順口，還是隨你娘家底姓叫罷。」

「那有什麼！老太太愛怎麼叫就怎麼叫是了。」她低頭一笑，態度極其自然。

「老家離這兒多遠哪？」

「不到一百里地也差不離兒。」

「地名叫甚麼呢？」

「三河縣夏甸的楊莊兒。」

當祖母跟她談論家長里短的時候，大伯母和母親也都遲緩了她們底工作，彷彿愛聽這新來的人一口京東調。孩子們蚊子似的或蹲或靠在大人底膝蓋邊，眼睛瞬也不瞬地看着楊媽底臉。已竟不大懂得什麼叫「認生」的我，當了前部先鋒。當母親又在斥責我「淘氣」的時候，楊媽却和靄地用隻手撫着我底禿葫蘆頭，誇獎說，「這是二少爺嗎？真好體面。」大家一聲笑，不覺把我底臉笑紅了面禿葫蘆頭上却感到楊媽底手溫暖而細膩，比母親的還強得多。

照例試了三天工，一家的人都覺得很滿意。三叔從衙門裡回來，看見他唯一的孩子在楊媽懷裡恬靜地睡着，聽別人說這說那，都是贊美她的話，一高興，說好每月工錢四塊，一年三節的賞錢也是四塊，這數目在當時論一個僕婦的收入確是很不平凡的了。把老媽兒作坊的介紹人喚來，一切辦理停妥，從此她便胼手胝足的給我一家服務，一直到死，整整二十五個年頭，由錦樣年華的青春到皓髮龍鍾的老婦。

這是我老楊初次觀面，給我底印象的回憶。

x

x

x

x

朔風捲起白雪，一年的婪尾酒上了人們的殘唇。弟弟從會坐會爬，以至於會牙牙學語，張起小白臉要人家抱他了。除頭痛腦熱，積乳傷食而外，沒有生過危險的病症，這自然是老楊調護的功勞，晚上，有時候我已經縮在被窩里，還聽見對面弟弟房裡老楊底甜甜的調子歌唱着：

金箍盧棒，燒熱炕，

爺爺打鼓，奶奶唱。

奶奶唱得真好聽。

爺爺打個滿天星。

或者是：

豆蟲豆蟲飛——呀

拉屎一大堆（讀如P××）——呀

豆蟲豆蟲落（讀如力××）——啊

拉屎又撒尿——啊

若不是第二天早起還有學校逼着我，巴不得重新起來加入她們底歌詠隊裡去。連母親背地裡

也不覺露出又羨慕又忌妬的話說，「大立（弟弟底乳名）這孩子死了媽，倒造化來了。」這話底深意，當時我却不懂得。

然而日子長了，三叔不能長在家，自祖父一死，家中的經濟來源，一大半出自三叔的這種事實，聰明的老楊早看得明鏡子似的。她爲人的性情確是勤儉，對於弟弟身上真是無微不至，就是心胸太狹隘，什麼事不肯饒人，幾回都爲了一點瑣碎事同祖母吵起來，在這齟齬中間，十九弟弟被驚嚇得哭着喊着。祖母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爲了疼護自己愛兒唯一的兒子，常常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分而湊就了老楊，可是這結果更壞，一次正吵得熱鬧的時候，三叔回來了。老楊只哭天抹淚地說了一句「我幹不了。」就跑回自己底屋裡拾掇鋪蓋捲兒。三叔一個字也沒說，鼻子裡不住地往外噴氣。這場架不知是怎樣勸好的。好像老楊跟祖母有好幾天好幾天誰都沒理誰。大家的調解是勸老楊暫且躲一躲。那時正趕上秋收，老楊抓了一個對着家裡打糧食的碾兒，三叔也真放心，起了一個五更，一輛轎車把老楊和弟弟載向她們底夏甸鎮去了。

兩星期以後，一天，晚飯吃完，我獨自上大街想去買包菓子。剛走到胡同東口，兩隻眼睛只顧東張西望，忽然耳朵裡鑽進一個稔熟的聲音「二老爺」，我一抬頭，呵！老楊回來了。咯噠

咯噔的開過來一輛殘破的轎車，鐵青的騾子，半舊的藍篷布上面滿鋪了一層停勻的黃土。老楊盤着腿跨坐在車轅上，胸前堆着一床棉被。長髮零亂披散着，鼻凹眼窩間一下子黑泥，還陪着笑臉向我打招呼呢。弟弟從她底肩膀後面露出一張臉，彷彿更胖了些，活潑的眸子閃動着，叫道：「二哥，勸我底洋蛋兒沒有哇！」車子倏地開了過去，「唉！什麼要緊的事，到家裡頭再說不好嗎？」然而我却一直沉默着沒有說話，映着落日的紅光，楞柯柯地注視着鞭絲車影裏入了一片發鏽的黃塵。

待我買回來栗子，一進家門，便聽得裡面一陣嚷嚷。不自己地先打開老楊屋裡的門簾，看見弟弟穿得像皮球似的立在當地。炕上大包小裹，擺得一點空隙也沒有。老楊見我進來，笑着說：「到廚房裡瞧瞧去罷。」忽然又聽上房裡祖母底聲音叫我，「過來，讓楊媽敬一敬，大老遠的來，還帶了這麼些東西。」我心裡欣喜地躍動着，好奇地跑到廚房裡，一看：喝，全家的人除了祖母，三叔是沒有回來，幾乎全集聚在那裡了，母親把袖子挽得很高，兩隻手塗滿了從沒有見過的黃色麵粉，立在案板前面。二姐正用淨水洗籠籠。牆角還堆着一包玉蜀黍，一包青豆，桌上提盒裡是幾十個雞蛋，還有一小罈酒。孩子們都興高彩烈地看看這個，瞧瞧那個，淘氣的

四弟一隻小手剛向雞蛋盒邊伸了伸，三姐便吓唬他說「別動啊，那是老楊給奶奶的。」大伯母瞪了一眼說，「多說話，看你貧嘴刮舌的！」而同母親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兒，「這罈子酒呢？」「當然是給三爺帶來的了。」

燒開了水，滿屋裡充滿了蒸氣。黃色麵粉被合好，蒸熟，蘸了豆麵黑糖吃着，這時隔壁老楊底聲音又來了：

「二少爺，愛吃嗎？」

母親推着我底肩膀，叫我大聲說「謝謝」我終於沒有說，却逼着告訴我這食品底奇異的名字。

「驢打滾兒。」

對於這稱謂，連我帶弟弟妹妹們都哄然笑了。

x x x x

老楊底家口極其簡單，她對我們講過，從打分家以後，她跟自己底丈夫獨個兒挑家過日子，名下祇分了十幾畝田地，幾年的收成都不好，她祇得拋開家和她同鄉的姐妹們一樣的跑到京城

裡來，那時，是剛生下她第一個兒子不滿半年，因為知道當奶媽掙錢比較多，才忍痛把她的小寶寄養在她一個娘家姐姐那裡，含着淚捨去自己底肉兒奶着人家底肉兒。一天，說她底男人進京贖她來了。我偏巧回家很晚，看見老楊的屋裡燈光很亮，窗紙上描出個胖大的人影，還聽有弟弟底放肆的笑聲。我偷偷的站在窗跟底下，把唾沫沾溼窗紙，做成一個小洞，這就是老楊她當家的！想起老楊常常唱給我們聽的一首兒歌，「當家的，（讀如歹）棍兒插的，狗咬的，耗子拉的。」不由得要笑，趕快忍住。那男人底臉相比老楊老得多，黑真真鬍子，重眉毛，大眼睛五官長得都不難看，腦後還拖拉着小辮兒，穿着一件藍布袍，腰裡繫着條青搭布，正倚靠着牆壁嗑瓜子兒。小桌上有一份喝酒的器具，弟弟跳跳蹦蹦地時而摟着他的脖子，時兒坐在他懷裡。那人脾氣似乎極好，一點神色也不變，一壁和老楊談論他們家鄉的事情，一壁伶俐地嗑瓜子。

二十幾年來我和他見面總在十次以上，却沒有一次談話在十句以上，他是那麼顧體，像個大姑娘樣子，然而那部重鬍子竟能掩藏住他底衰老。他底女人一年見老一年，他却仍舊還是那個樣子。據弟之信上說，「老楊嗑氣的時候，他只嘆惜着說，「得啦，咱家的財神爺死了，以後咱們祇有過受罪的日子。」

我祖母死的那年，弟弟已經十三歲。一家人既都把老楊當做功臣看待，三叔底事情更好了些。在各方面她在我家所處的地位越來越高，而弟弟又是三叔的獨子，於是老楊的行動便愈發跋扈起來了。這其間我却交了窳劣的命運，父親客死奉天之後，三叔極盡力地供給我繼續讀書，但家庭裡一切瑣碎不堪言的事情，母親和我永遠是處於失敗，而幕後的主角大半是老楊在操縱着。翻開我那幾年的日記，差不多每隔幾頁便有一段我們母子之間和她拌嘴的記載。自己底年歲一年大了一年，兒時聽老楊講鄉間故事，唱兒歌的那種温情，已然不復能享受。而生活在大家庭底束縛之中，我們這寡婦孤兒所背負的磨難，也似乎是人人可以想像的罷。

民國十六年冬天，是我們受苦最重的一季。家裡每天除供給我們兩頓飯外，一個月只從公費項下支給兩塊錢零用，自己仰仗幾文沒把握的稿費略得填補一些。舊臘將盡的一天黃昏，我從學校回來，一進門瞧見母親蜷伏在圈椅上，手托着腮，桌面碟子裡有幾個玉米麵的團子。她見我走得滿臉通紅，想要立起來的，說：

「歇一歇兒，吃飯罷。櫃子裡給你留着一包盒子菜。」

我敏感地覺得她神情有些異樣，問道：

「您怎麼了？」

她搖搖頭，好半晌了說「沒怎麼。」可是那一付我業經聽慣的哽咽的鼻音，終於是隱藏不來的。

「怎麼了，您？」我慌急地更追問着；

她還只搖頭，但之後却說了這樣鼓勵我的話：

「孩子，你得爭氣！這個家，除了我換誰也處不了。我想學校裡功課要不忙，託朋友找個事情做做罷，你媽媽快忍受不下去了。」在母親底鼻子尖兒上落着一滴水珠，是鼻涕呢？是眼淚呢？

聽到母親這幾句簡單而深刻的說話，在我底心底彷彿激起了一把火焰，我能夠找尋什麼詞句來安慰她老人家？沉默了會兒，我還是不顧一切地大聲嚷着：

「又是誰給您氣受了？」

其實這一個「誰」字的代表者，不用母親說出我也明白。這樣嚷來完全是假意。

「嚷嚷什麼，咳，歇一歇兒吃飯罷。」

我忽而覺得母親真太怯弱了，不應該這麼受欺負，一句話更是火上澆油。

「混蛋！王八蛋！」我已完全受了感情的支配。

「唉！唉！」母親只有嘆息。

「二少爺，你罵誰？」老楊果然從院裡答了話。

「我罵的是給我媽氣受的那個，你管得着管不着！」我簡直是靈量放開嗓子唱了。

「你問問二老太太是怎麼回事，這麼隨便罵人可不行！」

「不行怎麼着？罵了！」

「找三爺！」

「……………」我從鼻子裡冷笑了一聲。

院子一陣鞋底子響，跟着又似乎有人給攔住了。聽弟弟底口音說，「找三爺來也好，老這麼打，你瞧。」這裡，母親更焦急地火告我，「別言語了行不行？我給你跪着叩頭行不行！」然而始終沒有過來半個人來勸一勸我們，窓根兒底下噼噼噼噼有人評論着，老楊「找三爺去」的叫聲也沒有再聽見。

那夜，母親通宵沒有睡着。

X
X
X
X

從第二年爆竹聲稀的正月尾，我便開始度生活在山裡的一個學校，每次回家，頂多住不上半個月，自己有了些微的收入，而且補助了家庭，於是老楊對我，也一變早先的作風，總是眉開眼笑，新年還強迫着給我道謝。我也已漸漸把過去的嫌隙逐漸遺忘了，反而覺得她一次見較老一次，白髮越來越多，頸肉越來越少，發生了許多的感慨。在我結婚的前一日，老楊還揶揄我說：

「瞧多麼快，這轉過年來便抱了大胖小子，還記得小時候我給您洗澡還害臊的事兒麼！」

五年前，弟弟也成了家，三叔底意思是讓老楊在我家永遠這樣呆下去，辭她真不嫌說出口來而她把弟弟奶到這麼大，情感上同自己親生的兒子也差不了多少，便也有終老於斯的念頭了。今年中秋節前數日，回家時見她業已經瘦得不成模樣，對我還笑笑，說，「瀉肚有好幾天了，只是仗人烟提着哩，也不怎麼愛吃東西。」我覺得心裏頭酸酸的，不過安慰她說，「不要緊，好養着罷。」重陽節前再回去，不見老楊。家人說，「前一個禮拜起五更回家了，有她底兒子伴

「送着。」說到她底病勢，都說，「大夫說，脾已經倒了，想好恐無希望。」她臨走說——掉着眼淚——不知道還能再來不能。」

提起筆，「一個陌生的少婦，身體頗長，有兩隻活潑的大眼睛，一對裹得很講究的小脚……」唉，又是二十五年前了。

二十七年十二月

愛的創造者

「我又遲到了。」把大衣掛在衣鈎上之後，茜轉過頭來向坐在沙發椅上的女先生說。嘴倚角那種自然的笑紋微微一閃。

女先生祇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但從屋子一角三架打字機上發出的煩燥而單調的聲音，忽然減緩了，三張臉孔不約而同地向着茜。一個從嘴裡低低的吹出一聲，——啾——，另一個叫道，「大姐，路上不好走罷，還是電車又出了岔子？」「可不是，都化了。馬路上一灘泥，一汪水的。電車都走不快。」茜一壁向她底同學們答話，一壁坐到另一架空閒的機器前面的一張小凳上，整理着字盤裡面的鉛模。

屋子裡，煩燥而單調的聲音這時更大了些，但空氣反而寂靜的叫入耐不住。女先生手中的一張報紙拿起又放下，她底另一隻手原擱在桌子上的，這時却把兩根手指在桌面上開搗地敲，彷彿

佛給機器的燥音點着板眼。火爐中的火舌似乎不堪寂寞與爐壁的束縛，想要從爐門跳出來，蘇一蘇外邊較冷的空氣。

茜一鼓作氣打了兩節講義，才放下管理機器的一隻手，上下活動了幾下，一面從衣袋裡掏出手絹擦一擦鼻尖和鬢角，她好像看得見那兩處地方確已滲出不少珠子似的汗粒來了。

x x x x

幾天以來，她彷彿被某一種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心情所苦，然若努力向這難言的心情的裡面試加鑽探，所得却又飄渺的很。她進入這打字學校，是一個月以前的事情。談到她底資歷，却非常可憐：自己從一個古老的家庭中漸漸長大，莫明其妙地被嫁了出去，如今且已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這之間她所讀到的書只是一本三字經，半本千字文，她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活計」和瑣碎的禮儀上。結婚以後，她底丈夫跟她說了這麼一段話：「茜，我先得叫你了解我：在戀愛上，我確是有過足夠的經驗的人，現在我娶了過去是陌不相識的你，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但我有這樣一個悟後的比喻：由戀愛而結婚，等到入了洞房，彷彿唱戲已然唱到了大軸，更好比一隻業經熄滅了的火爐上面坐着一把開水壺，那水已經到了沸點，以後不會再增高，只有一

點冷却一點，所以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舊式婚姻——譬如我和你——看來是很冒險的事業。但我願意走這條崎嶇的路，我願意在我們結婚之後來創造愛情，我們好比是一隻鬪才升好的火爐，上面坐的是一壺冷水。——這意思，我同幾個朋友談論過，所以在我們成婚的那天，他們很鄭重地送給我一隻銀盾，上面就鐫的是「愛的創造」這四個字。」於是她安了心，很感激地幫助她丈夫從事於這種勤苦的工作，於是在五週年頭之後，她們生下了兩個孩子。

勿無奈美麗的彩虹原經不住太陽的曝曬，事變後她丈夫失業了。有業時所積蓄的一點錢，結果反給她們心靈中一個世路艱危的更深的認識，「未從水來先壘壩」，她在幼時便受過這樣的家庭教育，聽說這裡那裡都急需女人打字這種人才，夫妻兩個商議的結果，就促成了茜進入這個打字學校的事實。

說是「被某一種心情所苦」，是關於自己畢業後前途著落的問題嗎？茜也會意識地問過自己是嗎？不是，三個月就學期間自己還沒有邁過一半，那樣誠然是一種過慮，是不放心摺在家裡的小孩嗎？有他父親呢，大錯也不會有的，是……茜在打字的時候，常把自己織入冥想的網絡之中。

「ㄅㄨ！」

「噠，又斷了一個。」她低低地說

女先生聽慣了這種聲音，揚着臉，彷彿對頂棚說話：

「手裏這根，那根，都該換了。毛線現在祇能買到八個了。」

六個月的冬天，這屋子裏，長草上一帶，她沒有言語。也許因為屋子裡的溫度太高，把她臉上在雪上，那裏，那裏，都給消化了，紅紅的，像一個多血質的人剛吃過過量的葡萄酒。

x
x
x
x

黃昏時候以前，太陽底光輝更覺翻開地照在街路上。茜爲了躲避被人與車輛所踐踏的大街上的泥水，故意繞一彎遠兒，尋找僻靜的小巷中走。雖然是三九天沒有刮風，雪後的溼空氣給人以分外清新的感覺。她下了電車後又走了一程，兩小時學校中所賜的頭腦的昏沉彷彿漸漸從頭髮的尖端散盡了。適才雖然那位女先生責備自己打字時用力輕重不勻，但下班時她却對衆人發表上週考試的結果，說茜很有進步，才學了一個多月的人，一分鐘已經有十二個字的成績了。但她幾乎是天天都如此：一出學校門，對學校便毫無印象，腦膜上代以她標榜「愛的創造」的

丈夫，和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路上走着，就思索晚上給他們燒些什麼既省錢又可吃的菜蔬。

「先生，勞駕，向您打聽個地方。」當她還像每天那麼苦心抽做着愛情創遺夢的時候，這問路人的粗獷語聲給她的幻想之翼扯碎。她抬頭一看，是一個約有三十上下歲數，渾身鄉間打扮的高身量的男子，黑臉堂背後似乎隱藏着一種蒙昧無知的氣度。在她粗糙的大手裡拿着一封信笑吟吟地向茜打招呼。

「先生，×××成衣舖在哪兒？」

「呵！」完全出乎她的意外，茜嘴裡不很自然的一低呼。她原是孤獨地走着自己底路，問路人的一句話好像給了她一些恐怖。「不——不知道。」

那人底神氣似乎有點兒失望，恰好又從對面過來一個衣飾很整潔的中年紳士，頭戴禮服呢小帽，面頰紅潤。五官底位置在茜的記憶裡覺得頗為熟稔。這問路者更不遲疑地攔住他問道：

「先生，您知道不知道？」

「×××成衣舖，哦！不錯，有這麼一個字號，在東邊兒呢。」紳士側着頭，向遠處一指。

「勞駕。」他一壁從泛濫着油膩味兒的袖口裡掏出一件東西，擱在手心顛了顛，頓時在茜底

眼前閃耀一道熱烈的紅光。

「這是人參啊。」中年紳士底神經立刻便興奮起來。五個字說出，聲調極其緩慢而沉重，又勻出一點工夫向苗的身上打量了一下「你是從哪兒得來的？」

「先生，我剛下火車，是上京裡奔事山兒來的。——這叫做什麼，……人生？……它，和這封信，都是我在車站上拾的。」他底臉上彷彿毫無情感的樣子。

「快，快把信也給我瞧瞧。」

那鄉下人懇直地把信遞給紳士手裡，信不知何時封口處已被扯破，紳士底微々顫動着的手指伸出信紙，立刻從他底眼睛裡射出異樣的光。他一壁看，一壁連連眨了幾下眼睛。「哦，不錯這枝參是一位學生送給他的老師底，原價就是三百多塊。這在咱們這裡，怕至少不值四百塊錢嗎？」說到這裡略微停頓了一下，「你城裡各處都生，俗語兒說『買金的須遇着賣金的』，空有好貨你也找不着主兒。這麼辦，你倒給我，一百塊，怎麼樣？」

苗覺得自己底心跳動了一下，紅光已然縮回到鄉下人的袖口裡面，她張大了眸子望々兩個陌生的朋友。

鄉下人的表情似乎極其曖昧，彷彿還不十分明瞭一百塊是怎樣的一個數目。但忽然從遠處傳來似乎是水車子吱吱呀呀的聲音，中年紳士不再忍耐得住了，眼光捨去了鄉下人，滿腔和靄的容色覆蓋之下，向西說道：

「請您給我看著他，別叫他走了。我取錢去。」

「不行！我不能管你們二位的事情。」西拂然地回答。

從焦急的氣度裡，紳士又在嘴邊抹上一些笑意說，「這有什麼大關係，我們底交易是兩便的他沒有門路開銷它，我也少花若干錢，何況，貨真是地道的好貨，只煩您做個中人，誰叫他先遇見您呢。回來我也白不了您，給您二十塊錢的酬勞罷。」

「二十塊錢的酬勞！」這句話衝到西的心底，更連續地攪了幾攪。雖然當時的環境，不許她向深的想像中搜探，然而結論却很敏捷地噴出她底口外。

「您上哪兒去取錢呢？」

「不遠，不遠，我僱上車去，十分鐘一定趕回來。請您給我看……着……他。」紳士更不等待西做徹底的答覆，匆匆而去了。

茜和這兩位初次會面的朋友交談時，腳底下始終沒有停止邁着步，但此刻已然見那中年紳士的身影完全消沒在鞋底視綫之外以後，兩重欲望逼着她反而穩當地把兩隻腳釘在地上，那鄉下人也立在一座山牆底下，還是那麼無表情地揚着臉，把兩隻袖子揣在一起。這幾分鐘，在茜底心裡奔騰騖躍着，是幾天以來種々心情的混合體。最後，好像抓住了它底核心，一句話就幾乎傾吐出來了。

「給東（她底丈夫的名字）買一件大衣。到天橋估衣店，二十塊錢也許够了。」於是她又想起東底身上唯一可以揸夾的那件舊皮袍，大風或雪夜從街上回來，兩隻耳朵凍得像剛剝了皮的小耗子，和他有兩塊凍瘡的腳踵。於是眼簾前湧起幾滴圓々的淚顆。

「先生！要不——您把它留下罷。」乾澀的語聲盪漾過來卷起茜的想像，她方才覺悟自己是站在街上，而適才那中年紳士也還沒有回來。「我不能老等他，知道是住在哪兒哪！要不——我就走了。」他底嘴裡還蠕動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詞字。

「別呀！」茜嬌聲的說，「你再等幾分鐘看看。」

「不行，天太晚了，我還得下店呢。」，他衝人家庭院裡一株老槐樹上望々那業經抹去的落

日的餘光。「他——哼——也許錢不到手，您要留下，少給點也行。」

茜底臉紅了一紅，「我哪兒買得起這麼好東西。」

「您帶着多少錢？」

「我，」茜羞縮着自己底心房，帶着些兒慚愧的低聲地說，「五塊錢。」

「噢，」輕鬆然而又非常失望的樣子，但他終於狠一狠心說，「您把圍脖兒也搭上罷。」

「不行，我冷。」

當茜取下手套預備掏出在她大衣暗袋裡所藏僅有財產的五元一張的票子：他看見了她中指上戴着一隻戒指，立刻說道：

「那明晃晃的是什麼首飾，不也值幾塊錢的嗎？您也給我得了。」

「那更不行，沒有了它我回去是要挨說的。」

他絕望地最後瞪了茜一眼，「給你——人生？」隨手把茜底鈔票接過，遞給茜那塊紅光耀眼的東西。茜對於它，祇粗略地一睜，覺得和自己過去所看見在高貴藥店的講究的玻璃櫃子裡所陳列的那種寶貝完全一樣，如今却藝術地被紅綠花綫縲好在一張綠色的硬亮紙上，寶貝從他底

袖口，遁入她的袖口也不顧再和那婦人道別；她底兩隻腳開始極慌促地踐行着，並且故意尋個大迂回的路徑，生怕那中年紳士從後面趕來。偶爾路邊有人走得稍快一點，就給她吓一大跳。

繞行到自己底家門口，推開門進去，覺得一顆心方才放下。在晚燈光輝搖曳裡，她底丈夫正逗着孩子遊戲，見她進來，劈頭就問：

「怎麼臉紅得這樣利害？」

茜快樂得却笑不出來，啣了一口水，才斷續地說，你不是渴想着做一件大衣嗎？瞧，在這裡。」

她底一隻藏匿的手自袖口伸出向上一揚，原來這社會的鬼域處瞞不了他；一眼早看得清冬楚楚，不禁陰然笑着點破她道：

「茜，你被騙了，這是香菸根呀！」

「什麼？」她立刻渾身像抽出了氣的皮帶，顛勢便倒在椅子上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

鄉間喜劇

一

初夏季節的一天，當太陽像隻紅色皮球同西山尖兒蹭癢癢的時候，唐二爺率領幾名短工人從村東麥子地回家來了。每個人臉上都是紅撲撲地，彷彿剛有二斤白干落下肚的樣子；惟獨唐二爺更是滿面春風的望着在自己門口井台上洗澡的肥豬大肚皮露出欣然的神氣。農具在一部工人的肩頭上的空中欹斜地揚起來，如幾尊高射砲似的，在這些農具的鐵齒的尖端或是木柄上還帶回些屬於他們底成績的附產物——一塊黃土泥或是幾莖細草。有的人臉上額上若隱若現地遺留着幾粒光明的汗珠。

在頗為廣闊的場院里大家無次序地坐著，有的却已撐不住一天工作的勞乏把四肢任性的與階石接觸，有兩口「關東」罐的趁著東家賞給的晚飯還沒有熟，便從腰褡褳中扯出半尺多長的旱

烟管吧噠幾下子。因為整整一個下午賣出了他們底努力，於是沈默封鎖住各人的嘴唇，只不時交換些關於天時莊稼等等的簡短的對話而已。

呆了一會兒，有唐二爺家里管磨麵的小把式把庭院里棗樹底下架着的石板擡拿一塊烏黑的「蚊子嘴」抹拭了幾下子，唐二嫂才扭捏地拐着一隻圓規似的小腳過來，先擺開幾副碗箸，另外有一大碗黃瓜蘿蔔，一碗韭菜花兒拌豆腐，還有大半瓶白酒，瓶口直立在棹上噴向着天。這時已然有幾隻嗅覺靈敏的蠅子飛落在嫩綠色的葱管上了。

原來今兒個是割麥的日子，這一季風調雨順，收成非常之好，所以唐二爺特別打了半斤酒請夥計們吃犒勞。他一壁看着他們笑嘻嘻地向牆里扒送金銀屑似的二米飯，一壁回想起自己在十年以前的種種落魄情景，也和今日眼前這幾個小夥子一樣是拚着血汗在炎天毒日頭底下給人家布種，鋤草，收割零碎碎地把一串兩串錢帶回自己底家而鄰的家里和妻子七米算八釐地度着窘困的日月。

到後來，算計着自己底儲金有可以做一份佃戶的資格了，便典來幾畝地，兩口子很勤敏地工作着，而且在河邊支好一間小小的茅棚，養了幾隻雞和豬。因為他底院子小，豬必須常常跑出

去檢尋食物，有時一去就不再回來，唐二嫂瞪着紅眼睛上街「落落落……」的叫，嗓子幾乎喊破。直等到日落天黑，若還沒有回響，她也只得含着一匯失望的眼淚回去。有時候那可憐的黑東西不知道從哪兒跑回家來了，却不是瞎了一隻眼睛，便是腿已被人家打爛，後面還跟着個凶橫樣子的人指着她底鼻子申斥：

「賤種，是你底畜牲跑到我們底首領地裏把嫩苗兒都吃了。走，咱們上村正那里評理去罷！」

唐二嫂臉紅紅的，她曉得自己是個外路人，照例只有虧吃，沒有便宜佔的。費了兩車好話，還答應下給人家送幾斤白菜一雙雞蛋算是賠償損失。同時在飽吃那位「紳士」的皮鞭之下，可憐的黑畜牲才尖起嗓子叫着回家。

誰想這輩子居然還有這麼一天，真是應了俗語說的「老天爺餓不死瞎眼的家雀。」……

唐二爺覺得自己底嘴唇有點兒辣辣的了。他興高采烈地陪着他底夥計們划拳吃酒，有些兒醉意上來；回頭瞬一瞬坐在階台上歌涼的他底女人——唐二嫂，這二十年來同甘共苦的伴侶。忽然一幅悽慘的畫面映展在自己底眼前，像是受了嚴寒時冷水的一激，滿腔高興都彷彿肥皂泡兒見了日光，一個跟着一個很快的消失完了。

晚上，七分滿的月兒給靜靜場院塗上一層銀灰色的光彩，棗花的清香伴着古健的棗樹的清影。黃狗把全身圍成爲一團在棗樹的清影里假寐。割麥的工人早散去了，但唐二爺剛才爲酒所蒸發出來的那塊愁疙疸還沒有下去，他悶悶地拿着旱烟袋出氣，一袋連着一袋，青烟裊裊面上，和棗花的清香攪拌在一起。

唐二嫂底碌碌似的圓屁股壓着那條細而長的板櫓直響，她看到自己丈夫默然不語的怪味兒，以爲一定是慧開工作太累了的緣故，便故意檢好聽的安慰着說：

「今年的麥子倒像個樣兒，要是糧價還能支住去年的盤兒的話，趕唱謝神戲的時候，你就可以換件新大褂兒穿穿了。」

「唉，這是一年間賣了苦力氣賺來的，不容易啊。」

唐二爺歎了一口氣，臉頰透不自然地擠出一縷笑紋。

「你瞧，咱們底小雞兒也挺填化人嚀。別人家都在嘴上掛着，「做雞呀，做雞呀，」恨不得給一毛錢就把整窩兒換去；看咱們那幾窩倒是壯實實，沒病沒災兒的，一天一個蛋，比寫的還

準。那圈豬更不用提，老是肥頭大耳，煤繡掌櫃似的，——等明兒把小雞賣了，小豬賣了，日子不更熬動些嗎？」唐二嫂一壁捏捏脚一壁打手式的說，「再賣幾石麥，地租子也出來了。等大秋時節再多租他十畝二十畝的；老天爺長眼，再幹上十年，——哼，十年，天津衛打睡語抖起來了嗎。」

然而唐二爺把他妻子這套辭兒不當做耳旁風也差不了好些，他怎麼也招不下那塊剛才陡然結成的疙瘩。他感覺是自己底家財越富，連帶着跟來的憂戚也越沉重。他想不出甚麼法兒來——莫若更確實點兒說，他簡直是不屑來回答他底妻子的話，他只顧有氣無力地把白銅的烟袋鍋子往地上磕。一磕，便迸出來幾粒火星，隨即毫無聲息的熄滅了，祇剩下一小堆黑色的灰。

「聽說劉二拐子的官司也打輸了，他急着要去地呢。那十多畝田可都是……」

唐二爺底忍耐已經够了分，他不能再繼續聽他妻儘管嘮叨下去了，低下頭彷彿自言自語似的幽幽地說：

「唉，如果咱們底小英兒還在呀……」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便像一股閃電倏地劈破了唐二嫂的頭蓋骨，她底紅眼睛立時變得更紅，

像從里面要迸出一朵火球。而且是筆直地證證着她丈夫的多鬚的嘴角。

「都說女兒是潑出門外的水，早晚是人家的人。——可總比孤孤零零的強啊。咱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哪，跟前還空落落的，一題起話來我就把一切逞強鬪勝的心都澆滅了。唉，如果咱們底小英兒還在呀……」唐二爺激動地又重複了一句說，一隻手堵住烟袋鍋子，那里面的熱氣早就流得罄盡了。

到底是女人，這平空飛來的一擊，擊碎了唐二嫂底發財的幻夢。眼淚是那麼容易，早斷線珍珠似的直淌了下來。

「哼，提起這件事我就恨你！我恨得不知罵你什麼才好。那時難道說不是你從我懷里搶去賣了的。這會子又……又想起她給我添膩胃來了。你算算，咱們底小英兒要養到現在不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嗎。她能够洗衣服，燒飯，照料我們底雞和豬，做得好些事了罷。就是你這狠心賊，老不死的！把她賣給人。你這斷子絕孫的命，弄得現在一個兒子也沒有，這是你底報應，還想報怨我不成！啊啊，不過二十塊錢……不過二十塊錢，就生生地把一滴肉剝給人家……人……家了啊。」

唐二嫂終於委屈不過而哭出聲兒來了。唐二爺在旁邊噉噉地嘆氣。又後悔此刻還不是說這話的時候，像這麼直率地叙出一定會重傷自己老伴兒的心底，他想，果不其然。悵惘然抬起頭，望見那貼在蔚藍色天空的七分滿的月亮，不由得自心底湧出來十多年以前的慘苦的印象。

二

「英兒，別淨顧玩兒了，回去幫你媽作活去罷。」

唐二爺放下手里的農具，一壁解下拴在衣袖上的手巾，向額部粗略地拭着汗液，一壁瞧了瞧在地毯子那里跳躍着的一個八九歲模樣的女孩子。

「是，爸爸，這就回去的。您讓我再提到一隻。」那女孩答應着而且很嬌縱地一撇嘴，對於這極爲渺小的一種要求，做爸爸的也只得沉默了。

這是倒退十年以上的唐二爺底生活。他一回想，首先映現在眼前的就是他底可愛的女兒，有着歡眉大眼時俊秀的臉龐和天真無邪的思想底。那時候，他們一家人還能很安逸地住居于自己底故鄉，那是位置在滄沱河南岸的一處小小莊村。唐二爺夫妻兩個，跟前便是這八歲女孩名喚

小英兒的，三口人所有的產業是他們底祖先給留下的十幾畝田地，還有三間草房，沐雨櫛風地度着簡單的歲月。好在那時候的農村狀況，還籠罩着一種淳樸氣息的東方人之美德，加以物價也不如現在昂貴得可驚；他們又都能够勤苦耐勞，所以生活確乎是用不着什麼憂愁的。

這一年，交春以後雨量是意外的稀少，唐二爺預料到自己所有的春麥，頂多不過有六七成糧食。他只好把心中希望擲退在大秋上，想憑自己氣力血汗撈回他在麥子上所受的損失。他自從把精選的玉蜀黍和高粱的種子下到土中之後，直到這兩種植物剛從硬土里頂出個對生的小葉，他便沒有一天不是在田里眼看着她們生長。每天都是冒着濃重的露水，帶了手使的家具，他從自己小屋中走出，一直工作到太陽老高老高的。等遠遠望見小英兒穿着紅色短褂提着飯盆走來了，才放下他底農具，爺兒兩個有時躺在樹底陰涼里，一面交換談着家長里短的瑣碎事情，一面似乎很香甜地吃着窩頭或是貼餅子，蘸大葱，就涼水。吃飽了，喝足了，便躺在有潮溼氣息的地邊子上睡一小覺。睡醒再工作到太陽擦黑。有時小英兒在送飯之餘，也陪着她爸爸在田里做一點簡易的工作，如拔草，趕麻雀子，捉螞蚱之類。但也時常因為小孩子好頑的天性而遭受爸爸的申斥，申斥是帶着平和的善意底，所以她並不怕。

交了伏，天氣怪熱了幾天，有經驗的老農已經知道不是好兆，但他們除了下雹之外，却一無所怕。唐二爺提心吊胆了好幾天，並且常常半夜一驚醒來，直到看見窗紙上的晶明的月光，才把一注心放鬆。且因為地里已無事可做，便彷彿一天一天地過得太慢，巴不得一陣風來，把莊稼立時舖成了穗兒才好。

然而來的不是雹子，却是比雹子還兇狠十倍的東西。

x x x

那是在經驗上認為最暴熱的一天，黃狗爬在井台上喘氣，舌頭伸出兩三寸長，點滴着汗溼；柳梢熱得更把長長的枝條低俯下來；似乎要想躲藏到地面之下；田禾像一群一群綁在柱上，撲撲的罪犯，黃黃的身體，疲沓的神氣；太陽熱得氣圓了紅得像血的眼睛，沒有人敢看它一看。

村里人有喚聲嘆氣，喊「老天爺」的了。

冷落的龍王廟交了好運，變得異常熱鬧。村里拿事的人先到各家各戶斂了錢，再檢查皇曆，選一個寫着「宜祭祀」的日子，從廟里把龍王爺的坐像擡了出來，安放在一張太師椅上，再用兩根粗竹筒穿透了椅子的前胸後背，找兩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抬着。前面有銅鑼和堂鼓開道，執

事人等頭上滿插着柳枝柳葉，穿街繞巷地喧呼一陣。

「雨來了……雨來了……」

有的人家小孩子似已聽受大人的指導，手拿盛滿清水的小碗小罐，遠之向龍王爺混像處之地灑了過去。這即或因為力氣過小或者手法未準而滴落到拾像者與前後左右侍從們的身上，也決受不着任何大人的申斥，笑聲反爾益愈加大，一團和氣地向前進行。

自這番「龍王爺出巡」大典過後，又是一來復過去了。

漸漸地，東北方的天空變了顏色：像一瓶黑墨水傾倒之後的顏色，面積並且越來越大，黑色的巨雲里隆々地有沉雷在響，於是「雨來了……雨來了……」的聲音，開始宣傳在小孩子們的嘴上，。大人們一邊笑着，一邊喘氣，從村外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往自己底家里跑去。狗也狂吠起來，雄鷄滿院亂轉，咕咕咕咕叫個不停。經驗宏富的老人們却一聲都不響，盡管瞪着昏花的老眼呆望山西北遠空飛駛而來的一片漫無邊際的雨雲，彷彿那里面藏着不少的神秘性。

「你看，有雹子沒有？」似乎覺得這人是比自己大兩歲，應該所知道的也比自己多一點，唐二爺站在自己底柴門前問他的妻。

「說不定啊。」——反正這雨一下就小不了。昨兒晚上月亮周圍的圈兒太厚，還怕久雨也說不定呢。」唐二嫂吊着兩隻掃帚眉，把小紅眼瞪盡力眨了幾眨。

天蘊蓄着它底權威，還不肯立即瀉落結果給人看。當英兒已然把小臉兒睡得挺紅，唐二爺夫妻倆也要脫鞋上炕的時候，才開始聽見自家屋頂上急瀉的雨聲，花花如奏軍樂。忽然極亮的雷火一瞥，唐二嫂吓得一哆嗦，在巨雷碎甸的震響之中，炸開了天雨之門，如潑瓢一般的傾注而下，小土房頓然像隻小艇子飄搖在無際無涯的大海里面了。

而從此就下開了頭，一時緊，一時緩，晝連着夜，夜隨着晝，天永遠似一塊廚房里的抹布，白天，在屋裡有時竟黑到非點上燈燭不能做事的地步。這樣弄不清是連續了多少日子，唐二爺臉上的笑紋，是一天比一天減少，之後就變成大鼓面似的緊、繃着，顏色鐵青得難看。唐二嫂底紅眼邊也越來越來紅得利害了。

偶爾在雨陣略小時，唐二爺光着腳巴鴨子跑到村外去看，回來之後，神色更顯得沉鬱，一句話也不說，有時禁不住迸出一聲兩聲嘆氣的聲音。小土房久久淋灑着不停的雨水，房頂也淫過來一大片，這只有等天放晴時再用土灰重新勾抹一層的辦法。堆着糧食的小院空氣中散佈着一

種霉爛的味道。黃狗停止了狂吠，甚至連哼也不哼，舌頭也縮回去了。牠和人們一樣，搭撒着長面孔儘對那鉛板似的天空出神，渾身的毛一搭一搭的凝結了起來。

轉磨似的日子，又換過去三五天，天是依舊連絲毫放晴的意思也沒有。

唐二爺狠一狠心，豁出去「大秋」一顆米粒都不收也成，只禱告着老天爺能夠快些捧出太陽來，叫地乾一乾好再種下蕎麥去。唐二嫂又一乘至誠地找到上好的紅綿紙剪了作爲祈求早晴的「掃晴娘」，招展地挂在簷頭，「碰頭和尚」很親暱地貼在窗紙上。——經驗上告訴唐二嫂，就有天大的雨也敵不過這兩樁法寶的。

然而，不行。「掃晴娘」已經被雨淋得從身上往下直落紅湯兒，手里執着的掃帚已凝結形成一隻小棒兒；反惹得龍王爺似乎更生氣地把東海里的水一死兒的往大地上澆。澆罷，澆罷，終于是激惱了漳沱河，河開始發了火，半尺來高的浪頭之中纏裹着泥沙爛草，且有時會發現了僵硬的牛羊雞犬的屍身順流而下，唐二爺聽取隣人們這樣報告了說。

水比消息來得更快，在村人變貌變色地聽到水來的警報，看到由外村逃來的難民的時候，他們底莊稼早已露出一尺來高的腦袋，像田野間的細草。村中地勢雖然較高，可是平地的水也快

要漫過腳板來了。

「怎麼好啊，怎麼好啊！」一道街里都是同一的口氣，同一的絕望。

「完啦，完啦。」唐二爺把頭髮蓬鬆的腦袋加力搖着，像一具「播浪鼓兒」。從打下雨那天，他就沒有洗過臉。滿臉黑濘泥，活畫出說評書里的濟公活佛。天真爛漫的小英兒雖然摸不清爸爸媽又是怎麼一回事，但小小的里也悟到這怕不是好來頭的罷。每當爸媽又拌嘴的時候，便本能地收藏起她底活潑的態度，一個人靠着溼陰陰的牆角瞪着小眼珠兒發楞。

雲衣漸々薄了，半個多月沒有露面的太陽呈現了它底淡白影子。然而，四野的環境並不怎麼與這村莊有利，嚴重的空氣依然凝着在唐二爺底腦膜上像塊沉重的頑石。

三

那是一個六月初旬的夜晚，一彎七分滿的月亮苦着臉吐出幽幽的光華，照着一片汪洋的水面；才祇不過三五個鐘頭光景，「海若」伸開鐵般的巨掌，擴張自己的領域，澎湃的喧聲驚醒了未睡的村民，埋葬了該死的人畜，更逼散了神號鬼哭的一大群逃難的黎庶。男人們身上多半

僅著了一條破單褲；有的抱着自己底兒女，後面拉扯着走也走不快的小腳女人。半個來月不安定的生治，已經剝去了她們底美麗與健康，在月光之下只露着是蓬鬆的髮髻，焦黃的臉蛋兒。襁褓中的嬰兒常常因爲母體底過甚的震蕩而牙牙地啼了起來。

唐二爺父女三個人，也是這輻流民團中的角色。他看看這，看看那，似乎意識早已迷茫，弄不清眼前的漫久長途何處是歸宿，默然無一語，深一脚，淺一脚地走着，走着……

迷迷糊糊地走完了一個整宵。月兒底銀鈞已然褪盡了她的顏色，魚白曙光從東面漸漸蒙過來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身邊的同伴已經少了許多。——那些是有的岔到別的路上了；有的因爲原有許多親近的家族，却僅有自己一個幸運地逃了出來，然而思前想後的結果，覺得還是只有一條道路可走，便勇敢地把自己底身體重新投在水里去。在同一命運中的旁觀者，對這也僅有拋給一聲無補實際的嘆息。老年人搖々頭，眼淚珍珠似的下落。道：「可憐哪！年紀青青的；——這是甚麼年月啊。」有丈夫在身邊的女人雖然還想不到死，也是合着兩手掌祈禱着，希望老天爺大發慈悲，讓他們有重回故土的那一天。

人到落難時，一切親戚隣里的情分常會消退了的。唐二爺前後左右的搜尋一番，竟找不到一

個可以求助的人。他偷眼觀之一廬一拐，跟在自己後面的妻，瞪着兩隻死魚似的眼睛的英兒，他沒有話可說。眼前展開的是：一片黃金色的麥子，一片汪洋無盡的水，一片空虛！

於是他們來到一座陌生的村鎮路口，這裏正有一小堆安居樂業的人們，噉噉噴噴談談這里那里發水的消息。小孩們情態怡怡，笑着跳着。這一樣的天地，兩樣的人間，給唐二嫂中了電一般的撲倒在地，抱着腳哀之哽咽。小英兒也吓得臉上全無一點生人的氣色。

「怎麼了？起來走啊。——不走怎麼辦呢。」唐二爺喘吁之地說。

「走，上哪兒走啊？」從女人底喉嚨里像是勉強擠了出來這句話。

「那麼……」唐二爺覺得前途真如一片渺茫。這時看熱鬧的已然有幾個把身子向這里移動着；小孩跑得更快，都走近他們底跟前，並且一齊先把頭一注，眼風送給爬伏在母親身邊的小英兒。

唐二爺將要說什麼呢？逃得太匆促了，連幾年積蓄所得僅有的二十幾塊袁頭，都埋在坑洞里的，……走了這麼一宵零半天，肚子裏也不禁咕嚕咕嚕地響起來了。

太陽在槐樹後面露出圓胖的硬臉，雄健的壯狗衝着陌生的唐二爺父女三個嘻嘻地吠了幾聲。

這時從村口里又傳來了嘈雜的人底言談和腳步的聲音。

「怎麼回事！一點也不能扎掙着走路嗎？」唐二爺焦急地發問。

搖搖頭，唐二嫂更顫巍巍的哽咽着說道：「要是沒有活路，我便扎掙着拚死也投奔了去。你瞧，咱們四個肩膀扛着兩個腦袋，又帶着個累壞的孩子，捨了一片家，還哪里有咱們安身之處呀。」

「真是個累墜，這孩子。」唐二爺這話是心里說的，不由自己用炬火一般的眼睛看了看英兒。他突然覺得眼前露出一綫光芒，一粒微明的火花，迸發於他們唯一的孩子——那小英兒的頭上。

「啊，活路嗎，只有一條……」他把臉一揚，但那種人類的良知之感却又把底下他想道出的話語按住了，「是親生的兒女嘛！是從自己身上掉下來僅有的一塊肉嘛！」他覺得從腳底下有一股冷氣直望上冒，彷彿自己已經變成犯了罪的人，並且在法官面前等待領受酷刑的判決似的。

「甚麼活路的呀？」唐二嫂苦着臉說。

看到這裏越聚越多的村民之群，唐二爺老着臉也說不出他所想到的最後的計策。但好事者的旁觀人見到他這付尷尬神氣也就發了話：

「你們是打南鄉逃來的罷！」

「那里的水勢怎樣呢？」

「那挺積伶似的女孩子可是你們跟前的？」

對於這些問句，唐二爺統統拿一個「是」字回答了。眼睛忽然亮了一亮，話已經逼到舌尖：

「老鄉親，哪位行々好救々這個女孩子的命……我們……咳，我們也好弄幾個錢到別處找個可以託身的地方……」

「甚麼？你底活路就是賣孩子嗎？吓！」從唐二嫂底烏青嘴唇迸出幾星唾沫。

然而事實却明顯地擺在這里了：唐二爺不能放棄他自己對於生命掙扎的欲望，他決定即使飲着毒鴆也必須同生活打一回交手仗，在感情上當然任何人也捨不得硬把親生骨肉兩々分開。但他居然還有點兒理智；他看得很清楚要是顧全感情的話，三個人中一個也不能活。

這一個生死結不久也被固執的唐二嫂解開了。她掙扎着站起身來，一隻手緊々地護住小英兒

的小手，彷彿要最後多給她一點愛撫似的。做父母的兩個人都不敢正眼的看看那可憐的孩子一眼。而在英兒的小小心靈里，似乎難以悟到他們究竟是打的什麼主意，她底眼睛還在暇逸地把另一個看熱鬧的小孩子手中寫着的一隻大青艇瞧出了神。

「咳，行好積德固然是；可是這年頭誰有閒錢置這麼個張嘴物的呢。」一個村民說。

「北街郭財主家里早就提想買個丫頭來着，瞧這孩子模樣兒倒還秀氣，我帶着你們去碰一碰罷。」又一個村人說道。

「慫行好。」唐二爺接連着作揖打躬的說，眼角里還噙着一泡淚。

他們隨着那個介紹人穿過了這鎮市的中心，有時從對面走來的人似乎已然懂得了他們底行徑，便輕薄地投過一個冷笑，使唐二爺羞愧到極點。一面想找個地縫藏躲了下去，一面又恨不得打那人幾拳頭。

唐二爺和那個吃得胖胖的「買人的人」說了二車好話，交易方才妥協。他伸出顫震的手接了人家二十塊錢。既離開走到門洞兒里，却見自己底妻擁抱着小英兒哭得淚人兒相似。她們聽得門響，唐二嫂直着脖子瘋了似的喊：

「不愛了，我們不愛了！」

「……………」唐二爺緊地咬着下嘴唇，眼睛眨動不住。

「錢已經給了，你們快點走路！」一個家人模樣的小夥子催促着，跑了過去從妻子手里把小英兒搶抱過來……朱漆大門隔絕了「爸爸……媽媽……」的啼聲，唐二爺突然暴力地跑了過去，把兩扇門板咚咚地敲着。

四

十載的時光只給唐二爺底膀上添了兩撮鬚髮，給唐二嫂底髮邊添了幾根霜髮。兒子雖然沒有，但在這村里已經稱得起是教一教二的財主了。

財主便有財主的威嚴：早先是備受人家欺侮的，如今却一出門就有人向自己打拱陪笑，說些雖然不盡是事實，却讓自己愛聽的話。村里的「紳士」名號不求自來，常常挂在唐二爺底身上。兩個人打架拌嘴，得唐二爺一言解勸便可以化干戈而為玉帛；兩家因為地畝債務打官司，唐二爺底話便是定而不移的裁判。唐二爺的屁是香的；唐二爺拉出來的屎，被風一吹，便成了

澄澄的黃金……

今兒晚上，喝了幾杯酒，唐二爺一肚子的心事更像出山泉水似的咕嘟咕嘟往外冒。時間距離得太遠了，英兒的模樣他已然記不甚清，何況又有個新近要迸未迸的火花。他借着燻^々的酒意向唐二嫂說道：

「哈^々張——有意給我說個小，你瞧怎麼樣。——說個小並不是爲別的，只要能養個大頭兒子給咱們唐家續了後代香烟——這是大事。」

這話碰到唐二嫂底耳膜上，又酸又辣，就像吃着芥末一樣。他明白這固然也是自己的不是；但一種傳統的觀念和女性的美德使她挺起脖子來大聲說：

「哼，誰叫你把英兒賣了，報應哩，報應哩！要是她還在的話，一個能招十個；況且活到腳下也成了十八九的大閨女了哇。她底模樣又不醜，憑咱們如今的家當，招贅個小女婿子進來，檢樣兒挑，不比你討小自在得多嗎。你想罷，命里有兒子子孫娘^々早就給送來了；我能養活閨女，就不會養活小子嗎！你這又是聽了哪個野王八羔子的蛋話，在門後頭拗斷嘴去罷，背地里拿個鏡子照^々，好家主兒的姑娘誰嫁你這老白毛！不好約呢，進門就得惹氣。哼！你瞧楊八不

是叫小老漢給氣跑了的嗎。開個歸齊孩子也沒下，人錢財散一場空，還給他背上個大王八蓋子……咳，反正由你糟去罷！我也不管，省得說我老來老來又吃上酸的哪！你要……你看着瞧，是不是。我反正也老啦，又沒有滲人毛，橫豎也該死啦——不死也得給你們氣死呀！」唐二嫂縱橫開口地說了一遍，並且拿出女人對待丈夫的犀利武器——眼淚。

「屋……屋……」她抹着鼻涕叫：「小英兒啊……我底肉啊……小英兒啊！」

唐二爺底滿身酒意嚇破了。好日子犯不上我氣受，他依舊很樂觀地吸他底旱烟袋。

x x x

麥秋之後，村子裏照例舉行了一個熱鬧的謝神廟會。在半個月以前就有人在廟前廣場的柏樹蔭中各就自己所需用小石頭界出方塊，這是一種初民的占有預約方式，他們準備在這裏支起棚帳，賣些燒餅饅子老豆腐煮雞蛋之類的食品給遠來趕廟的客人享用。此外還有方圓幾十里路以內的村莊小販也想利用這機會賺幾文錢，供給着家庭一切應用東西，甚至連女人用的脂粉都有，這是一年中他們唯一快樂季節，無論貧富都是喜色洋洋地伸手歡迎。女人們更竭力地把最好的衣服換上，臉上胭脂搽得格外的紅，好像棗棗牡丹一樣。

唐二爺暫時只得把發小老婆的心思擱在腦子後面去。因為他既被尊居於紳士之列，會期中維持秩序的責任却要多半擱在自己底肩上，所以整天都在村公所里忙着。

尤其錦上添花的是今年還新到了一班馬戲。

會期一共是四日。開始的那一天，剛漲完村外的大車聲音便接連不斷的響。接閩女的，講女婿的，丈人小姨子一大堆，都臉上笑起一汪水兒似的趕到會場，靜止了長年的塵土一下子翻個轉兒。

快蹦之舞台上的鑼鼓咚咚噲噲地響了起來，像是聽到軍隊里吹着集合號，群眾排山倒海地往台前擁。這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馬戲場的看客尤其多，因為這種玩藝兒村里人從來沒有開過眼的。下流的青年乘機討一點「肉欲」上的便宜，故意地往女客群中混擠，踩掉人家的鞋子，摸摸人家的乳房。而在另一個角落里，則有唐二爺滿臉紅撲撲地，後面跟隨幾名穿着灰色軍裝的大聲吆喝，維持秩序。

唐二嫂扭着飽滿的屁股，表現一種土頭土腦的紳董太太的威風，有幾位七姑八姨之類的親戚相陪，她們在正對着馬戲場中央樹立着的三丈高崑東邊包了一個包廂。——那雖是只是一張八

仙桌子，但看前後左右和自己階級相同的入幾乎是沒有，她自覺着彷彿是立在雲端里，氣滅已極。但大多數着熱鬧的人並不注意她，他們全被那新奇的玩藝兒把全付精神吸去了。

那一座比城牆還高的檣竿上栓着幾個藤製的圈圈，和一把藤製的小椅子，還橫懸着一根軟繩直搭到場外的楊樹頂上去。另外有用幾十具竹刀橫綁着的梯子，還有幾根長繩一直垂落到地面。但這許多戲具上却空落落地沒有一個人。場子中央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小夥子，頭上包着黃布，胸前散開鈕扣很多的短衫，露出紅褐色的肉皮兒。他正在圍着幾匹馬在鬆軟的土地上繞着圈子。

場子四周以粗粗的繩子爲界，界外便是看客。肉味汗味和塵土氣息攪成一片。

開場鑼喧嘩地敲了起來，加着一片急雨似的鼓聲震起了人們已頻於疲倦了的神經。戲開了，首先一個黑臉老頭——人說是場主，登在一張高桌上說了半天人們聽不大懂的話。隨後才從場子一邊帷幕之中走出七八個身量相同，年齡相仿的小姑娘，一色的紅色短衫褲，把辮髮盤做一個髻，腳底下都小得遠遠看像支兩角規。但她們底步武都很伶俐的，一跳一跳地走在場子的中間，排成一字形。

看客中的女人們臉上都帶着奇異的神氣，有的「自慚形穢」，本能地遮遮掩掩自己一双沒有真成功的雙腳。

於是「把戲」開始扮演起來了。一個黑臉男人，痴胖如豬，一攤肉似的仰臥在方桌之上，用他底兩足架起一個大車輪；車輪上依次上去了五個女孩子，先後把兩隻小腳向上筆直地倒豎起來。男子運用足力使車輪緩緩轉動，越轉越快，四周的喝彩聲如閩雷貫耳。

第二幕是一個較前者更幼穉的女孩子把底辮髮散開，髮根部緊緊繫在一架丈餘旒竿垂下的繩子上。由另一個人把竿尾上的粗繩扯緊；那女孩子就手舞足蹈地騰空而起。起到三尺來高的地方，再由一個女孩子把底身體送到這繩子之長所能拋到的遠度，一撒手，她便像打鞦韆似的前前後後飄蕩起來。她底兩隻小腳用力蹬踏着，最後幾乎是那繩子竟和地面成爲平行。這時候。有人擲給她一身短衣，她很巧妙地接過之後，便一壁悠蕩，一壁把短衣穿好，原來那是一身鄉間牧童的服裝。她又從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小摺扇，一邊搗，嘴里宛轉纖細地唱起「小放牛」的吹腔兒，像蜜蜂兒的嗡嗡之聲，又是一陣喧呼喝采，起於四座。

每天最精彩最驚人的節目，和最後的節目，是名叫「上天梯」和「踩軟繩」兩項。這兩項都

由一個長得最美麗的十八九歲的少女單獨表演。一身水綠色的短衫袴，瘦瘦地裹在她發育得極完美的身上，露出胸前一對飽滿乳房的影子。她先一步一步登着以幾十把竹刀拴成階梯而至尖頂，然後在那上面扯一回「順風旗」，來一個「夜叉探海」的式子。第二幕「踩軟繩」的表演是每一隻手捧着個鐵球，腳踏軟繩走過來走過去，拾起纖窄的鞋底兒給人家瞧。當她底身體再返回立柱的尖頂上時，忽然賣弄了個絕招兒，用兩隻脚尖勾住竹刀，「倒垂蓮」向觀眾拍了兩下巴掌，隨即故意把身子一挺，看的人都覺得眼前滑過一片碧綠，看她已經像隻小燕似的飛落下來，胆量大的也不禁「呀」了一聲。但她却陡然一轉身，在半空中扼住了早經繫就的長繩，小耗子似的溜到地面。

打鼓敲鑼，一天的玩藝兒就閉幕了。

唐二嫂在山會場走上歸途的時候，忽然覺着犄角里涼陰陰的，先是納悶，再一想也不由已的笑了起來。

五

晚上，夫婦倆閒談銷磨白天爲公爲私的勞倦。

「年頭兒真改了。像這樣豁出性命的玩藝兒，我活了四十來歲，這還是頭一遭兒看見呢。末了那好看的大姑娘一個出手的勛斗，直吓了我……」底下的話唐二嫂不好意思說出來，只抿着嘴兒笑了笑。

「是呢。這一潑兒馬戲班子確乎是有些真格的本領。聽說……聽說她們還是新安鎮一窩子的人，那是咱們的鄉親啦。」

「那幾個小姑娘也是一個賽着一個的好看哩。」唐二嫂贊嘆着說。

「我知道那個從天梯上打下勛斗的就是她們裡頭頂紅的角兒，她叫小白菜。」唐二爺心里有事；他底眼仁一轉，想起今天早晨在村公所吃酒的一幕喜劇。村正彷彿誠心，唐二爺也有意，想拉攏小白菜給二爺做小星，說有一千塊錢就做得到。他此刻正在心裡張開捕食的網，並且得拿出些手段好踏過唐二嫂所布置的這道「娘子關」。

「噫。」

「我還跟她說了兩句話兒呢。」他這弄着裝醉，臉上却裝出一本正經的說，「大前天，她們

才到的時候，班主遞過一張片子給所里，恰巧我同王老萬他們都在那里商量怎樣去縣里借十名警察以維持廟場的秩序，他領着這一班姑娘去了，見面都給我們請安磕頭，小白菜也在其內，穿着一身素淨衣裳，怪不錯的樣子……奇怪，看她底行動模樣，倒像是在哪兒見過似的。」

「嘎，可憐，可憐。長得那樣好，可偏生來了這麼奔波的苦命，老天爺真是不睜眼。像幹這行子性命干連的玩藝，一個翻不靈便，兩袋不會戳在腔子裡頭去嗎？要是我養的可捨不得。」

「還算得了什麼呢；她們有時候還得逼着陪酒，陪人家睡覺呢！」唐二爺又「突進」了一

步。

「她們不是賣藝的嗎？爲甚麼肯做這樣下賤的事？」

「你糊塗；淨賣藝一天能掙多少錢，那麼許多人的嚼穀呢。反正都是班主花錢買的，叫幹什麼，就得幹什麼！」

「我要有女兒，再也不肯叫她們受這樣的苦楚。」她又重複了一句說。

「那自然，這些丫頭們都是小時候用錢買來的，只當是牛馬……」

「唉，不知道她們底爸爸媽媽怎麼處置他，生生地把自己養的孩子往火坑里投進去！」說到

這里，唐二嫂底喉頭像忽然堵住了什麼東西，鼻涕眼淚一齊來，她覺得如果她有像小白菜這麼一個女兒；不！她還覺得如果能夠把小白菜認做了自己底乾女兒，再招個乾女婿子麼的，也省得自己丈夫起意弄小老婆了。

她想了想就說：「你在咱們村里也可以拿得起幾件事來的。等戲唱完了的時候，何妨把小白菜領到咱們家里給我細細地看看。」

聽了這樣的話，唐二爺底心花兒都迸開了。心里想，「有邊兒，等生米做成了熟飯，就由不得你不答應了。」可是外表仍是假裝沉靜地回答說，「那有甚麼不行的，明兒個戲散之後就叫她給你磕頭來罷。」

六

第二天一早，唐二爺就喜洋洋地換了件新製竹布長衫，說是到公所去辦公。家里除了幾個長工以外，祇剩下唐二嫂一個人動這個，摸那個。她感覺今天的太陽走得太慢。更時常由仲夏季的南風吹送到耳邊的鑼鼓響，喝采聲繫繞着她底心不得一刻兒寧靜。坐在炕頭上，兩隻脚

覺得沒處放；在庭前散步時，兩隻手臂又成了累贅。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她終於鎖上了屋門，想到街上散散心，並藉此買一點手使的東西。

街上人真不少，男男女女都是不約而同地往村西會場的方向走去。沒有一個人注意她，她越發感到孤零零的了。走到豬肉舖門口，掌櫃老陳正在一個人看家，瞧見了唐二嫂就笑嘻嘻打個招呼說：「這日子口兒您爲何還在家里圍着，不看看馬戲去呢。」她禁不起人家甜言蜜語地奉承，又其實別無事可做，就說，「你給我拿一毛錢的肉，要新鮮的。」老陳答應了一聲，趕緊在刀砧板上挑選了一塊肥嫩的片了薄薄的一片，用張綠葉兒托着遞給她。

唐二嫂又走到茶牀子檢了幾樣茶蔬，叫賣茶的一總拿細繩兒網上。抬頭看看太陽已經壓了山，便扭扭捏捏地走回家去。她一邊走着，一邊揣想着這時候那可愛的小白菜一定也跟昨天一樣，在萬人衆目之下登上天梯，玩着奇險的把戲……忽然在她想像之中的小白菜插身一變，變做一隻粉紅色的蝴蝶兒，翩翩招展，引得她下意識地一揚手，蝴蝶兒應聲而落，穿入自己底懷抱，她不禁吐出口來「呀」的一聲。

黃昏：蝙蝠正想跟太陽捉迷藏，太陽早已躲在青青的山後。唐二嫂上街回來，精神反而覺得特別興奮，連自己也莫名其妙了。當她剛要躺炕上休息一會的時候，外面有人有意無意拍了一下門環，隨即閃進兩個人影：前面的一個她認得是公所里的使喚人周老四，後面跟着的正是自己所渴慕着見面的小白菜。她已經換穿了一件簇新的竹布褂，兩隻眼睛越發水汪汪的彷彿兩粒大珍珠。

周老四向唐二嫂做與極謙恭和霽的態度說，「二爺說先叫『小……』」（他嚥一口唾沫，改了嘴。）「小姑娘過來陪您說話兒。公所里事忙，他須上燈以後才能回來哩。」說完隨即客氣地告了辭，走了。

唐二嫂沒有很留他，她也早就認清了自己底身分。何況現在一顆心早已撲在了小白菜底清秀的體態上。「姑娘，咱們上屋里說話兒去罷。」她底語音中含着無限的熱誠，無限的憫憐似的。

小白菜答應了一聲，羞澀的小臉兒像酒上一張秋天的紅葉。在她底眼睛里，過去爲自己底顛連困窘的命運所逼，還蓄着有淚花的閃動。

唐二嫂親切地拉着小白菜的手指一同在炕沿坐下。看看她底辮髮，看看她底鞋脚。越看越愛，不覺情感激動地說着：

「可憐的孩子，我聽說你們班主淨給你們氣受，是不是？」

這句話勾起一切積壓了久久的小白菜的傷感的事情：原只能夠背地偷彈的眼淚竟撲簌簌地暢落了下來，但一時却無話可說，……哽咽地道出兩個字，

「太太……」

「你有這樣好的武藝，一大把一大把的給班主掙錢還不夠嗎？」

「太太，不是誰養的誰也不痛呢！您哪兒知道我們底苦處：我們都是從小給狠心的爹娘賣把人家的。這一進火坑便跟騾子馬一樣，甚麼罪都受着。玩藝兒練不會，打罵不算，還要拿藤上水的皮鞭子抽。問了不讓睡覺，在地下一跪就幾個鐘頭，餓了也不給飯吃。……天底下的苦難當呀！我們姐兒受盡了，這可怨誰呢。做爸爸媽媽的不是貪圖幾個錢，賣了我們，何至於受這樣折磨呀！」

小白菜泪痕滿地更繼續說道：「太太，您這體態兒多溫和，多慈善，我若有像您這樣的媽

媽在一塊兒的話，心里也場實許多哩，總看我在班子里混了十年，一年三百六十天，哪一會場場實實的睡過覺呵，

「記得在我十五歲那年，自己實在受不了班主的虐待，一個月黑天怕怕偷跑了出來，才爬出院墻，就給他們發覺了，把我追回來捆在柱子上，涼水蘸皮鞭，先揮身挨一頓飽打，還不解他們的恨；竟剝了我底腳帶，拿紅紅的烙鐵烙我底腳指。啊！那時立刻痛得我昏暈了過去。到如今一想起來心里還是怦怦地跳。這樣又整整受了四年罪，——我今年十九歲了。——想跑跑不了，想死死不成，每天練武，晚上還被逼着做那下賤的行當：陪酒哪，唱曲哪，毫不敢反抗地承受人們的蹂躪，掙了一大把一大把的錢都叫班主拿去……」小白菜極奮興地敘述着她過去的生活，好像在法庭上受了法官的鞫問，深深地暴露了被告人的罪狀一樣。

唐二嫂被感動得濕了紅眼圈，「可憐的孩子，你若是我底女兒，怎捨得叫你受這麼大的罪啊！」由於同情的牽引力又使她懷念起自己底小英兒來了。

「太太，我這樣苦命人哪里有那麼大的造化，修來像您這樣『菩薩』一般的母親吓！」

「你不知道：我底女兒若是在家的話，也和你是一般的年歲了。——可是她還沒有你這麼好

着。」

「怨底小姐是幾歲上天的呢？——是得的甚麼病？」

「唉，要是病死的也就沒的怨哪，提起來話就長了。」於是唐二嫂略略把過去的事情說了一遍，「不賣她我們也到不了這兒；可是賣了她，這一輩子却永遠也見不着她了。我還把她底小模樣記得清清楚楚地，和你……」

「什麼！」小白菜激動地問，「怨也是漚沱河南六里屯的哪！」在她受了創傷的心靈上又挨了重重的一擊。

「噫，是的啊！」唐二嫂神經底的說，「我們底英兒要是還在的話，身量儘管長高，那……那屁股蛋上一顆硃砂紅記應該是不會消掉的罷！」

「太太……太太！」小白菜底喉管忽然像梵玲玲上面的軟帶，聲音顫震，「您說什麼紅記……紅記！」她立刻甩開了被唐二嫂握着的一隻手，一騰身站了起來——

「媽媽……媽媽！我就是您底女兒嗎？媽……媽……」她初被雷擊，全身撲倒在唐二嫂底懷中。

這一剎那給唐二嫂一個彷彿天崩地裂似的變化。她狂放地撲着小白菜瘦窄的腰身，從短衫開

氣兒那里伸進自己底一隻手，搜尋着，摩撫着，嘴里吃吃地發着囁。

「你……你……可憐的寶貝……英兒……」

小白菜瘋狂了似的，摹仿着十年來所獲得的以親子之愛所換來的武藝招式跳躍着，十年的幽憤一下子都發洩罄盡了。

窗紙上灑開了一片水似的月光，照着這母與女重圓的双影。同一時候，準備金屋藏嬌的唐二爺，却在村公所的喜悦間，這個灌他一鍾，那個陪他一盞，醉意殷然地做他未來的桃色夢。

一九四二年四月杪成

平 凡 的 死

一九三二年冬天，距離舊曆新年約有半個月的時間。

五寒的早晨，一覺醒來之後，感覺到新糊的窗紙放出耀眼的白色，使我惺忪的困眼不敢冒然睜開。但是庭院里却靜寂得很，祇有唧唧的雀叫，似乎正在屋簷前的松樹枝上以鳴聲取暖呢。我偶然地掀了掀被角，就有一股冷空氣侵襲進來，不由得打了一個噴涕。看了看腕上的時計，不過六點半鐘。忽然聽到廊簷底下有沈重的聲音走過，似乎有人用力地頓着他穿着綿鞋的雙腳，咚咚地響了幾下。接着外間屋的玻璃門也被閉啓。

「是誰？」我帶着一點好奇心的問。

「我。」火爐上的鐵門響了一下。

這稔熟的學校門房老柳底聲音使我默然了。「啊，聞先生，外邊下雪哩。」老柳說着，一邊在

揩洗着洗臉盆。

「噢，從什麼時候下的？」我因爲最愛看冬景的山雪，不禁很興奮地說。

「我夜里起來的時候還是滿天星，悠蕪，已經下有一寸多厚了。」

我披好衣服下地，掀起藍綢的窗簾，更把玻璃上罩滿了的霧氣用抹布拭去，讓外面整潔的雪光充分地透射進來，西邊被對面屋脊所割斷的山頭，整個藏在迷濛的雪陣之中。雪片盡管搓綿扯絮地蟬聯而墜，挺勁的老松枝葉間也覆蓋着一層皚皚的東西。

這時候，在我對面屋中住着的那個生物教員小吳，鐵床嘎悠嘎悠地響起來了。

「老聞，下雪了嗎？」

「對哪。」

「怎麼起得這樣早，離吃飯還有半個多鐘頭呢。」一邊說好像一邊在唏哩嘩喇地抖着衣服。

「我從小就喜歡下雪，剛才老柳進來打臉水，說了一句，就再也睡不着了。」

「唏嘩，好個風花雪月式的文學家。」小吳在揶揄我。

我沒有回答；六出的雪花已經把我底心全部提到山上去了。

吃過了早飯，幾個教員聚集在一間更暖和的屋子里，放縱的談話。天時的激變，影響到每個人的腦輪盤，轉動得較為靈活。我們底老當益壯的校長更不畏寒冷，去蹲在雪地上給那僅有一年生命的羅漢松拍照。

上課間操的節目臨時改演「師生雪戰」，老校長當了總指揮，在一片銀白的運動場上，以講杵遠山做背景，跑一陣跳一陣宛如一隻老獅猴。他爲了身分所累，終於變成了大小學生的衆矢之的，砲彈似的雪球提二連三地在他底長毛絨大衣上開了花。

「王朝瑞，別衝校長腦袋上扔，碰破了鏡子就壞了。」這是老實學生說的話。

「聞先生，作詩啊。」又一個學生衝我喊叫，我只得無可奈何的笑了笑。

「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二年級的頑皮學生更把最近念過的國文課本上的詩句讀得朗朗地。

下午雪不飄了，然而太陽還是尋不到它底影子，鉛板似的彤雲在低空沈悶地覆壓着，砭人肌膚的北風也開始放縱起來，把屋頂和樹枝上的雪吹墜下地，把地上的雪吹擠到牆角兒在裡去。

天色漸漸沈黑，月亮也沒有，星星也沒有。風帶着尖厲的哨子也吹得越發猛烈了。教員們都把自己關在小屋里，圍着火爐，或者看書，或者閒話。除非輪到是自己監視自習，誰也不會與

出去和風雪搏鬥的。教室中門窗緊閉，一些書聲也透露不出。

第一堂自習下後，休息二十分鐘的時候，校長室前忽然踢踢蹦蹦有一片散亂的脚步聲音。校長室就在我住着的屋子後面。我這時正給學生改作文卷，就不就停下了筆，聽先有個稚嫩的語音說道：

「校長呢？」

想像中校長一定是禿着腦袋從對面教教學的齊先生屋里出來，立在廊簷下問道：

「誰？甚麼事情？」

「校長，王朝瑞失踪了。」一個學生荒張地說。

「失踪了！」校長重複了一句，「怎麼知道的？」

「今兒個吃晚飯的時候就沒有他，上了一堂自習也不見他來，大家就起了疑心。我們一翻他底位子，翻出一張遺書來，是給他父母的……」因為我也在教着這一班的功課，聽口音，知道說話的是一個綽號叫「小耗子」的學生，是這一班的班長。

「遺書！」校長似乎吓了一跳，「是誰先發見的呢？」

小耗子指在他後面站着的一個學生說，「是他，——孔繁瑛先發見的，他素常素往跟王朝瑞感情挺好，兩個人而且同住一屋。」

「噢，孔繁瑛！」校長岔着嗓子喚着，「那張遺書呢？」

叫做孔繁瑛的往前邁了一步，給校長行了個鞠躬禮，說道：

「我們不敢動，又照樣地擱在他底抽屜裡哪。」

「哼！」校長不高興地從鼻子里噴出一股冷空氣，「走，帶我上你們教室裡檢查檢查。再叫兩個人去請教務主任和訓育主任一同來。」

一行人的雜亂的足音攪和着沙沙的踏雪的響聲逐漸遠去了。然而這里，我們所住的各屋中跟着也起了一番騷動。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聚集在一堆，交換說些對於這個剛才失蹤了的學生王朝瑞的種種印象。

正在談着，又聽見窗戶外頭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音，緊接風門光噹地響了一下。矮個子訓育主任穿着大衣戴着皮帽，還縮頭縮腦地走進來。他立刻把兩隻手從衣袋里掏出伸到火爐壁外烘烘，嘴裏呵呵地說道：

「好冷啊，真够餓。」

「王朝瑞怎麼樣了？」性急的齊先生問。

「大概是因多吉少的。」訓育主任搖着他底瘦弱袋，不知是爲了寒冷還是大抱悲觀，滿身都在微微地顫動着。

「呵，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呢？」高個子體育教員說。

「據跟他感情最好的孔繁瑛說，他在上個禮拜從家裡回學校以後，氣色就挺難看。整天不言不語，淨說些沒有後程的話。」

「不錯，我知道他是個繼母。」教外國語的劉先生說，「他時常向我談到他家庭里種種的壓迫當我每次督促他用功的時候。」

「這學生確實太可憐，天才本不够，發育得又不好；黃黃的臉兒，筆架似的軀殼，像這樣三九天還穿着夾褲呢。」體育教員又說。

「是啊，上禮拜就是我跟教務主任逼着他回家取棉衣服。他還怎麼說也不肯回去，說禮拜一還要考國文。教務主任說，無論考什麼，把身子凍壞總值的多。」訓育主任邊說邊用眼珠兒

瞟了我一眼。

其實我底心裡正怪難受，自己原是個好浪費情感的人。此刻聽到同事們你一言我一語在刻畫着失蹤學生的可憐樣子，眼淚不覺圍着眼圈兒轉。現在又被訓育主任底眼珠兒一擠，相反地湧出一句風涼話來了：

「啊呀，真要出了事，我要負責任的哪。」

於是引起大家一陣呵呵的笑聲。忽然，沈重的足音又自遠而近地傳了過來，這種足音已經爲大家所熟識了似的，生物教員低聲說道：

「是教務主任罷，聽他又帶來了什麼新的消息。」

門開處，果然是教務主任。他底胖胖的紫紅色的一張大臉與熊熊在跳躍着的爐中火焰相映成趣。他底飽經世故的態度使得滿屋的人都測不透是凶還是吉。

「校長怎麼沒有來？」訓育主任先問道。

教務主任苦笑了一下說：「他是賊走了關門，又向學生們訓話呢。」

「有點兒下落沒有哇？」

「這月黑天，又是一地的雪，可往哪兒去找呢。怕嚇等明天早晨再說啦。好在從他位子裏搜出來兩封信，學校還可以抓住一點立足之地。」教務主任一邊說一邊皺皺眉頭。

「遺書上怎樣說？」

教務主任自懷中摸出兩紙捲兒來，一壁把它謹慎地攤開，一壁幽幽地說道：

「這是很重要的證據，和他父親寄給他底信同樣的重要。爲慎重起見，我們需要把它拍一張照下來，是不是？」

我一眼就看清那原是一張自外國語練習本上扯下來的厚紙，上面蚯蚓似的印着一行一行藍色墨水字，係用鋼筆所寫。

校長先生，各位老師，第××班全體同學：我對不起您們衆位，給這平靜的山國留下一頁慘痛的歷史；可是思之又思之，我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够再用我自己底眼睛去看到古老而又莊嚴的西直門城樓了。我決定了一死，死後這世上不過是缺少了像我這樣一個的十六歲的孩子。我誰也不怨，就怨我底命。我因爲愛着這山國，不願把我底屍骨掩埋在骯髒的城市裏。我希望校長能答應我最後這一個小小的要求：把我葬埋在那塊第一班同學畢業紀念的刻石的南面，那兩棵

白楊樹底下。永別了。

天下最可憐的苦孩子王朝瑞

我還是看到最末一個字，我底兩眼清淚早已充斥着生長着睫毛的眼角。心裡却感覺着一片虛的渺茫，彷彿光明一滅，連一絲一毫的意念都沒有了。大家也都似乎爲這小小生命的熱情所感動，把沈默分鎖在各人底嘴上。

外面寒風的威力愈發厲害了，窗紙零零地顫抖不住。

「還有一封家信嗎？怎麼說？」體育教員激憤地問。

「哼，逼死他的就是他底家庭！他同班有到他家裡去過的學生說，他底父親現做着××局的科員，母親是後續的。回家就給氣受，所以他不同意回家。這一學期各班統計學生的零用費，屬王朝瑞花的最少，可是他底母親來信還要他竭力節省，寄來的十塊錢說是寒假中的一切費用全在內，不必回家過年了。末後一句催他死的話就是：叫他努力用功，必須要考上前五名免費，否則不是他底兒子，就不必再見他，……」

體育教員聽教務主任極憤慨地敘述到這裡，就握緊了拳頭向空中一擊說：

「天地間竟有這樣渾蛋的老子！」

「咳，有後媽，沒有後爹。」也有人這麼說。

「就是這前五名免費的章程，我想明年度也有改革的必要；想不到王朝瑞就犧牲在道上頭。」
教務主任又說。

「我想可以改爲清寒學生獎學金。」訓育主任提議道。

「等明兒跟校長詳加考慮一番再說罷。」教務主任邊說邊打了一個呵欠。

被派遣出去的幾名校役陸續回來報告說，「前後左右都查到了，沒有。有地上的雪照着，樹上掛着一個人也斷乎不會瞧不見。」

兩位主任點點頭。

「睡去罷，明天早一點兒起來！」訓育主任對恭敬佇立着的校役命令着。

「真是一個謎，不知道明兒早上能够破案不能。」大家也都各回各屋去了。人人胸前都像給一塊石頭沉重地壓着一樣。

西北風刮了整整一夜，雜木溝院松樹沙沙聲響，我覺得自己像是處身在一隻大海裏的孤舟之

中。倚枕聽時，更被引入於種種可怕的冥想裡。聽到不耐煩了的時候，就把頭鑽進溫暖的被筒。耳畔的燥音立即消失了。也不知過去多久，才昏昏沉沉地睡着；又不知睡到多久，忽然感覺身體的某一部分像是給甚麼蟲類刺了一下，驀然間驚醒。探出頭來，瞧見已經轉爲魚白色的窗紙。風好像已停息了。

從這窗紙一掃學生盥漱室裏傳過一陣寂寞的嘩喇嘩喇的潑水聲和撲通撲通踏在洋灰地上的脚步声，有一個尖利的嗚嗚說了句話——像根芒刺立刻穿透了我底心之深處：

「啊呀，王朝瑞真是死得太可憐了。」

一邊打着寒戰，胳膊上也起了雞皮似的粟粒，我趕緊坐起披上了衣服。拖帶着一雙舊鞋走出外間屋裏，想去掀開隔壁那生物教員的門帘時，就聽見在自屋的窗戶根兒底下又來了幾個人。一個是老柳的聲音，但他並不同平常樣子進來給我打洗臉水，反而大踏步拐過牆角的向後院去了。

這時候，學生盥漱室中又是一陣嘈雜的聲音，有人說道：

「整整地泡了一宵，把個人連衣裳都凍成冰棍似的了。」

「庶務吳先生已經騎車進城通知他們家去了。」

「這是前車之鑒，併想想前五名免費的開夜車的人聽呀！」

雖然盡是些不着際的話，也給我猜度出一個大概來了。——這可憐的十六歲的孩子一定是投井死的啊。我知道在運動場的短牆外下坎，一株花椒樹旁邊有一眼很深的甜水井。因為連年的旱象，據說井裡的水深最多不過四五尺光景，並且時常露出砂泥的井底，平常是沒有什麼人注意它的。自己當時充滿了一肚子的悲感情緒，冒着靜靜散布着的涼冷空氣，向運動場那裏奔了過去。又下意識地抬頭看了看，西山尖頂上的那棵長庚星，尚矍鑠着未曾褪盡的幽光。

剛才拐過門前的影壁，一個人撲面跑來，幾乎和我撞個滿懷。彼此都不禁「吆」了一聲。來的正是瘦子訓育主任，不等我說話，先就滴溜溜地說：

「慘……慘極了！」

「我瞧瞧去。」自己像完全失去了靈性，不再和他多言，兩個人就分道揚鑣的自去了。

井臺上圍環着一群未死的人，等我走近他們的時候，那些人仍然像用鉛塊封緊了自己底嘴唇一樣，沒有人向我打招呼的。老柳，還有幾個工友，正在整理浸溼的粗繩索和竹竿大棍一類東

西。校長和教務主任都看不見他們底影子，祇有那個長人事務主任繃緊了臉孔把兩手揣在衣袖中默默立著。

我底全付神經被在轆轤旁邊放置的一捲奇形物體給吸收去了。我鼓着勇氣向前邁進，我想正視一下死的形態。但我剛走到距離那物體還有一丈多遠的地方，就本能地停住了自己底脚，彷彿倒吸了一口涼氣似的呆呆楞着。心想：那一捲還附着冰雪的碎塊的僵硬的棉大衣裡面，就包的是那可憐的孩子王朝瑞底小小屍體嗎？可是在兩個月以前的學校秋季運動會上，四百米突賽跑得到最末一名，但仍舊一點也不臉紅地跑畢了全程，領取校長底精神勝利獎品的，那個瘦小枯乾的孩子嗎？

屍體似乎有知覺地把一張爲污泥所淤染的頭臉接觸着冰硬的地面，它底頭髮已然凝結爲一絡青筋，在五小時以前還是個真真跳跳的「人」有誰能相信呢！生與死的間隔竟是這麼遠，彷彿僅僅是一層薄紙似的呀！

大膽的學生還在含着一胞眼淚守候着；有的就搖搖腦袋，把舌頭伸了伸，走了。

傍午，棺材和死者的家屬都被喚來了。據說那就是王朝瑞底殘忍的父親：煞白的一張臉，儘管

低着頭走路，一直給老柳領到校長室，誰也不知道兩個人談了些什麼話。

那結果，並沒有依照死者遺書裡的話去做。「香尺」聲音伴着一具小小的黃色棺材，永遠地離開了「平靜的山國」。

第二天，人們還在嘴上掛着「王朝瑞」三個字，攪合以唏噓慨嘆的情緒；第三天，說的人就少了；一個禮拜之後，這事情便給善忘的人們遺漏下去。

人們又在忙於舊曆新年底快樂的享受了。

冊二年七月

落花時節

浙浙零零地下了一夜的春雨，到天亮時方才停止。有着綠楊城郭雅號的江南某一個小城市，還整個地隱藏在霏微的煙霧裡。

在一條小弄堂的盡端，那座孤獨而簡陋的旅店底階前，音樂家李繼年悄悄地站着。他時而仰起頭來：似乎注視着溜上垂落下來的不絕如縷的水珠，又似乎眼光並無所屬，僅僅是充分地反映出這可憐的老人所有一肚子悵鬱的情緒，——彷彿一塊鉛板，像此刻天空裡的顏色一樣。白髮飄蕭的覆蓋之下，他有一付寬潤的臉龐，突出的前額和深陷的眼眶以及那些縱橫的皺紋，都表示他已然飽經無數的生活上的慰安與磨難了。

雨後的春風有時故意逗弄他底滿堆于下頰部的潔白鬚髭，使他也下意識地舉起自己底一隻手撫摸着這些老年的禮物。他底手並不太大，膚色還白而細嫩，如生長在深閨之中的女人底手一

樓。

老人底沉重的心情，隨同此刻天宇間又鋪展開一大塊黑雲似的，更加深遠的凝滯成一個結。對於往昔在長安宮裡凝碧池頭那些輝煌的眷戀，和昨天在鶯峯寺廟會裡邂逅着知音李暮，這悲與喜的兩番情調，交織爲一幅無形的網羅，使他對於自己底前途，抱着無涯的意外之感。

他終於闔上了他底雙眼，想躲避一下眼前的這種鉛色的刺激；於是殘留着的，祇有耳畔叮咚響着的，那階石上水珠迸落的微響。而這種微細的聲音，却彷彿是橫在他靈感之前的一條大道，巧妙地導引着他底回憶像曇花一現般的，他不覺想起自己一篇三年前的傑作，盡一夜不眠之力講成的那一閱李太白底三章清平調來了。

然而，和這種黃金似的生活成爲兩極的對比，那許多許多深印在他底腦膜上的慘酷印象，却很迅速地迸了起來，澈底地擠去了他底遐想。尤其是，當他在長安留住的最後的一天晚上，他蹣跚地擁塞在踉蹌呼號哭聲震天的老百姓之群裡，尋覓着可以逃出城關的道路的時候，城裡那一條最繁盛的十里長街，火從各處同時燒了起來，必必剝剝，終於燃在一起，如一條瘋狂了的孽龍相似。其中有一處在高高樓窗上嘶聲求救的少女，當無情的火舌第一次舐到樓窗以前，那少

女忽然像一隻燕子似的竄了下來。他嚇得緊緊閉住自己底眼睛；耳輪中便聽見轟然一聲，再回過頭看時，高樓已然坍在幾丈高的火焰之中了。

「唉唉！」他所能助力的祇有這一聲絕望的歎息。

逃出了城圍兒，渡過那溝，眼前是山明水秀的江南，也是他夢魂中時常牽惹着的江南；緊張到極度的心緒漸漸地鬆緩了下來。但像他這樣生長在宮廷裡的樂人對於生計究竟是太外行的，他直到一摸自己袋裡的錢幣已然僅有到很少的數目，而肚子又在不容氣地呼喚着的時候，才感覺應該如何打發自己將來的日子，却是眼前一個最大的難題的了。

像夢境一般，他輾轉流落到這座小城市一個偏僻的旅店裡。在這裡，他將重理過去五十餘年的風花雪月之夢。

雨底長絲絲縷縷着；但他昨天黃昏從薦峯寺走了回來的時候，還打算今天一定是個晴明的好天氣哩。

「老客官，你早。」具有一付圓潤面孔的老闆從前面櫃房裡繞了過來。這人是在昨天上午還因為李總年積欠了幾天的房飯錢而施之以白眼的；但黃昏時候，意外地忽然瞧見本地的

李大相公却是恭恭敬敬地跟在他所看不起的人底後面；而當自己正在疑訝的時候，李大相公已竟把這筆債務代他清償了。

李龜年謙遜地和老闖一拱手，剛才的思緒給扯斷了。又默默地仰起頭來望望天色說：

「真是那句話，『天有不測風雲，』一點也不錯啊。」

「老客官，你們北方人不知道，這場雨下過接着就是黃梅時節的了。——可是今年似乎早了半個月的樣子。」

李龜年幽幽地說道：「這樣悽天氣，不知李大相公能來不能。」

老闖欣慰地擠一擠他底鮎魚似的小眼睛，「李大相公不來，你老客官也就屈尊在我們店裡住着罷。可是，不知道能跟你老大哥打聽打聽，你們可是沾親還是在哪兒會過的呢？」

李龜年「啊」了一聲，被扯斷的思緒又給老闖的一句話連接上了。但具有着崇高意識的這個老音樂家，在這裡却絕對不屑於暴露自己底真相。他皺了一下眉頭，就清朗地答覆道：

「我和李相公早在長安市上曾經會過幾次面，何嘗有什麼深厚的交情。昨兒真是幸遇，所以彼此都覺得分外熱稔了許多似的。」

老闆歪着臉孔，颯飗的樣子依然巧妙地懸挂在上面，又似乎有些像信不信地問道：

「你老哥不是彈得一手好琵琶嗎？」

「謬承台愛，真是受寵若驚了。」

「李大相公的笛子在我們這裡也是刮刮叫的呢。」老闆詭倭地笑着說。

李龜年點了點頭，在他爲燦白鬚髭所籠罩的嘴角間也露出一點若隱若現的笑紋。

× × ×

在另一個亂離人間的角落裡，詩人杜甫也混雜在可憐的群衆之中從長安城逃了出來。漸漸地，杜甫發覺在自己前後的百姓們的數目是越來越少了。有的老邁或者幼弱的人們，常常被群衆遺落在後面；或者在啼飢號寒之餘，就呼出自己最後的一口氣，躺倒路邊的也有。杜甫祇有含着一包眼淚，送他們永遠地歸去；而自己却還得撐起脊梁骨，在人生底懣惘道路上毫沒有停息的奔馳前去。

後來只餘存他一個人在同谷的蒼涼的山間了。糧糗也斷絕了，只靠採摘些橡樹和栗樹的果實勉強挨過。殘秋底淒涼的西風吹透薄薄的衣裳；這樣，他終於回到了自己底可憐的家鄉。

然而，家裡的環境只有更壞；當他聽他底老妻一邊哭泣著一邊向他報告說，前歲生的那個男孩子，因為做母親的三天兩頭沒有東西吃，奶水接不上，竟活活給餓死了這樣的消息時，自己呆瞪了半天，眼淚卻不會滴落。停了許久，忽然握緊拳頭，向天空扎了幾扎，音調滯重地念了幾句，彷彿病人的囑語道：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夜裡，杜甫和他底老妻幼兒，棲息在僅存下一具冰冷的草薦的床榻上。仰起頭來，從房隙盡頭的簷牙缺口處，還看得見暗空裡閃爍著的星子。

這樣窮苦的生涯，給他壓榨出來不少有血有淚的詩篇。然而這許多詩篇的寫出，却是在換了一個環境之後才被寫在紙上的。這時候，遠居在蜀中做着節度使的嚴武，從道路傳聞之中，曉得他故人竟是這樣落魄，便特地差人請他遠涉山川，到那所謂天府之國裡去，臨行時還給這可憐的詩人底家庭裡留下一些生活費用。而爲了想要更把自己底生活體驗充實一點，我們底詩人乃決然地踏上了遙遠的征途。

成都的浣花草堂，確實給他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了不少。但在精神上却漸漸覺得空虛起來了。

這種內在的原因，日夜地侵蝕着他，似乎並非等待聽到官軍收復了河南河北的消息之後。才引起他底鄉思的。

在還鄉的途路上，詩人杜甫却不像幾年前從關中落荒而走的那付窘狀了。有了嚴大節度使的面子，無論走到哪裡，總是有人接送，有人供給食住。甚至種種闊氣的酬應如現在的學術講演或者什麼座談會之類，杜甫也不得不出席了。

就說是「衣錦還鄉」罷，杜甫又在自己底家中度過了一個平靜的冬天。在天寶十三年的初春，他又大勳游興，僱好一隻快船，迤邐地游到江南來了。

x x x

旅店門前的瀟瀟春雨裡，一匹白馬上馱着個壯年的漢子，一身短服適合地包裹着他底強健的軀體。馬從靠煙柳之間絕塵而來，一直蕩到這片幽僻小店的門首，就被強迫着站住了。壯年漢子一翻身，兩隻腳鏗然踏在整潔的石板路上。他並且略微停息了一會，於是抬頭看着簷前那塊古老的招牌。

這時候，旅客老關和李龜年的談話已然停止，馬蹄底聲音促緊了兩個人的心弦；誠然，這裡

向來很少有這樣怯懦客氣着九廟的。拖着一種恐懼的心情，老關倒背兩隻手向前面走來。

「喂，喂！」壯士說着，「你就是這店的老關嗎？」

老關更覺得似乎來得突兀了，心裡震了一震，却趕緊把兩隻手順放在膝蓋旁邊，小團臉兒俯着，眼睛像是慈愛着地上的泥水窪中可有什麼棲息的小動物。音調顫顫地抖着說：

「是……是。小的——」

「你店裡可住着一位——李總年李老先生嗎？從長安來的。」壯士底一隻手還扯着馬的韁繩，另一隻手很不專帖地搖動着那一節短短的皮鞭。

「啊，有的，有的。」老關雖然仍舊測不透客人的來意，但那幅煞白的團臉略略有點兒血紅的顏色了。他放出勇氣，聲音較大的說了一句。

「好的。你替我看住了馬，我自家去見——見。」

「他剛才和小的還在廊簷下面敘家常罷；等我叫他出來罷。」老關慫慫地諂媚着。

「不要廢話！」壯士揚揚不采地申斥說。同時把馬底韁繩遞在老關手裡，足音蹣跚地走進店

房的前道。

那裡，李總年還是神色泰然地踱着舒緩的步子，好像絲毫不爲外物所動。而掩覆在方口與廣頤之間的雪白的長鬚，給這陌生的來客立刻就認得出這決不是一張平凡的老人來了。

「你老先生可就是李樂師——李總年先生嗎？」

李總年眸子發出異樣的光輝，點點頭。

從濡溼的衣襟幅下，壯士極鄭重地摸出一張巨大的絳色紙片。他一壁舒手遞了過來，一壁極謙抑地說道：

「小的是××府裡的傳事人，派我送請帖給老先生來的。說務必就請去參加一個筵會。席上原來有李基李相公，提起你老先生底大名，大家都歡喜得很。還有位昨兒新進城的什麼杜老官兒，更笑着嚷說，「幸會，幸會。」小的臨來時，還勞他親跑到階前囑咐我務必把您老先生請到叙話哩。」

一節話使得這位飽經憂患的老音樂家腦子裡感覺很紊亂，除了李樂，他似乎簡直懶得去見他們。尤其是，在眼前國破家亡的時候，這種於生無補的虛空的酬應，他認爲自己在良心上應該澈底迴避才對。一邊這樣不高興地想着，而他底一雙深湛的眸子却不由的注視到那幅絳紅顏色

的戲片上去了：

長安工部少陵先生頃自其故鄉來我城，×公譚請官邸。與會者尙非俗士，聞 老先生命名
威盼一聆雅奏。急足至時，深駕 促駕。匆匆，不一。

李暮頤首

看了東帖，一頓年青人底蓬勃體態立刻在他底腦膜上現出個很清晰的影子。對於這個年青人
底天才與智慧，自己確是頗爲傾倒的。他心想，如果那件偷榜官牆學曲的傳說確是真的事情，
將來成爲自己的繼承者，並不是不可能的罷。他好像隱遙深山中一匹高齡的斑豹，越是自己當
垂暮之年，越要珍惜着自己底寶貴的毛皮一樣。

「少陵先生」，他又自言自語道，「噫，不就是寫過北征那首巨幅詩稿的杜甫嗎？他怎麼也
會跑到這裡來呢？」

x x x

一間布置華麗的廣廈中，杜甫底席位擺在了最高貴的處所。旁邊坐着的是李暮，正笑吟吟地
舉起一隻瓦觥；下首便是主人底位子。在這一個小小的城市裡，這是它底政治與經濟的中心。

杜甫又啣了一口血色的葡萄酒下去，看他削瘦臉上的顏色越發成爲紫紅的了。主人更殷勤地勸着酒，但不時因爲受激于這位遠來豪客的偉大的儀容，就聳動着兩撇小黑鬚，和上首坐着的李穆做出許多類型的眼色。又因爲首席底談鋒並不十分銳利，關於國家大事尤其是不贊一詞的。所以連自己幾次挂在嘴邊上的廢除節度使制度的大議論也不能傾倒出來了。

「少陵先生，」李穆忽然想起一句話來問道：「老先生離開長安的時候，想像城里頭的景況還不十分緊迫罷。」

「是的。」杜甫剛伸箸夾了一塊白肉，就趕緊放下去說：「我是聽到消息不大好的時候，就告了假回鄉去的。可是同我一起離開長安城的老百姓也很不少。我還沒有走到潼關，就瞧見哥舒翰的兵士一隊一隊的敗下來了。」

「哼！」主人接着發恨道：「國家花了許多錢養着他們是做什麼用的啊。」

「在江南有逃出來的人說，不少士大夫階級都因爲沒有法子脫身，只好覩然事賊的了。」李穆感慨地說。

「是的。然而我真沒有想到那李樂師居然能夠死裡逃生，也是不幸中之大幸。」杜甫一邊說一

邊拿眼睛瞧了瞧在廊簷底下侍立着的差役之群，「他底脾氣是很執拗的，今天，不曉得能一賞長安的舊樂不能啣。」

主人也似乎不能忍耐了，隨着眼睛向那些佇立着的人們，同時有點偏促不安的樣子。連李龜年底心里也有些兒發燒，他想假定這位白髮的樂師若是不肯光臨的話，一曲霓裳羽衣必定也要失傳的了。

忽然從遠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音，陰晦了的衆人底心都覺得似乎曝露出有望的黎明來了。一刻那之間，青色的馬鞍上，駛來了白髮的老樂師。

首先是，李龜年傍若無人的離開了自己底位子，感激地噙着眼淚，過來拖住李龜年底龍鐘的臂膊。

當李龜年緩步踏上廳堂底階石的時候，席間已然連一個人都沒有了。杜甫像是忽然減少了十年歲月的樣子，堂上的繖紋都有光采地綻開了。他用着今天最宏亮的嗓音說：

「老樂師，幸會幸會。」

「啊，」顏頰帶着白髮鬚的頭顱，李龜年也神經質的招呼道：「杜老員外郎，一別多年了。」

想到岐王府第上和崔九堂前的歡會，怕是一場春夢的懷戀呢。

「對了，老樂師，你底記憶力果然不差。但在這落花時節的江南，上天又允許我們有多一次的聚會，這是最可紀念的事情。請主人賞下紙筆來，待我送給老樂師一點文字上的存記罷。」

杜甫的嘴角急速地扯動着，一壁伸開紙幅，蘸好了筆，匆匆地寫了下去：

岐王宅裡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一九四三年八月

工人

春二月，一幢新屋將要傍着「地梭子」（一種工作很粗陋，但是異常堅實的用花崗巖石堆砌而成的牆壁，）建築起來了。牆外，露出半個臉兒的，鮮艷的山桃花彷彿衝着那一堆磚，一落瓦，和層層疊集的短椽透過一個甜媚的笑，歡迎她未來的同伴。

最初來的是個麻臉的工人，姓那，頭戴「三塊瓦」（一種帽子的名稱），身穿灰布棉袍，笑颯颯地和學校管事人相看了地基。第二天就有五六十名泥瓦匠和木匠頂着西面山頂上漸漸沉落的金星上山來了，因為我就是睡夢中給他們沉重的脚步聲音驚醒的。他們聚集一起，給寂靜的荒山送來了熱鬧的空氣。

教室周圍都成了他們底勢力圍，剛滋開兒的杏花樹下首先攤開一領蘆席，一個無意把長髮直攏向後頭部想學做藝術家的老工人，坐在木墩上，開始把已經用水浸透的粗麻繩，用鈍刀

一下一下地切成長約寸許的零塊；却另有一人用長帚把牠們攪到縷縷分明一絲不亂的程度，——合石灰是非這宗東西不可的。此外是各種工作上聲音的配合：石匠用鉄鏈敲打花崗石的尖脆聲，瓦匠打夯的粗重聲，配合着杭育杭育的夯歌，教室中學生有一小半不肯安下心去聽功課了。

靠牆腳臨時搭起一具土爐，竈邊零亂地安置着最簡單的炊事用具：頭號的綠色大盆，八仙椅面大的籠屉，粗皮大黑碗和竹木筷子高下成行地排列着。多會那一群工人吸着初春早晨的清鮮的空氣走上他們的工作場，同時便分出一個結實的漢子過來蹲在柴鍋前面，劈「劈柴」，「活」（讀做去聲，撮合之意。）雜合麪，切醃蘿蔔鹹菜，自個兒無聲無臭地幹他底事情。

等初陽的旭光冒過東面遠山的尖頂，這可以說是他們一天工作最忙的時候。地基早經打好，房子四界的經緯綫業已取直。然後這群工人的「分工合作」趨勢也便顯然可見了：鋸木頭的兩個人，在遠處的洋槐樹蔭里把一根丈許長短的光溜溜樹幹，照他們祖傳的手法安排停妥，以一頭斜高衝向天空，彷彿一尊笨拙的高射砲。一個人升到樹幹的最高處，和另一個站在地面上的他底伙伴，上好鋒利得亮晶晶的鋸齒就沿着早經用墨斗畫好的黑綫鋸開，隨着鋸勢的一往一來，

兩個人的身子也一俯一仰，看木絲點點飛落，給地上那人的頭上，衣服上，脚上都洒滿黃色的雪片。再看那邊，一塊二尺見方的大石頭，剛被一個壯健小伙子條的抱了起來，這勁頭兒使一羣瞧熱鬧的不禁爲之喝采。就連站在一邊的那頭兒，也禁不住笑了。笑得彷彿連他臉上的每顆麻子坑兒，都漾出笑意。他把眼光死盯着那小伙子寬廣的脊背，嘴里吐出他底乳名：

「瞧這傻老，幹活兒真不惜力！」

看「傻老」，額上蹦起了一道子一道子的紫色脈絡，汗珠不客氣地泛漾在他底前額上。他下面僅僅穿着一條單褲，外邊套着條破爛棉褲的腿，彷彿吃了烟袋油子的壁虎，不停地微抖着，然而他却始終沉默着不開口，只左右一擺臉孔向衆人看了一眼，便大踏步向前走去。

他走了不遠，眼前是一個灰池。水從後圍沿着新開的小溝汨汨地流過來，流到灰池旁邊潑成一個小潭。這時一個工人恰巧挑着兩桶水預備傾到灰池里去。叫「傻老」的這工人正低着頭，把全身力氣都運到自己底石頭上，不料前額嘴地一響，便撞在那挑子的一頭。他禁不住一皺眉，嘴里呀了一聲。前面挑水的那個工人先覺後面一沉，回頭一看，他很敏捷地躲向一邊去了。這工人忽的想出一個精明的手段，臉向着那頭兒，大聲地吆喝說：

「怎麼着！長着眼睛沒有啦！」

這招兒還真靈了；那頭兒緊跟着就跑了過去：

「傻老，傻些，碰着人算怎麼着！真混！看不見這地方得要石頭嗎？不想幹給我滾！每天吃三個飽，撐的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啦。」

糜子工頭作威作福，色色俱備。滿臉茄子肉，陪襯着一顆一顆的凹點，顯得更歷歷如繁星一樣了。

醜熱鬧的之中，倒有好替弱者打不平的人，看不慣工頭的架勢，開口便說：

「你看傻老累的那樣，還『誰』（教訓斥責之意）他；那些真好吃懶做的人你倒看不見了。」

像閃電一般快，工頭的怒氣立時冰釋了，換上一付卑鄙的笑容。向衆人不脛不脛的說，
「是，是！」

「他每天多掙兩毛嗎？」另有一個學生問糜子。

「先生，一樣的工作，他爲什麼多掙呢。」

「我要是工頭，一定給傻老雙份的工錢。」

麻子工頭默默無言了。映着陽光，看他耳根子略略起了一點紅顏色。

「你們吃飯怎麼算？」

「吃飯也打工錢裡請，他們做小工的一天除去吃飯，淨剩大洋兩毛錢。」

有人「唔」了一聲；有人小聲說：「好貴的飯。」也有人乘機把傻老蕩開說：

「你們好好做罷，不久校長會『犒賞』你們的。」

這一回他們瞧見那工頭露出黃牙笑了。大槓底下磨磚的幾個老年工人，給這句話也誘過來他們幾隻無神的眼風。

「那頭兒，那頭兒。」

大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陌生的叫聲打斷了談話。轉過臉去看時，土牆小門前站着一個毛藍粗布褲褂，腰里繫着搭布，一臉晦暗氣色的中年漢子。

「你幹什麼來咧！」麻子工頭放出沉着的語調，迥非才剛卑聲下氣對待學生的樣兒了。「不行，你看，人已然擠得滿滿兒的，一星兒活頭也沒有。等過兩天齊和齊和，（一切就緒之意），我還打算下人（即辭人也）哩。」

那人聽了這話，臉上的晦暗氣色越發加重了。又很板滯地作了一個揖，「頭兒，邢先生，您勞駕給想個法子，我真真過不去啊。」說話時扭扭着脖子，彷彿是天生來的有這種毛病。

「不行！說不行就不行！」王頭底架子赫然擺了出來，「孫三什麼手兒，這會子也攪不上把兒，也是剛才給打發走的。何況你——哼，趁早另外打主意去。」

中年漢子苦着臉呆了一會，偶然地一搖頭，却見幾十道眼光都在注視着他呢，不知怎麼靈機一動，他出人意外地向熱鬧的學生們作了個更深的揖：

「先生們，您給聽着說一說，讓大明兒來得咧。」

不懂世故的年青小孩子們突如其地笑了出來。不知是誰說了句：

「我們可管不着這一段兒。」雖然是隨着一臉笑說了出來的話，但想像之中給那人聽見，這笑或者比刀還要厲害罷！

一杯冷水澆在來客的心頭，此時太陽光的熱力是與他無緣的。他悵然於王頭緩步的移動，無可奈何的，也漸漸把他自己底身影無力地移向石橋南邊去了。

「噓……噓……」
「隆隆……隆隆……」
「噓……噓……」
「幾種聲音黏合在一起，好像一個大生命充塞了全宇

宙。可是，這裏，却還有一個掙扎於生命線上的失敗者。

舊居

自從攜帶着妻兒遷到我們現在的住所以來，不覺又是兩個年頭過去了。所謂「人類」，原來是一種頗難伺候的壞東西，兩年之中的我底平板的生涯，時常令我反轉憧憬於「舊居」的一切，覺得丟掉了像那樣一種不平凡的環境，是頗足惋惜的事情。因此，我常常在往返學校的路上，故意繞着遠路，經過舊居的門前時，總要放慢了我底腳步，凝想着過去幾個給我印象很深的畫面。

一天晚上，我照例從學校上完課回家。妻突然報告我一個消息說，「閔嬌子」死了。

這消息當時給了我一個輕輕的打擊，同時有一個厲害的女人底面孔也在我底面前現出來。閔嬌子就是我們舊居的房東，而我和妻結婚以後，第一次同居就是住的她底房子。這是兩年前的事情。雖然彼此過去毫無瓜葛，妻爲圖多得一點照顧緣因，便決定了對她引用這樣的很親暱的

稱呼。

她家的人口很簡單，除開她的丈夫有四個孩子：最大的是女孩，已經十七歲了；二的是男孩，十五歲；三的是男孩，十二歲，哥倆都在小學校里念書；最小的又是個女孩還只有六歲。這末一個孩子却從四歲那年起害着瘡癩，始終不會好，如今連行動都很爲難。此外，因爲當初她底丈夫原是招贅進來的「倒踏門兒」，所以和她底父母也同居過日子，那是兩位已經臨於暮年的七十多歲的老人。

搬進來之初，我和妻都覺得很滿意。四周土房圍繞着一塊不甚偏窄的小院。我們占有北房三間。在我們底南窗下，有一株高剛過屋簷的海棠樹。枝葉繁茂，其時正有纍纍半紅半黃的果實三五成堆被攪擾在一片濃蔭里。微風拂過，它們的搖動會讓我們想起舞台上古妝女人耳上的明珠。院裏就是「場」，祇勻出一綫小徑可以通到各屋，此外盡是一堆一堆的莊稼：高粱，穀子，玉蜀黍之類。久住在城里的我們看到這個，覺得有趣極了。

閔嬪子底丈夫是村中唯一的理髮師，看外表，聽言談，都認得出他是一個頗和氣而能勤儉的男子。五更天就起來，掃院子，升火爐，整理家具，餵豬餵雞，都是他每天早晨必做的工作。

然後才提起他底理髮用的提包，到各主顧家里去作活。有時中午回來一次，不然總要到太陽沉西以後。兩頓飯是從來不在家里吃的。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沉默是他底本能，除了有時哈哈笑兩聲以外，我簡直沒有聽見過他對人間或天上的一切事物有什麼批評的說話。

我在學校里的功課很忙，所以大半日的時光，總在一片書聲中度過。而那家里的情形呢，男的整天在外面，兩個學生上了學，閔嬻子又雅愛睡午覺，所以久而久之，做了妻底談友，便是閔嬻子底大女兒了。

她，名叫六乖子，是一個純粹的鄉間型的少女：頭後垂着二尺來長一條蛇似的髮辮，鞋是被一雙角黍形狀的花鞋約束得緊緊的，紅襖綠褲，並且永遠繫着粉紅的或藕荷色的腿帶。有時還敞開胸脯，大大方方地露出她底奶子給人看——這當然說是在夏天時候。——在她底臉上微印着幾顆麻子星，然而這却正合了缺陷美的條件，「十個麻子九個俏」的話。

但最動人的一點，要屬於那一對靈活的眸子所有。記得有一天當我拖着一身疲倦，匆匆跑回家來。看見她和妻正在海棠樹底下閒話，看見我進來，兩隻眸子敏捷地向我底身上掃了一下，說了聲，「大哥來了」一笑便走回她們底西屋——那敏捷的眼光的一掃使我真把一天疲倦都忘盡

了。

我們很舒適地相處了半年，又是一歲的新春到了。東風塗黃了柳芽，掃開了彤雲，大地立刻微微露出點兒蓬勃的生意。然而像止水似的我們底鄉居生涯也開始掀起些不平的波紋來了。

從村人的口中，我們探知閻孀子是個厲害的不好對付的腳色，素有着一母老虎二的稱號的。在起初，溫和的妻，抱着不敢得罪人的遷讓主義，一切都寧肯自己吃些虧。所以相處表面，並沒有什麼裂痕存在。然而，漸漸地，對方竟要得寸進尺了，廟所不許我們用，使她的水裏另花錢，稍微浪費了一點便指桑罵槐地斥着她底孩子。這些，心眼狹窄的妻都覺得是不能忍受的。每每慫恿着我搬家。但因為房子一時難覓，祇得讓她暫且忍着。這樣，又捱過了三月陽春，不覺是炎炎仲夏又到來了。

閻孀子對於她厲害的施與倒是無偏無向的，她對待自己的二老也是一樣非常拂逆，好像故意作出給外人看。原來，當她底丈夫被擠進來的時候，房無一間，地無一畝，一切全由二老承辦。父親習的是裁縫手藝，在我們搬進不多日以後，因為眼睛不好便辭掉了鋪子在家裏住，但不時還有些零星收入。母親祇養了閻孀子一個弱生的女兒，——這也許就是構成閻孀子底驕縱

和桀驁不馴的唯一原因；有幾畝地當閑地了出嫁時也一總移交給她掌管着，原想到自己晚年享點兒清福。然而現在呢，鄉村人家雖然衣食簡單，隔三跳兩，逢年逢節，也要穿上新衣，吃點好的。老太太却不行，一年到頭是窩窩頭貼餅子就小米粥，頂多配一小碟醃生菜。穿的是一條冬夏常青的棉套褲，那做臭蟲虱子的巢穴真是再好沒有。渴了祇有涼水喝，還須等着旁人有空時給她昏。否則無論是誰若發見她拖拉着破鞋，赤着背脊，一步一步向水缸那裡去走時，便可以跑上前使用蠻力扯她回來，即使用力過大，以致把她推一個坐坡，或者嘴啃地，那可活該！不但沒個人憐憫，反到引起人家勝利的笑聲。

這被踐踏着的老太婆，終於得了精神病。老頭縱然看不過，但他彷彿自以風燭殘年，祇有忍的一法。算來一家子把人底資格看待這二老的，僅有那位老實的理髮師了。他在家時，閔孀子還不敢意外驚張，但我也親眼看見她曾經把一隻二寸長的活蝎偷偷放在老太太被窩里的事。

老頭兒又是個音樂家，自己很會自尋樂趣。閒着的時候，便一個人操着單皮——鼓名——蹦蹦地響着，那沈悶的音調，彷彿奏出他一生的遭遇。據閔孀子說，人家在中年時，唱得還真好呢。「大鼓」「落子」滿在行。我的確也聽過他幾口，雖然不懂，似乎很是不同凡響的樣子。

在月明如水的夏夜，一條板櫬放在月色中，最愛他那一番滔滔不斷的談論。有故事，有神話，有歷史的事實，也有居家的零碎。尤其當他講到庚子年鬧拳匪，十六年打南口的經過，本來是漫無系統的話題，經他底古老的唇吻加以渲染，便覺有聲有色。在冥冥之中，他似乎想印一個深的印象在我們底心板上。這可憐的悵鬱的老人！

在新穀剛登場的時節，他便病倒在床上了。

個把來月的病底磨折，其間那老太太更飽受了她底女兒的虐待。那麼熱的天，天還不十分黑就把她倒鎖在黑屋子里。原因是她永遠想抱一抱那長着滿身瘡癤的她最小的外孫女兒。然而那女孩子，却爲她底骯髒所震懼，自己又不能避躲，所以當老太太向她走來時，僅有喊叫之一法了。屋裏燈當然是沒有，水也沒有一滴。老太太神經病發作，用拳頭通通地敲着門扇，嘴里喃喃地罵。

杏子熟了，山坡上充滿了摘杏的人夫，洋車三五成羣地拖運到城里去賣。這是山村里最興旺的季節。閏燻子有時高興了，提着籃子出去小半日，回來時便有多半籃紅黃交雜並且攪有泥土的山杏，略澀用冷水洗洗淨便一堆地遞在老太太面前說，「吃了這個不准再吃飯了。」老太太拾

起頭來拿眼睛用力地瞪了她女兒兩眼，開始咀嚼起來。一霎時杏核狼藉滿地，閔嬌子帶笑地數了數，大概有四五十個之多罷。那天，老太太直喊叫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我還在睡夢中就給閔嬌子底吵聲攪醒了。據說她剛一開老太太底屋門便聞到一股濃烈的臭氣，滿炕屎粥，被褥炕席全弄髒了。我掀開窗帘看看，迎面就瞧見老太太露出滿身的曲線，往廁所那裡跑了過去。六乖子正衝着我們底窗子笑。

學校裏舉行期終試驗的時候，老頭便悄悄死去。第二天，我們就回到城里過暑假；到假期滿了回去的時節，那老太太已經不像一個人的形狀了。

聽說自老頭死了之後，老太太並沒有哭過一次。雖然她在每夜里還要被鎖起，然而喊嚷的聲音很少聽得見了。就有，也是微弱的，氣力較從前已經差了許多。妻說老太太也恐怕活不長久了，我點點頭，心裏想，還是早點死的好罷。

果然，十多天後，老太太也便奄然物化了。一具薄材，四名鼓手，在死的第二天便搭起埋了。『三都沒有接這一輩子多冤啊！』村里人敢怒而不敢言。

那一個悽慘的小院，我們不願意再住下去了，便藉故搬了出來。

晚上我在燈下給學生改文稿，妻一壁縫着衣服，一壁對我幽幽地談起我們搬走後閔孀子家裏的事情一直到她底死。

「她太不孝順了，應該有這樣的報應呢。」伊憤懣地說着，「還有更新鮮的事你知道嗎？」

我楞呆呆地側着頭問，「什麼事？」

「你知道六乖子，原先像是個好人罷。誰知道地却和瞧病的柳先生不清楚。聽說閔孀子底死一半就是這個氣的。說不出道不出，便被她爹媽給生生捉去了。」

我笑了笑，聽妻繼續着說道：

「閔孀子從去年冬天就病了，請柳先生瞧，說她是夾氣傷寒。吃了十多劑藥，果然好了些。徧巧村里唱戲，戲台離她家太近，她受不住那鑼鼓的吵鬧，便搬到柳先生家裡去住，也叫了六乖子去，好伺候她。誰想她在病後調養的生活，白天多半是在睡夢中過去的。柳先生底妻子早死，乾柴近烈火，便很快地，燃着了她們怨女曠男的情緒，據說有一天當閔孀子午睡醒來，喊六乖子不見答應，睜開眼一個人也看不見；好久好久才見她底女兒急火火地跑來，臉上紅紅的

閔嬻子當時問了一句，「柳先生呢？」而她偏吞吞吐吐地說，「不知道」你想閔嬻子那人是多麼精明，看出了二二分，氣便中上了……」

妻說到這里，略停住了一些時。我急速問，「怎麼樣，下文？——怪有意思的。」

「據說這下面是催閔嬻子速死的一幕了。——又有一天夜裏，閔嬻子睡得正熟時，不知怎麼驚醒了。想喝些茶水。自己叫，「六垂子」，沒有答應。拾起燈來一看，旁邊六垂子的被窩却是空着的。便悄悄地穿起衣服走出門外。院子里柳先生的住房正和她的相對，相隔只有一條丈餘長的路。她看見窗紙上還有些亮，顯然煤油燈還沒有熄。她走近里前，聽見窗面傳出一種令她毛骨悚然的聲音。她顫抖着用滿粘了唾液的手指潤透一小孔窗紙往里看時，六垂子底小紅鞋正搭在柳先生底肩上。……」

「第二天早晨就有兩個人用床板把閔嬻子搭回家里來，下午三點人便斷氣了。——你說是報應不是。」

「這真是報應。」我也摹做着妻的口吻說。

又過了幾天，妻又告訴了我一個關於這幕桃色新聞的尾聲：

「昨天六乖子叫村里的扎針老太太打下一個私生子來，說已經拋到山上去了。」

「……………」

我們現在仍然時常看見她；雖然穿着孝，衣服頭腳却比從前俐落多了。尤其使我注意的便是她底兩隻尖尖的鞋子，然而已經非如妻前所說那鮮艷的紅色了。祇有那一雙眸子依舊是那麽活潑動人。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發行

落花時節



定價七圓

著者 聞國新

發行者 藝文社

印刷者 祝惺元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二一三〇

11

82

71960



100

11

11